

閩侯林傳甲評閱

易學進階

易縣連德純題

易學進階序

聖人之教。備載六經。統天。人。事物。形容。指示。詳。賅。通。暢。者。莫。如。易。易。成。於。四。聖。人。之。手。乃。我。國。文。化。之。先。導。也。自。教。育。革。新。各。學。校。課。程。於。經。學。從。緩。雖。修。身。倫。理。亦。援。引。聖。賢。往。訓。以。爲。依。據。然。不。過。大。略。舉。示。一。二。而。已。學。生。自。幼。未。嘗。讀。經。聞。所。謂。國。風。雅。頌。不。知。其。爲。詩。典。謨。訓。詁。不。知。其。爲。書。遑。言。卦。爻。彖。象。乎。經。訓。不。明。祖。國。文。學。何。所。維。繫。教。育。前。途。是。亦。一。大。可。慮。者。矣。元。章。私。意。嘗。以。爲。中。學。生。六。經。勢。難。徧。讀。詩。書。與。易。不。可。不。一。爲。涉。獵。而。易。爲。尤。要。周。易。一。書。篇。帙。無。多。每。日。講。讀。二。卦。一。月。可。以。盡。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以。漸。而。入。久。之。自。有。所。得。且。讀。書。之。方。貴。識。大。義。不。必。熟。習。句。讀。佔。俾。咿。唔。如。經。生。之。爲。也。顧。或。謂。六。經。惟。易。爲。最。邃。老。師。宿。儒。或。不。知。九。六。之。義。十。翼。之。名。現。在。中。學。生。課。程。繁。難。他。經。尙。不。暇。及。而。乃。令。之。探。先。天。後。天。之。秘。不。綦。難。乎。曰。非。是。之。謂。也。易。明。天。道。實。言。人。事。前。賢。已。言。及。此。至。所。謂。陰。陽。動。靜。剛。柔。內。外。盈。虛。消。長。吉。凶。悔。吝。語。其。精。微。非。聖。人。不。能。與。於。是。然。聖。人。作。易。以。示。天。下。來。世。者。亦。惟。是。易。知。易。從。之。道。耳。各。卦。大。象。均。用。以。爲。文。以。用。也。乃。聖。人。示。人。用。易。之。法。也。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其設象繫辭。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者。俱揭其顯然者以相示。觸類旁通。日用事物之間。無非此道也。學者粗通其義。將處而持身接物。出而從事社會國家。取之於易而無不足。假年學易。可無大過。孔子豈欺我哉。尙何難之有乎。民國五年暑假後。閩侯林君奎雲。主講茲校國文。林君經術原本家傳。尤深於易。因易水有三。謂義通三易。遂闢易堂。爲諸生陳說居易之旨。並時時以日月爲易。祛學生畏難之見。勉以及時爲學。寶愛光陰。皆易道也。所著易水文集。載有易縣文廟孔教會支部宣言書。即乾卦一卦之義。發揮引伸。以爲易理之發。凡每於來復日。與諸生講易。使知易之爲用。不拘拘於字句間。其試諸生。視各班之程度。分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四類。皆由易命題。改正後彙而集之。顏曰。易學進階。以諸生於易學之未深。其所作未必盡合於易。然由是進而學之。此其始級矣。他日者。即四聖人之書。極深研幾。形而上以窮天人之理。形而下以盡事物之變。苞東西洋學藝而一之。崇德廣業。知化窮神。是在諸生之立志。何如耳。民國六年一月。涑源賈元章。序於易縣中學校學監室。

易學進階序

易之爲言易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是以六經以易爲最古。其源蓋起於伏羲之世。先儒皆以爲至精至深者。傳甲獨以爲至簡至易焉。於八卦有衡畫無縱畫見之矣。昔者教授大學。著有中國文學史。開卷即言乾坤肇造萬彙渾噩欲象形而未能。始於十三年前早已略陳。管見以爲今人遠勝古人。惟古之聖經終不可廢。如木之根本如水之來源。拔本必顛。塞源必竭。清季廢經傳甲嘗涕泣爭之以爲經亡教亡國亦必亡。今共和再造。讀經講經又廢矣。教育家之言誰不云科學繁多無時間可讀也。經義高深非初學所能解也。此亦未經實驗之言耳。余於來復日必溫故以求知新。如西人所讀彼教之所謂聖經者。每讀周易一次。但需時兩點鐘耳。西人有彼國教約束其身心。謂之禮拜。吾國星期日曜則學者放佚於非禮焉。曷若讀吾經以束吾身心乎。今秋講學易水始有志於學。易所居曰易堂。即二百年前孫夏峯徵君講學地也。其園曰易園。其林曰易林。其泉曰易泉。其樓曰易樓。凡萬象之近而前者無不視爲易。易編所著文若干篇。曰易水文集。又評諸生文百餘篇。曰易水文源。流水行雲自由自在。固未嘗溺苦。

以。求。之。蓋。日。日。學。焉。月。月。學。焉。日。月。爲。易。事。不。難。而。必。成。余。爲。日。記。十。三。年。無。一。日。之。間。諸。生。各。有。日。記。自。上。年。十。月。十。日。爲。始。亦。無。一。日。之。間。諸。生。既。學。易。知。其。大。義。余。於。是。命。第。一。年。生。習。格。致。題。第。二。年。生。習。誠。正。題。第。三。年。習。修。齊。題。第。四。年。生。習。治。平。題。舉。易。義。者。百。餘。大。端。分。試。諸。生。各。爲。一。篇。合。而。編。之。得。易。學。進。階。一。冊。皆。諸。生。來。復。日。之。成。績。也。諸。生。努。力。於。易。庶。幾。無。大。過。乎。斯。文。所。在。即。斯。道。所。在。也。余。於。國。文。淺。訓。既。不。辭。淺。陋。而。但。求。其。合。於。實。用。茲。編。雖。淺。易。然。明。經。致。用。之。大。道。在。焉。諸。生。循。剏。漸。進。由。格。致。誠。正。以。企。乎。修。齊。治。平。易。縣。中。學。其。惟。易。縣。大。學。之。基。乎。時。至。聖。紀。元。二。千。四。百。六。十。八。年。民。國。六。年。一。月。一。日。閩。侯。林。傳。甲。序。於。北。京。琉。璃。廠。共。和。印。刷。局。

易學進階

易水叢著第四種

閩侯林傳甲奎雲評閱

第一篇 格致總說

有天地而後有萬物。吾人實萬物之一。有聖人出。開物成務。制器尚象。以前民用。即大學格物致知之功。修彼西人理科哲學所莫能外也。憶甲午之敗。余始在湖北化學堂考求。所謂聲光化電者。著於化學異名表。原質歌。括以教授於時務學堂諸生。是爲余從事教育之始。又爲余研究格致之始。方掇拾周秦諸子緒餘以夸異聞。既而悟曰。六經皆格致之書。易經尤格致之先導也。開化既早。進化太遲。愧何如乎。二十年來。皆從事於教育。所至必纂鄉土志。搜求物產。玩其標本。思措之於工商實業。以廣格致之用。今講易於易縣中學。先擇學生質鈍者爲服牛乘馬說。足見吾人優於其他動物。終擇學生之能文者爲豐屋天翔說。以述科學最精之飛艇。亦不出乎易象範圍焉。依文之淺深。論次凡二十八章。比於雲臺列宿之數。諸生之學。比之易水文源。殆有咫尺之進也。

第一章 服牛乘馬說

陳文華

游牧人種智識較農工爲單簡然能畜牛馬以爲用足見人雖下愚勝於獸畜礲俗作炮誤

人不用心則牛馬之類也

去題太遠宜將今日科學進步役使牛馬之法引伸之則善矣

虎豹不馴服終爲人滅不如牛馬尚蕃其類將來獅象滅跡而後必以牛馬爲百獸之長

牛馬之爲用至廣也。（其力大。（其性馴。）而吾人用之以挽車耕田，負物涉遠，戰爭時而馬又可用之以轉運軍需，挽炮車，負兵卒，此其最有用者也。然其如此爲人之用，人若不制服之，則不能爲人用矣。夫以其力之大，其行之速，每日於山野之間，無所壓制，無所事事，飢則而知食，食飽而嬉，疲則「而」（知）卧，則卧以養疲，其如此之自由也。何以反受制於人乎？以其靈智不「啻於」（若）人也。夫人爲萬物之靈，雖以上古人之穴居野處而有巢氏，則能教民有巢而居之，茹毛飲血而伏，羲氏能教民稼穡，有五穀以食之，此皆其靈智而使然。夫今歐西各國勢力東侵，今日據一地，明日佔一城，吾國以其勢力大也，故忍氣吞聲，從其所欲，今日割一地，明日割一城，無有主意以拒絕之。若不與之，則必起戰爭矣。此皆因吾國力弱也。若堅「而」（拒）不肯，則必有制服之法。以壓制之。「法以壓制之」不容其勢力之侵佔，而吾先設法以禦防之。牛馬之性則如是，人若無法制之，則其必於山野之間爲（患如）虎豹也。故吾願吾國人民極力設法以制外人，不使外人侵犯，如不使牛馬之爲患，然吾人勉之。

交卷略比前期稍早。更當發憤用心。乃可成人。此題乃人與禽獸關頭。人之力不牛馬而智則過之。乃取得主人之資格。諸生勉之。

第一章 虎視眈眈說

魏啟唐

地球之上。各種生物無所不有。然人類居其上等。人雖爲萬物之（靈）。「冠見」見虎而未有不懼者。視眈眈欲食耳。虎之爲物。性勇猛。身體強壯。爪牙俱銳。目似明月。爲獸中之巨魁者。虎之雄宜若萬物莫可抗者。而抑知有不盡然。虎雖雄健。遇餓獅焉。鳴聲如銅鈺。一躍而前。虎之「盛」威大挫。帖耳曳尾。聽獅擗嚼矣。吾言及此。不禁動念。當今之時局焉。我中國地大人衆。不知振興。如睡獅之名。播於遐邇。歐美各國。地小人稀。而挾虎豹之強。躍躍於瓜分之懷。蠶食之計。苟使睡獅一朝而醒。奮發有爲。彼六七勇猛之虎豹者。不足供一飽也。吾謂猛虎不足懼。惟睡獅之不醒。大可懼耳。虎者獸中之王也。獸中有王。如國有「君」（雄長）也。虎之性勇猛。而爲人所轄制。何故也。以其無智識故耳。夫虎苟有智識。則無所敵者。無所懼。由此觀之。有勇而無謀。不足懼耳。昔時楚人項籍。爲當時最勇者。後何爲沛「人」（公）「劉邦」所破。以其無計策耳。如此。人若無智

雄健不作建

會惠敏之先睡
後醒論如此

還不从父

共和時代著筆
不必引用國君

識。則未及虎耳。

文意深沈。筆亦足以達之。此題本欲借吾人強敵。以醒吾人。作者想出睡獅一段。以喚醒國民。更深一著。

第三章 大人虎變說

王寅增

唐虞之際。朱虎。熊羆亦取猛獸。以爲人名。武王。虎賁三千。用以。革命。虎臣。獻。亦在。泮宮。是。吾人。以。人所。懼。者。爲。英雄。之。譬。喻。者。也。不。重。則。不。威。亦。如。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也。

虎猛獸也。產於深山。性殘酷。形魁大。爪牙銛且利。喜嗜人畜。故人嚴憚而不敢近。卞莊子一舉而獲雙虎。不其勇歟。然非因虎之食牛而鬪而傷而死。吾知卞莊子之勇不能顯也。然則人所畏者。嘗爲人所殄。此乃無意故也。當其威猛無傷之時。而人亦弗敢近也。但人能合羣。以侮之。而虎之智力不能也。故爲人所獲。雖然。虎之威也。猛也。其形之大也。其毛皮之麗。若有文也。由是以觀。可變之有德也。其爲獸也。威威烈烈。絕無跳躍疾馳之狀。不若小人之受匹夫之辱。即拔刀挺身而鬪也。夫虎者。一獸也。他獸見之。而不敢近。以其形能鎮「壓萬物」(服百獸)也。爲大人者。小人見之。而更加尊敬。以其德能感動人也。(易)曰。大人虎變。至哉言乎。

文筆簡潔。結筆亦超。

滿洲之興亦始於打牲部落。今鄂倫春獵戶魚皮韃子其程度尚在蒙古游牧之下。然勝於山獸河魚遠矣。

稱山府海足以官雄

第四章 網罟佃漁說

王金鐸

「魚」(鳥飛於天)獸(走於地)魚游於水。「爲用昭昭也」古「今」人「皆樂」(嘗欲)捕之。(而病莫能也)伏羲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後世「之」效者日繁。遂成富國之基礎矣。夫佃漁之事。各地皆有。「以」其貧家「友」(爲)之亦能致富「也」家富則國富矣。且釣(者)又古今高士所爲。「者」故人樂取。每至初夏中秋之月。正佃漁之期。漁夫偃僕提攜。往來不絕。「絕江」河內紛紛「皆」(見)魚覓食。置網罟其中。則躍者亦愈。至於躍出躍入。不得而知矣。但魚之躍不可出於河也。人之躍亦不可出法律外也。「特拌」(持竿垂)餌「捕」者「縷縷焉」(魚鼈不可勝食)漁業盛固能有利於國矣。然(獵獸)捕(魚)者。未必具存愛國之志。此吾國教育不振故也。佃者羣至山巔。以擊鳥獸。虎「狼」(驚)爲(鳥)獸中巨魁。遇「然」(之)莫有不懼者。雖朝「宴如」(飛躍)而暮死亡。可翹足待也。如是佃者手段「難防甚」(可謂捷)矣。古之以漁利富國者。有春秋時代齊桓。收其利霸中原。況今世交通尤便。「相」(競)爭海洋利權。歐美洲各(國之)興「之」優於全球。吾中國南部大江橫貫。北部巨河曲川。東三省一帶之地。又多山林。海

慨不从口

而字轉接不如
用則字直接

三也字贅

岸綫蜿蜒。萬里不斷。誠鳥獸薈萃。產魚最富之區。取不窮。用不竭。天然之利。可棄也哉。故「其濱」(陬澨)居民。有慷慨愛勞之性。吾人皆然。(吾)國何「至復」有貧亡之危哉。年齡最幼。能以淺語言淺理。

第五章 耒耨之利說

張寶琦

太古之時。無所謂衣食也。無所謂住處也。人飢也「而」(則)捕獸以爲食。渴也「而」(則)取血以爲飲。朝生夕死。晝(晝)夜無異。後有燧人氏。教以火食。當時美之極矣。「致呼」(遂尊)爲聖人。「何」(尙未)知有耕耘收「藏乎而」(穫也)。乃(有)神農出焉。作耒耜以教耕耨。春種夏耘。秋收冬藏。不致再有捕獸之艱。凍餓之虞。此對於當時之利也。今日之有世界「也」有國家「也」有士農工商各生業「也」皆莫非耒耨之所致也。向使無耕無耨。則民不足食。食不足則朝生夕死。不待思而知矣。「而」(今)世界之有國家「之有」者。皆賴耒耨之利。若有地而不耕。何食之有。何工之有。何商之有。斯交易不通。耒耨之器窮矣。而人民蹙首。尙有餘力以學文哉。故皮之存也。毛必附焉。然農也。商也。工也。皆(知)耒耨之「末」(利)而「于」(盡心以)治農「之可」事。歷代之

認定本校之校訓日月爲易大義炳然事無不易

華盛頓與涉大川不相涉是以改用徐福事

所以急務也。古聖有鑑于斯。遂造耒耨之利。而「治」(後)世賴焉。汽犁電鋤。日新月異。實以耒耨爲始。文淺順而近通。不妥之處。逐一修正。宜細味之。

第六章 利涉大川說

陳世澤

天下事有難易乎。爲之則難者易矣。不爲則易者亦難矣。故爲人者。不在閒居安樂之時。而在困難窮厄之日。昔大禹之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引(百)川注於海。(兆)民始得安居。張騫之通西域。「皆得名而不易」(乃探河源至星宿海)也。「然美之華盛頓」(秦時有徐福)者。乃「一農家子」殖民偉人也。苦「英」(秦)之苛「稅」(政)。「及奴視其人民」。乃率五百童男女。「華盛頓乃行獨立之主意」。(託言覓藥於海外三神山)於是一「躍」(往)而爲「元帥」(日本鼻祖)「與英」(日本)國「槍」(人)「林彈雨七八」(與中國交通數千)年。「英卒無如」(黃海不足以限)之「何」也。「遂許之」(黃種)獨立。而今爲全球之「偉大共和」(一等)國。昔「之」(時)科命布者。意大利人也。性喜冒險。年十六卽習航海術。及長而覓新地。以上四者。皆非袖手而得也。皆費一生之心力而後有濟。方其發軔之時。成否固不可知也。然而勇猛精進。百折

不回。卒能立不朽之功。垂無窮之聞。是爲大勇。吾輩當引以爲師也。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人」(仁)至矣。譬如登山。山愈高者。所費足力亦愈多。然攀登不已。必躋其巔。如過惜足力中道而止焉。又安能曠視四表。窮宇宙之奇乎。由此觀之。世間事業其所成熟者愈大。則其困難亦愈甚。知其困難而益精進焉。此豪傑之所以成功。偶遇困難而生疑沮。此事業之所由失敗也。

探兩極。覓荒島。冒險事業益多。航業未興。有待志士。後生能以大禹惜陰爲法。猶可爲也。

第七章 或躍在淵說

何澄

今爲文於共和時代不必再用君臣字樣

近海者浴於海
近湖者泳於湖
近河者涉於河
近江者浮於江

兩大之間。世界國家人民萬物莫不有變遷。溯四千年歷史以上。無所謂「君君臣臣父父」(男女夫婦)父子「子」(兄弟)也。無所謂草木鳥獸也。無所謂日月星辰也。迨有大聖迭出。毅然悉數而定其名。蓋其見理既明。致行躍如也。易曰。或躍在淵。何謂也。其欲卜者果行耳。就五洲言之。英吉利、德意志、法蘭西、俄羅斯、奧大利、意大利、美利堅等。強勝之基。概由一躍而爲文明之國。若然躍而蹶者。應無一有。何朝鮮羅馬比利時

皆由鍛鍊而得

潛水艇渡大洋
爲最近新事業
吾人不可不勉

音律亦關聲學
爲格致之一端
卿雲蕭韶共和
之音遠矣

勉紹箕裘以繩
祖武理學宗傳
垂裕無既

教育宗旨所謂
以美感教育完
成其道德即此

等。一躍而喪。之。亡者哉。無他。亦因不辨。或躍在淵之深意耳。蓋智者于或可或不可之中。見理既明。斯躍然果決。豈若彼蚩蚩者。蒙首投河哉。此躍蹶之所由判也。古聖前賢。厥在心目之中。草昧初開之際。所以躍然判定草木鳥獸日月星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說。而造一文明社會焉。

有冒險精神。乃有真實進步。文氣亦澄澈可觀。

第八章 作樂崇德說

孫繼炤

君子射以觀德。揖讓而爭。是德猶在于爭。若樂則盡善矣。于琴聲錚錚。事慮爲遷。瑟聲鏗爾。發啓游詠。和之至也。故鼓樂之音遠布。鳳凰來儀。和聲入耳。聖者勗以升堂。昔聖人作樂配于祖考。昭先人之光。頌厥大德。則乃祖乃宗。崇之高之。德配天矣。然君子持己。禮樂著於其身。不更崇己之德乎。然足以崇德。又足以觀德。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豈徒聽其聲音。欲耳。乎。何至忘反流連耶。蓋聞其樂慕其人。而取其樂德焉。故古時庠序學校。博學六藝。而禮樂居先。近一世以來。古樂失傳。西洋樂器。厥惟。因而輸入。于是各學校中補其所缺。依然如古。然古之作樂以崇德。而今之

作樂屬記憶者多。令人（感）觸「發」性「氣」情。即于實地研究，不亦更以崇德耶。

易縣中學。近日已定校歌。又遵夏峰徵君孝友堂家規十八條。作歌十八疊。孫生爲明德之後。其慎修禮樂。用光先德。企予望之。

第九章 同聲相應說

李鎰鍾

古人言銅山東崩。洛鐘西應。今日電鈴傳聲之遠。可以悟矣。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亂世之象也。

義聲所樹。天應之。

抗不從土

易乾卦九五。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孔子首以同聲相應釋之。夫物之有聲。特患其不同耳。同則未有不相應者。如鳥鳴於林。蟲鳴於野。凡聲之相同者。莫不有聲以相應之。此古今自然之理。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由此引而伸之。逐類而通之。則天下治亂興亡之機。誠有不相謀而相合者。三代以上無論已。由秦漢下逮魏晉。五代南北朝。李唐趙宋。以迄元明。凡一代之亂亡。必有群雄並起。此倡之於先。彼應之於後。及有雄「材」（才）大略之主。應運而出。盪平大亂。而當時奇傑英俊之士。海內聞風。均樂爲效命。近世如武昌起義。民軍一呼。各省響應。共和而後。袁氏竊國。不知堅守共和。反欲私行帝制。而頌新莽者。方且以洪憲年號。白鳴得意。乃蔡松坡遠走雲南。歃血誓師。專意反坑各省。紛紜亦多。獨立影響所及。而各縣愚氓。因而轟然雷動。不下數十。由此觀之。古今之事。

今塞北馬市口
尚有穴居者所
謂陶復陶穴也

能溯古史之源

焦理堂羣經宮
室圖不可不閱

窩棚蒙古包則
未有宮室以前
氣象

罕譬曲喻一篇
之得力處

梁已有木不再
用木旁

雖異。而理則同。易曰。同聲相應。有由然也。

物理事理。皆有徵驗。足見胸有積理。感而遂通。

第十章 宮室棟宇說

李 琛

上古之世。無所謂房屋衣服五穀也。巢居穴處。食禽肉而衣獸皮。厥後有巢氏教人民。爲屋。伐干霄之木。非一斧之力。障滔天之浪。非捧土之功。爲巨室。非一口一手之力耳。則必「挾資」(合羣)跋涉。以求大木。雖「又」獲「須」(土)木「瓦等」(石)匠及「傭」(陶)工。乃合力遂成室「矣」(焉)。夫五穀爲農夫耕種鋤「之」(耘)而成。衣服爲婦人紡紗織綢而成。則生活較前利便矣。「屋」(吾)人三要需之一。有飲食衣服而無寢室。欲「其」生存難矣。何則。其能蔽風雨禦寒暑。可適於人生。今「人」倘「失」(無宮)室。「人」置於荒野。(之)間。受風雨之摧。冰雹之擊。霜雪之寒。必相望待斃。譬如巖石之體。雖堅。久受風雨摧殘。漸成土末。而況「於」人乎。齊桓公用管仲而東海稱雄。秦穆公任孟明而西戎遂霸。用巨樑則屋必鞏固。用良臣則國必興。失巨樑屋必圯。失良臣國必衰。此自然之理也。室固不可無。亦不必太奢。今文明之世。都邑之地。建宏樓「且」(甚)

建築進化自然
而然昔時人以
上木亡國今則
工商所在皆有
大建築爲實用
計非徒奢也

際从夕不从夕
學得周易句法
於文法亦有益
萌不从朋

余少時先妣授
以植物名實圖
考乃知孔子使
小子多識鳥獸
草木之名實爲
格致要端不如
是不足以爲博
物君子

高。莊嚴璀璨。美麗可觀。亦可居。故仕者及屢駁之商咸居之。致窮鄉僻壤（壤）亦稍奢。或優或劣之室。一概士農工商皆賴之。若手足之捍頭目也。若飢渴之於飲食也。不可須臾離也。或云棟如高士。宇如良裘。皆人所欲也。

土木工科亦專門大學之一。必堅實合於衛生。便於營業。非精於幾何學物理學者。不能成一圖。深合古人尙象之旨。

第十一章 百果甲坼說

陰廷華

百果者。樹藝種之統名也。未發生之際。外有甲皮包護之。以保其緊要器官。猶兵被甲。以障其身。及經雨以潤之。日以曬之。風以歆之。於是百果皆甲坼。大地之上。遂成繁碩。巨麗之觀。當是時也。播藝五穀。農始東作。牧牛之野。萌蘖新生。迨賦百果茁然而長。伸莖生葉。放吐奇葩。遊蜂有時飛繞其間。時常舞蝶雙雙而來格。大塊假我以文章。生成一繁華世界。殊令人賞心悅目。詎可以當此冰雪萬物爲蟄之時。同日（而）語哉。若然。百果甲坼時。安在其天地解。雷雨作之時乎。而易不曰。斯時品物咸亨。曰百果甲坼。蓋以目有確徵。非泛泛包容之語。所能含糊得過大矣哉。百果甲坼時也。大矣哉。百果甲。

圻時歟。

萬物孳甲。爲之元始。武士以甲冑赴敵。文人以甲科出身。今學校猶稱甲種。分數猶列甲等。誠萬象之初基。文筆順利。挾有風霆之聲。

第十一章 飲食宴樂說

崔春祥

民國無憂其君者。今民間天地君親師有改用者。天地國親師者。共和時代用字。口氣不同於古文。

飲食二字不僅在官者。今之官員。議員。酣歌恒舞。而不圖治事。則世道之憂也。

日「有」(用民生)衣食住「處而人無」(並重。先聖時賢)憂其民。憂其「君者非」(國。豈可如)世人「所謂」(徒知)飲食宴樂「者」(乎)顯榮「芬」(紛)華。憂其民。憂其「君」(國)者。非世人「或不爲」所謂「爵秩高大」(飲食需要)者。顧其「(無論)有位無位之別」差以絲毫謬以千里「(莫能缺乏。昔茹毛飲血。層層相因。致「鑄」(養)成「世」人「恭有位倨」(謀生之計。俾)無「位」(饑渴)之大「錯」(害)是後來者。亦知飲食宴樂「者與」(踵事增華)有爵秩者「之別何則試問」(祿養尤豐。是以)有爵秩者。未嘗「不」朝「爲讐敵」(食萬錢)暮「爲君臣」(飲一石)覲然而自得者。苟竊其爵祿。若輩「皆」國之蠹也。(君子)飲食宴樂「者」非心純於道德。而不至於爵秩焉。是其見之明。而守之固。焉能行此。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素非道德積中。言可踐行。

世有幾人焉。易之君子以飲食宴樂。言政教。已修。治化未臻。惟當自安逸。以待太平之自至耳。抑（烏可）無道德「行」（而素餐）乎。今之學者亦然。少不努力爲學。又素無道德積中。焉能代地方謀幸福。爲桑梓百年之計。既畀之大可有爲之位。亦必不能「攝」（稱）職。故其斯之未能信。何（能）爲人之則耶。然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幼學壯行。學者當知自勉矣。而學者飲食宴樂（亦當知一飯不易）在於肄業純篤。以待抱負施爲之日。則應盡之道也。

燧人氏爲中國烹飪之祖。口之於味。有同嗜焉。關係衛生至重。文理有說着處。於格致功夫。尙宜加意研究。

第十三章 水流不盈說

時惜陰

「二十世紀」（五千年來）之天地。開「其」（民國之）幕。「者」今「已」（亦）數年。此數年「餘」之中（世界）名人之所著述。鴻篇鉅製。貢獻與學界者不少。農人研究植物原理。生殖之道。貢獻與農界者不少。工人注重實業。成就各樣新奇貨物。以貢獻與工界者不少。科學專門之士。發明各種機器。以貢獻與科學界者不少。商人爲利行賈。爭思奇

二十世紀乃耶穌紀年吾國文明豈止二千年乎
中華民國紀元
宜遵正朔
獻从萬不從吳

式貨物。以博「得」（厚）利。貢獻與商界者不少。軍人研究兵法。行軍之道。兵器、兵械。以貢獻與軍界者不少。如此種種日增月益。力求完美。以較之古昔。又奚若天地之判。智者。謂出自天然淘汰。人民苦思力索。追其窮源得以如此。然不知自今而後。其後人之視我今日者。又復作何狀態。或曰。如此進步之「思」速。至使吾之今日。與吾之後日。兩浸浸相差異者。抑旁徵奔乎。水流不盈而來。余則曰然。夫水者。原自太初極稀薄之瓦斯質。之輕養二氣相化合而成者。性不喜靜。好常流動。舉日行走。無休息停止之時。遇高可漫過之。則漫過。遇阻可折而行之。則折而行。故未嘗聞其爲某高（山）所擋。某（阻力）所攔。中途而止。藉是以爲盈者之時。故孟子有言曰「拙」（決）諸東流。則東流。「拙」（決）諸西流。則西流。以其不東流。則必西流。不西流。則必東流。其水流不盈之性質。亦可略見一斑矣。易經曰。水流不盈。以其爲實體也。卽吾人如實含「天」（偉）大之材。則行事必亦如水。流不盈。如古之伊尹、周公、諸葛武侯。有輔弱局之材。然見其當日並未聞其以才學自許。顏淵、曾子爲孔子之賢弟子。亦未聞其自詡才學。比諸水流不盈。故吾願吾國青年子弟（服）務於各界者。師諸水流不盈。吾之衰弱國家。對於

歐美列強。師諸水流不盈。則對於吾等之立身。固不待言。即強盛國家。其根基。庶亦在此乎。

有說著處。未盡妄叶。

第十四章 大寶曰位說

王長興

起筆軒昂

人之能享大名。顯當世。垂休光。以照後世者。何恃乎。亦恃乎高位而已矣。苟若無位。雖美而不彰。雖盛而不傳。雖有赫赫之光。巍巍之德。後人以爲無位而不稱錄於歷史也。故位可爲人生之至寶也哉。

明於大學貨悖而入亦悖而出之理可祛人之貪

夫金玉寶也。貨幣寶也。不若有位爲寶也。金玉貨幣之寶。得之則可以榮鄉里。光宗族。美衣食。華宮室。寶何如耶。然或不當得而得之。受賄賂。行詐取。事機敗。露惡劣。貽譏士。則辱身官則革職。何足爲寶乎。位之爲寶者。一可施行己德。再可教育他人。由是觀之。可知以金玉爲寶者。曾不適以位爲寶者。於萬一也。若有位則必有金玉。有金玉而不必爲位也。易曰。大寶曰位。誠哉是言也。

彼有司民之責者。常存誠求保赤之心。愛民如子之意。好惡同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所惡。惡之。爲民謀飽煖。去饑寒。樂民之樂。亦憂民之憂。又思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興天地自然之利。採山川不盡之財。使國富民強。名揚天下。如此之在位者。急於救國濟民。故以在位爲寶也。復有居民之上位。而無保愛之懷者。損下益上。聚歛於民。逐畝定稅。頭會箕歛。以致貧民無立錐之地。使民「生」（歌）碩鼠。碩鼠勿食我黍。勿食我麥。勿食（我）苗。莫我肯顧之歎。又懷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本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常欲寶玉盈箱。不徒國家而爲身謀。是急於祿利。而以位爲寶也。夫以位爲寶者。不以古今而或殊。不以優劣而或異。皆汲汲以求位也。昔乎齊之豎刁。自宮以求位。開方殺子以求位。若非以位爲大寶。何克臻此。商之伊尹。周之周公。留芳百世。若非在位。何得而知也。然今日之（各）礦。日出千金。可爲至寶。若自我開之。亦不過一二矣。若居總統之位。則皆得而屬之。凡人以位爲大寶。誰曰不宜。

用王禹偁之意。有志學古。

第十五章 草木麗土說

張懋

肌不从食

奮不从曰

人生於世。經營組織。構成文明之世界。而草木麗土。春華秋實。特具天然燦麗華好之狀。夫草之生也。呈青漾綠。花之秀也。萬紫千紅。天香國色。詠牡丹之富貴。冰飢玉骨。賦梅「性」(萼)之清奇。老菊品逾羣芳。修竹青垂萬箇。松栢「無」(後)彫。翠生冬嶺。桃杏爭艷。笑舞春風。洵陽春召我烟景。大塊假我文章也。夫居公侯之位。至美。輿情不免嘖嘖瑕疵之口。草「之」(木)之數甚蕃。隱士尤愛亭亭清潔之花。矧西子蒙不潔。人盡掩鼻而過。東籬花開盛。塵不染穢其間耶。近世來植物家。創一界說。花蕊聚散粉粒。花色招誘昆蟲。種類根狀不一。枝葉構造。又異。天氣地質之殊。故兩地有有無無亦別。舊說獨知麗土受日之光。不知今日。重在研究。吸收。養分。之理。無論生理如何。而草木麗土。種種構造。展成大地上一大圖畫。「圖嘻」噫。草木無知。系乎寒暖順序而生。人爲萬物之靈。系乎家國存滅。吾儕可不奮起精神。以期保我命脈。我國值此危急存亡之秋。若任狂瀾滾滾。大厦傾頽。恐我國草木華麗之區。盡受異類凌夷。剪蕩轉乎溝壑。何吾人對於草木戀戀觀瞻。對於家國昏不戚戚。可慨也夫。維望四萬萬同胞兄弟。進期與草木爭榮。萬勿(期)與草木同朽。斯於麗乎土。麗乎家國之明義無愧。若然。歸

去來兮四海蔚然文囿常存曷致貽草木荒蕪覽空園而生浩嘆也哉
覽物生情。文亦有致。

第十六章 衣裳垂治說

趙金鑑

翼不作翳
護不作獲
巢不作束
穴不作二

數語甚警策

厥不从月

廿四史中有與
服志均可參考

鳥雖恃羽翳獲身。當嚴寒遽烈。則尙縮首於巢。雖獸雖具革毛之煦。當霜雪（之）降。而猶匿藏於穴。且樹木畏寒而凋落。百卉畏寒而枯槁。況人皮毛。遠不逮禽獸者乎。推三皇之時。眈黎戕柳。葉爲衣。並巖居野處。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炎熱。秋不得避雨露。冬不得避冷凍。而其苦痛達於極點矣。故當時之民。臥則祛祛。起則吁吁。抵（及）黃帝即位。不忍民於塗炭。（西陵元妃躬事蠶桑）肇（作）冕垂旒充纁。制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由是其倒懸之苦解焉。衣裳之治興焉。厥後唐虞因之無所變改。周室尤備。特嚴尊卑之區判。天子垂旒十。上大夫八。下大夫五。戰國時趙主父以不利（於）騎射。乃裁肥更瘦。增用胡服。漢晉均因周制。至宋時（即）予以觀劇之驗。披紅袍穿繡龍之衣。此天子也。戴紗帽服綠綦之衣。此文臣也。披麾衣。足頂八櫺之冠。此武將也。至明之時。率依唐宋。其特殊之制。爲網巾。太祖嘗微行見道士結網巾。因取巾式頒天

下。無貴賤皆裹之。又以胥吏與秀士巾服無異。乃更造儒巾。襴衫。凡數易乃定。名曰制服。至今民國。學校之中。曰操衣。兵士之中。曰軍裝。多近於洋式。由是以思。吾中華已五千餘年矣。開通非不早矣。土地非不多矣。人民非不衆矣。而國際之上。竟外人凌辱。倘吾儕精於學問。『追破機關』改良政治。善於外洋。『安怕外洋不倣我國者』（其剪髮而不易服）乎。予思至此。不免爲之一嘆。

由野蠻進於文明。求食之外。更知求衣。足見治化之早。文氣有警策處。惜未能一律。

第十七章 錫馬蕃庶說

張柏榮

汽機以馬力爲單位。不以人力爲單位。此馬力優於人力也。

天地間各種動物無所不有。而人爲最靈。然次於人者何。亦曰馬也。夫天下之事。人爲之不便者。而馬能助之。至人不能爲之者。而馬能爲之。馬所以不及人者。以其役於人也。考其能力。實較人尤偉耳。如一人運物。不過百斤。一馬運物。可至千斤。一人墾田。若至十畝。一馬耕出。可至百畝。馬可「一（日）走千」數百里。而人則不能。馬性並能通人意。悟人語。答人問。能心算。能張槍。何以言之。昔德意志有技場。以馬演技。馬師向客問「借貨幣。乃問馬曰。幣幾何。馬舉足擊地。數與幣等。更問借幣者何人。曰公子乎。

其掉頭曰女士乎其「頭」(首)肯曰年幾何馬又舉足擊地其數十七馬師云此乃力爲最。乃與客交言其數。馬師顧馬曰。示總計。馬又舉足擊地。若其數。馬師又曰。加減算。辨之甚易。請試乘除法。又更分數比例。而馬一一舉足示之。無少差誤。噫。其四足而智。是馬也。耳曰口鼻「亦」是馬也。不能言而聲亦是馬也。觀其所行所爲。則非馬也。乃人也。其爲馬者形骸也。彼爲人者亦形骸也。以此形爲人。以彼形爲馬。故其名不同。然其務事之理。與人誠無異也。是以環球各國。無不以養馬爲著。蓋馬多出於沙漠之地。論其能力。則以阿拉伯者爲最良。歐洲產馬亦「富」(甚)繁。若吾國良馬。則出於新疆。蒙古之地。則以畜馬爲重。北口外產馬尤多。伊犁馬爲最大。惜哉。止大而無能。蓋以人不能教訓之故耳。不特馬如是。即世界人民。若不教訓之。開導之。勸勉之。反求其尙道義。操氣節。具愛國之熱心。又何可得耶。故歐西各國人民。素日教之以忠。導之以義。勸之以仁。訓之以武。是以其戰可勝而不可敗。今我國西有強鄰。東有敵邦。如狼窺虎視。羣以我爲案上肉。而思食一脔。苟稍給其隙。未有不遂其所欲也。噫。我國當軸諸公。何不視馬之能力大小「之」由來之別。以速開導人民乎。使人民得有智識。然後再「失」施

教訓（於）馬。又何患國之不强也。何以言之。夫國家軍中無良馬則甚不可。古之時。出戰以四馬爲乘。後出戰用以供騎。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更强其國。至今馬之用較前益大矣。若出戰時。或用其載軍械。供乘騎。助戰爭。前向數年前。氣汽車未造。鐵路未設。郵局未立。更用以傳信。至（報）「今」近年鐵路四通。汽車日達千里。立郵政。設電局。馬傳信之用已（雖）廢。然今新造之馬車。用馬尤多。由是言之。馬較（世）人之庸庸碌碌。不識。不知。毫無能力者。亦未必及馬也。試觀（昔）齊桓公伐孤竹。反而失道。管仲師老馬之智。始得以歸。夫以軍事之重。行路之險。苟不有如此之良馬。則被害之大可知矣。或有曰。馬於國家之用偉矣。誠不誣也。嗟呼。馬既大有用於國家。畜馬者速使其蕃庶而已矣。

孔子乘田。使牛羊茁壯。是畜牧亦專門之學。興和上都。當京畿北。餞駟孔羣。實爲蕃庶。今牧廠漸衰。西伯利亞馬種。有侵入之勢。亦改良馬種維持國貨者宜注意也。

第十八章 慎節飲食說

閻廉聲

夫天地之間。萬物之衆。未有不賴食而生者。何況人乎。人之不食。如木之不吸炭氣。木

諺云百病從口入戒之哉

魚翅海參實無真味不如鷄豚遠矣

作文亦宜重應用不在新奇

不吸（炭）氣。不能存。人不食。亦必不能生。乃自然之理也。然人賴食而生。木依炭氣而存。理固然也。而飲亦豈可須臾離「也」哉。昔孟子有云。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故聖人如是。吾人亦必如是也。然徒飲而不食。則不可。徒食而不飲。尤不可（也）。則必飲食相連。輔車相依。而後可。常見人於飲食。往往見物甘美。而貪厭無足者。「比比」是必有害「損」衛生。一切之疾病。因而漸生矣。夫飲食之道。在慎。慎者之食物。必有定時。有定量。即所謂孔子不時不食也。如弗適口之物。棄而不食。適口之物。若食而過度。則亦將有害。胃腸故人宜慎之。夫飲食慎在擇品質新鮮。易於消化。富於滋養者。即價廉易得。粗糲之物。食之何害。惟霉陳腐敗之食。萬勿用也。若珍異香烈之品。價必昂貴。性多刺激。皆非所宜。慎之（又）慎者。亦在於不奢矣。每見富者之飲食。價昂少見者。則謂為美物。必羅致之。而後快然價昂者。亦未必盡美。不過徒沽「其」其名耳。故富者常因糜濫飲食。窮乏其身。致終朝枵腹。然所謂節飲食者。非一味節儉之謂。亦不過節其貪婪過度耳。亦不過（節其）飲食適宜耳。易「之節飲」（象）之說。可不重且大哉。

深合衛生之旨。文氣亦明允。

第十九章 杵臼濟民說

王士琳

溯源而起文氣
清超

人類肇生之始。渾渾噩噩。不識不知。無所謂社會也。無所謂國家也。巢居野處之時。茹毛飲血之期。人之天能。不如鳥獸者遠矣。夫鳥獸有羽毛以禦寒暑。有爪牙以禦外侮。而人不及之。是以當時之人。求食不給。避禍不遑。幸存於天地間耳。然天地不爲人謀衣食。而人無凍饑之患者。何哉。蓋愚亦有法。能生存於宇宙。其順天之情性。本地之理。而前進。智識亦漸增。厥後「出」(有)賢「而有」德。才「而有」能者(出)竭無數之心。思經無數之挫折。器具日漸精巧。新物日漸構造。此杵臼之所由成也。以進化論於人。民有莫大之利益。增無疆之幸福。杵臼造成。以「便」(濟)萬民之生。去殼成米。以與衆民之福。快樂非常。又經一番之閱歷也。自愚頑時代而至此。進化「之」(可謂)速「何堪」(矣)。物「件」(品)日臻至美。於是民得豐衣而飽食。夜寢而安居。故易曰杵臼「濟」(之利萬)民以濟。誠確論也。由是學者得食。可虛心求益。農者得食。可墾闢耕耘。工商者得之。可各「工」(司)其工。而「商」(營)其業。建築買遷。可以發達其事。且農

百穀既成此樂何極天與之也

保定水磨已獲利易縣嶺西可仿之

內中國而外四夷於國防大計認真最明

者尤爲寶貴之。當其五穀蕃熟。穰穰滿家。春社秋賽之時。往往豆觴相拈。聚家（人）婦子。以嘗此黍稷之馨。吹豳飲臘。笑語邕邕。或椿穀以唱歌。衆人合而應之。誠樂景哉。蓋皆因杵臼濟民之大觀念也。回憶其未發明之時。三皇以上之期。雖有生穀。不知以何而椿。茹毛飲血。難免瘴疫之患。粗糙而食。不異禽獸之「點」（愚）杵臼濟民。誠實言也。後人能即前人已有的而變通之。取古人未有而創造之。人羣之進化。無止境也。事理之發明。無窮期也。後因水有就下之性。則迎流爲春。因瀑布之力。而設水磨。此二者造米麵之精。甲於杵臼。便於全球。此因知識發達之所致。故爲是說。以記之。

文能切實。語皆有用。

第二十章 弦弧剡矢說

劉樹鉦

伊古來諸侯有能衛王室攘夷狄者。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蜚弓矢千。所以昭其功也。蓋大好神州。不容夷狄之蹂躪久矣。防之之策。愈出而愈奇。禦之之器。愈研而愈精。昔所未知。今或知之。古所未能。今或能之。乃古人之所創。庸人視之。則以爲神奇。而不敢少有異議。尊之爲聖。目之爲神。且世世奉以爲法。世有或異之者。則羣起反對。甚至老

揮作弓夷牟作
矢發明家之名
僅有存者

族不從矣

謀不從

此所謂諸葛連
弩法

甲午中日之戰
猶有負綠營刀
矛以從軍者是

成賢哲。亦罔不闢爲異端。竭力攻之。吁。若而人者。昧於進化之理。殆云甚矣。弦木爲弧。剡木爲矢。此古人之創舉也。亦古人之進化也。羲農之世。屯蒙未闢。有人焉。創爲宮室之制。而穴居野處之習慣。頓爲之改。創爲耕作之法。而人民粒食之幸福。爲之一增。創爲舟車以利交通。創爲醫術以療人病。設市廛以便交易。製耒耜以便農耕。無非謀人民之福利。進國家於治安。然而愈演愈進。則樸厚之風。或變爲儉詐。而我之爭端。必不能免。優勝劣敗。則天然淘汰。純係乎公例。而種族之侵奪。勢所必然。則內訌外患。悉足以擾亂治安。夷人家國。於是不得不出奇制勝。謀先發。劃人之術。此弦弧剡矢之所以作。而天下之所以威服也。自弧矢之法創。研究弧矢之術者。紛至沓來。精益求精。戰爭之際。又往往以一矢而決勝負。弧矢之關係之於國家也。顧不重哉。厥後。矢人惟恐不傷人。複製爲弩。一弧可發十矢。則傷人多。而可以制勝。此又弧矢之進化也。自是以後。我中國數千年。數十代。相沿至於清季。則彤弓之超。受言藏之。始一變而爲鎗砲之時代。而欲與東西諸列強相馳角。殆亦瞠乎其後。其進化之遲也。又如此。良可慨已。今日者。歐洲大戰。機關鎗。無烟炮。猶恐不能戰勝羣雄。誠以弧矢之利。與之相抗。可乎哉。

以敗也

不待智者而知其必敗矣。則前此所恃以爲利之弦弧剡矢。安得不棄而擲之。求以鎗炮之進步。而爲「邦隊」(國民兵)之籌備乎。倘不一日千里。急起直追。仍用古昔之廢物。以與人較。則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者。將復見於今日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新機日出。殺機日烈。歐戰數年。爲飛機潛艇之試驗場。足以促舉世進化之覺悟。文自適健不凡。

第二十一章 日中爲市說

劉慶溥

世運愈進化分
工愈精細交易
愈繁多

孰無心

生人之初。不知所謂以財易貨也。亦不知所謂以貨易財也。漁獵時代之民。以弓矢網罟。而易禽獸魚介。以給其生。厥後漸增識見。知牧畜矣。知樹藝矣。以牛羊而易米麥。以米麥而易牛羊。於是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皆可通功易事。以補缺其不足者。此日中爲市之所由成也。而一日所需。服必恃諸縫工。器必求之意匠。亦即交易之理也。然熟羨熟不足。非己之所能盡知。即察戶口而交易。尙不可必得。不便甚大焉。而勢之所迫。不能不致鄉里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爲共求生活之媒介。文明。

幣不作弊

知商業之補助
益見近世商學
發達不止於交
易無
列無
膏腴

穫不從恤

愈進步。商業愈發達。開口通商之要地。亦愈衆。如京師車馬如雲。人皆踵往。天津商客如雨。繁盛「先云」(過之)推之銀行以流通銀幣。保險以補防意外。客棧以存儲貨物。汽車汽船以資轉運。飛艇飛機以便「行」(航)路。電報電話以通消息。商旅一途。歲可致富。今烈強各國。行以舟中。而至中國銷路反盛。此乃有研究者利。優無研究者利。絀自然之理。必然之勢也。我中國擁二萬萬方里膏腴之地。有四萬萬聰穎之民。商貨壅滯。文明既無研究之機。工業又鮮進步之效。此無他。皆(市場貿易)發達不速之所致也。吾國沿海各省。航路四達。鐵軌交通。日中爲市。遂盛。集山人樸質。川人慧敏。惟彼此交通。庶能各採所長之工。互求精奧之貨。然後中國商業大有望於前途也。爲士者。聚多數之學于。積許衆之人民。日則同「相」(校)受課。益向學以升高。溫故「之」(知)新。以同科而並進。將來投筆從戎。投戈就士。啟人民之知識。表人民之意見者。亦如士之日中爲市也。爲農者。以鄉裏之農夫。里中之耕人。無地不禾。無荒不墾。於阡陌之中。造因以希結果。耘於綠隴。護實而得百倍。以易市中者。是即農之日中爲市也。爲工者。效藝其所長。且學而改其短。何者爲精。何者可法。然後聚許多之人民。任其意而取捨。

之。是故天演之公例優者勝。而劣者淘汰。是即工之日中爲市也。爲商者集各種之貨物。易天下之錢財。因時趨利。學陶公與孔門弟子之業。斯足生活於今日之世界者。亦即商之日中爲市也。以上四端。皆國民分子之責任。須臾不可離者也。今又有國民所當爲之事。而我國尙未有。然西洋強國之國民。未嘗不勇敢直前。爭先而恐後者。蓋充兵之市也。夫充兵者。願吾國國民集之如山嶽「樂」(行)之「快樂疆」(如流水)聚於日中。亦同爲市之理也。苟如是。朝聞之夕死可也。又若稱雄世界。本以國富爲先。民有資財。可以義務捐國。今我國割地租界。又困於兵。誠「滅疾」(危急)存亡之秋也。當此之際。人民皆知國乃身家之所係。輦金輸粟。然後稱貸也不難。逮夫出資者以爲小利。積之則高如山阜。浩如淵海。其爲國家作公益也極大。楚人失之。楚人得之。此泰西各國富強之基也。行不遠慮。動則抗政。此吾國貧弱之本也。是故國富則市廛繁多。交通愈衆。日中爲市亦愈發達。雖然。立市之點。必四通八達之衢。人衆人多。乃要隘之處。因之設商家。而開商會。表公價童叟無欺。國富民勤。誰不巍巍乎可畏。市肆整齊。赫赫乎可羨哉。又何往而不廣國貨之銷路。賺外國之錢乎。況前清近史。美國虐待華僑。嘗抵

孟子中無此文
不讀全經必致
引用不倫

德雖帝國而聯
邦中有共和市
足見市政關於
自治遠矣

由君子之道著
筆立意特超

禦美貨矣。日人私運軍火。嘗抵禦日貨矣。民國以來。日本則又索條件。再從而抵禦之。有抵禦外貨之大問題矣。有失敗對答之結果矣。是皆日中爲市不興之故也。自古及今。民無市不立。故易曰日中爲市。孟子亦曰「通衢爲街。日中爲市。誠有益諸人。特爲交通便民之計耳。古者易事不開。日中爲市不進。久之市繁民開。商業漸臻發達。人文次第交通。然視之無覩。聽之無聞者。乃自然之進化。而今學術如此發達。亦即恃市之交易然也。市爲平和無欺之共和。故今世界各國。亦由專制而進爲如市之共和。是亦市發達而國家隨之而進化也。豈不然哉。

筆情條達。暢所欲言。

第二十二章 君子豹變說

張文典

君子之所以居安樂「玩」而終其身者也。則恭而不勞。慎而不蕙。勇而不亂。直而不絞。道德積中。英華發外。涵濡聖化之深。自蔚然而可觀。斐然成章也。小人革面者。仰君子之所革。亦化爲順從。不敢自外于國法也。遷善「敏」(進)德。而光輝外見。如豹之變。其在小人亦畏威遠罪。革而易同。遵國之道矣。至此復何爲哉。況上六之才。又以守文勝。

今日時勢正患紛更不定。由經訓物理證明之。是有絕大識力。

貪有點从令

者。故往復有所革。則紛更滋弊而凶。唯居守盛業與君子小人相安于無事。則守正可以保治而吉矣。君子恭遜有節操。不與人爭。惟於求學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見利之爭也。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之得之。則宜其怡然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且「夫」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蓋君子之理。不可以終窮。故理之窮而必更焉。變動周流。皆其必然之理。理不可以終極。故勢之重而必反焉。變動周流。皆其必然之勢。易之道。其屢遷也。故理之變。而天下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易之變而開物成務之用。盡在其中矣。如以易爲可遠。理其可遠耶。故君子之於易也。終身而已。豹者獸之一也。其皮有斑紋。君子文章之光輝發乎其外。有威可畏。有文可觀。君子其豹變乎。

引伸易義。尙有發摛。

第二十二章 履霜 堅冰 說

陰 愷

夫寒暖之變遷。四季之往來。循環不已。無稍或間。且陸地之外。復有大氣包繞。而水汽循環不作還。

氣象學關於農
時最重

脈不從辰

明燭幾先深符
經訓

奮

在焉。然當春夏之時。天氣暖熱。空中雖有氣不得而見。因熱則漲也。至秋季時。天氣日漸寒冷。空中水汽。始闡發流露。於是水汽未升高者。遇空中一冷。遂凝落於地面。爲霜也。故霜落。天氣漸寒。寒烈水凝。結爲冰矣。於是觀之。霜落者。凍冰之先聲也。故履霜。斯知堅冰至也。不獨惟此。而國家亦然。如國（民）教育發達。學校林立。學術日有進步。文明之先聲也。生聚教訓。練武強兵。進而前攻。退而保守。富國之先聲也。不見吾國乎。清代末葉之秋。強鄰環側。眈眈窺伺。侮辱頻仍。動肆蹂躪之手段。我則制外之權既失。淹成竭我脂膏。難供饑吻。收吾命脈。莫飽貪囊。即日本與我同種同文之國。亦觀此肉爲美食。竟蔑唇齒之心。恃兵勦刃利。逞其豺狼之性。及我屢示弱。彼屢狡賴。即以安奉鐵路之交涉。觀之。牛馬我人民。犧牲我邑宰。幾乎有日。本人今日布嚴霜。歐美人民明日釀冰雪。索求利益均沾之態。爲瓜分吾國之先聲也。滇黔愛國健兒。迨有先覺。十字幟揮揮之。堅立推倒專制。而（再）造「成」共和「世」（政）體。人民各奮爾志。若士若農。若工若商。若海軍若陸戍。威威烈烈。振起全體之精神。此非保我種族。報復我讎敵。龍盤虎踞於亞州之先聲也乎。望秉政羣公。進思進勉。勿懈勿怠。萬不可「懶」（厭）倦中塗。

以前履。狡。狡。乎。日。本。之。霜。而。逝。歐。美。凜。凜。乎。冰。雪。也。哉。

初六陰象。君子戒之。推之國際。尤見其大。教育廿載。後起人多。或不致於覆亡耳。

第二十四章

日月麗天說

劉世奇

一大爲天自開
關起文筆不凡

太始之時。無所謂。日月也。亦無所謂。地球也。但有稀薄之瓦斯質。瀰漫太空。所謂宇宙塵者。是也。宇宙塵漸次變化。結成多數星雲塊。以其彼此相吸。次第收縮。始成球形。而迴轉之速度愈增。其結果遂生離心力。成多數之環。更凝結而成。第二等之球。復因凝而未固。迴轉之力速。仍生環。復凝。縮成三等球。以上各球皆被星雲球攝引。遂生向心力。互爲不絕之旋轉。而星雲之球。即恒星也。二等之球。即遊星也。三等之球。即衛星也。天空之恒星甚多。而日居其一。日外猶有遊星。地球居其一。遊星外尚有衛星。即月也。上之三星。惟日即位於遊星之中。而各遊星環繞於其旁。均以日爲統系。故名之曰日系。日爲日系諸遊星之主。能發非常之光熱。以照系中諸遊星。而育成諸遊星之生物。而成今之世界。豈非日月之功也夫。日於遊星中。若以望遠鏡登高而測之。則見其面上之斑點。時有變易。由此而證之。日亦必有一定之自動耳。月地二球皆無光。藉

日月之實徑懸

殊而視徑略同
古無遠鏡是以
並稱
易言坤爲輿卽
是地圓而能轉
之意

日之光以爲用。故日者實世界之所由成也。而地球之行動也。吾國古籍亦有言之。然後之俗說。猶以爲天圓地方。而天動地靜。日月介乎其間。無異雙丸出入。殊不知地亦天空行星之一。其繞日而行。自轉一周而成日。公動一周而成年。此地球之動轉也。月之動轉。當至日與地球之間時。則日射月球之明面。背地球而向日。世界則不能見其明。此時是爲月朔。行至地球後面時。爲日射之光反射於地球。故世界皆見之。此時是爲月望。而月球之動轉是也。觀上二者缺一不可。天必有日月。而始能明於世界。能育成各種動植物。而世界乃有所成矣。故易有之曰。日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正此意也。

發揮常識。筆力特超。苞羅宙合。不媿其名曰世奇。

第二十五章 萬物化光說

王廷珍

地球之初成本爲極熱流質。及瓦斯質。瀰漫於太空。盤旋空際。其後熱漸散失。容積縮小。遂凝結爲行星。所餘之光熱團塊。即成今日之太陽。太陽爲各行星光之源。地球上一切動植物。無不利賴之。

動物必有目以
便觀察無目光
亦不適於生存
也
植物之生長必
賴日光是以春
夏榮而秋冬萎

地球中心爲極熱熔汁。通常滲入土內之水感熱而化爲蒸汽漲力甚猛遇有地殼薄弱之處。熔汁與蒸汽同時噴出。其勢劇烈。沙石碎片飛空中。附近村邑咸受其災。熔汁自穴噴出。四圍堆積成爲火山。

火山噴出時往往使地盤震動。山岳崩頽。屋宇傾毀。水起波浪。爲災甚鉅。是曰地震。然亦有因地層陷落。或斷層而起者。火山近旁又往往有泉湧現。溫度甚高。名曰溫泉。多含礦質。就浴其中可以治病。此皆萬物而化光之作用耳。

動物分有脊椎動物。無脊椎動物二種。有脊椎動物如獸類等是也。無脊椎動物如節足類、軟體類、蠕形類、棘皮類、腔腸類、海綿類等是也。此二者皆動物之變化也。

植物有顯花植物、隱花植物之區別。顯花植物中有被子植物、裸子植物。被子植物中又有雙子葉植物、單子葉植物。均由種而生芽。由芽成莖。由莖而生枝。由枝開花。又由莖而生葉。隱花植物中分羊齒類、蘚苔類、菌藻類。皆由細胞生長。以上所云動物植物二種。均依賴空氣而生焉。

礦物分金屬、非金屬二種。金屬如金、銀、銅、鐵、錫、鉛、銻、銻、鎳、鋁等。金屬配以適當之分量。

金類遇熱則發
光非金類之煤
料與石油尤為燃

互相化合皆變其本來之性質。非金屬如寶石石炭石油等。皆為太古時代動植物。受變化而成者也。

寶藏寶石種類甚多。質硬有光澤。色亦美麗。可為裝飾品。是謂非金屬礦物之貴重者也。

石油及石炭。皆為太古時代動植頗極繁盛。後因地殼變遷。久埋土中。受熱與壓力。遂炭化而成黑色之炭質。近日經人民之進化。而掘取之。即得今日之石炭。石油亦為動植物之變遷。及壓力而成。今亦掘井而采取之。淘汰之。即得今日之石油。後實驗以火。燃之。則能發光。以上所言動植礦三種皆賴空氣及土地之變遷而已。易曰。含。萬物而化。光者。誠哉。此言乎。

頗能引證。其未及發明者。則於眉批中增補之。

第二十六章 萬物資生說

張福順

大地之上。萬物皆有。凡事必盡乎當然之理。而務合乎常然之則也。當然何根源而已矣。夫日暈必將風。礎潤必將雨。即斯言也。而萬物之資生亦然。略述之如左。

有緒論以挈大綱足見習於科

萬物資生與日之關係

「然則」萬物「之生必資於地上」雖資於地上亦必受日

之光熱而後生。若止有地而無日之光熱。則萬物亦必不能生長。反則有日之光熱而無地。則尤不能生長也。諸君由此視之。萬物資生於地上。非依日之光熱。不能資生也。

萬物資生於土壤之關係

如山嶽帶之地。其土壤不利種植。則各地含有雄厚之

礦產。巨大之森林。而階級之地。其土壤肥沃。氣候溫和。宜於種植。五穀之類最爲繁盛。茶棉亦饒。動物除家畜外。禽鳥之屬各處皆有之。原野之地。其土壤分兩類。一曰黃沙。二曰土壤。其黃沙之處。資生白草。滿望皆是。僅可游牧。土壤之處。可以耕種。亦可畜牧。更有水草之處。其地或耕稼。或畜牧。皆可。雖然其實畜牧者多。而耕稼者甚少焉。以上所述因土壤或肥。或山。或沙。或不肥。資生之萬物。其異點如此。他者無論矣。

萬物資生之地位

若以我國地方言之。西北各地多畜牧。其故因多深山曠野故也。

就有用之物言之。畜牧以馬牛羊豕雞鴨爲主。而蒙古四川爲資生馬之祖地。西藏四川青海則爲資生黃牛處。長江以南爲資生水牛綿羊山羊之地。賀蘭山一帶則資生羚羊。蒙古新疆爲資生駱駝等之地方。長城以南淮水之北又資生驢騾。西北兩邊則

如此陳列如此鋪張彼兩京三都之賦不過爾爾

周髀算經言中衡之下冬有不死之草足見吾國聲教早已施於熱帶

資生熊羆虎豹鹿獐狐兔之屬。資生於水者。則有魚類。如河豚章魚鯨魚沙魚鱣魚烏賊等。爬虫類。則有龜鼈鼃鼉等。甲殼類。則有頭擁巨螯螯蜚蟪蛄蚌蟹蝦等。最下等者。如海參海綿水母珊瑚等。而植物則有石蓴昆布裙帶菜紫菜石花菜等是也。以上所述之海中動物資生之地。各種不同。蓋資於近海者多。遠海者次之。資於海面者多。海底者次之。又有隨溫度定資生者。或居寒海。或居暖海。不易其地。亦有依季節而轉徙者。有時居南方。有時居北方。此即其資生狀態之概也。海中植物蓋亦隨溫度及水之淺深而分布之。此亦其資生之略概也。植物資生之處。珠江流域資生甘蔗香蕉番薯耶子樹各種香料等。長江流域資生稻麥茶棉桑柳樟桃棗等。黃河流域則以粱麥豆爲著。滿洲亦資生豆麥。而植物資生之地方亦各不同。蓋資於熱帶者四時必不落葉。資於溫和地者無論何植物。皆春發生。至冬或落葉。或枯死。絕無常綠者。資於寒地者草木鳥獸發生必艱難。草木之枯死意至極點。礦物資生之處。亦就我國言之。而東北西北爲最盛。資於東三省者金鐵煤炭是也。資於黃河流域者其煤礦爲最多。其餘金銀銅鐵錫是也。資生長江流域者。除金銀銅鐵外。又有煤硫黃石油。資生於珠江流域。

者銀銅錫鉛是也。資生於雲南者寶石是也。資生於雲南山西四川者鹽池鹽井爲最。卽吾人所食之鹽也。而我國海濱產鹽尤最。

萬物資生之異點

日光正射之處曰熱帶。熱帶之生物四時皆盛。動物皆偉大猛

熱不作墊

毒。禽類之羽毛均稱其繁碩巨麗之觀。植物之莖幹巨偉。其花葉廣潤而鮮美。溫帶因日光有時正射。有時斜射之故。乃分春夏秋冬四季。春夏秋三季爲生物適宜之時。惟入冬而氣候寒冷。動物因之則墊伏。植物因之或枯或落葉。此與熱帶不同之點。日光斜射之處曰寒帶。而寒帶下生物艱遲。禽獸無凶猛者。草木無特巨者。僅苔蘚豹貂。偶表其耐冷後凋之性而已。此又與熱溫兩帶不同之點也。

萬物之効用

世界萬物無所不有。有天然者。有人造者。天然之供用如駱駝吾人

以實用主義爲
結論斯爲有用
之文

旅行沙漠時則必乘之。而可以耕田者牛。可以助戰運軍械駕車者馬。是也能守夜者犬。能司晨者雞。豕羊魚類。其肉供吾人所食品。而動物之皮毛骨角均有種種之供用。而人之生也。無衣不能得其暖。無食不能得其飽。則必有凍餒之憂。由此視之。則必有賴於萬物。夫衣者。本由棉又加人工而紡織。然後縫之。則其衣始成矣。由此可見人賴

衣食而生。自古爲然也。今日之文明各國。未有不衣不食而生者。人類皆如是也。夫今者所食。不過五穀耳。而桃李杏等。不過助消化而已。夫今日之輪船、火車。則必賴之於煤。及水。至於吾人日用之器具。無一不由萬物資生而來者也。

苞羅富有。氣象發皇。用筆造句。再求簡當。

第二十七章 濡尾曳輪說

李文明

起筆慎重
賴不從頁

帆船不始於秦
西濡其尾卽舟
之舵也

天地之成物也。必相濟相賴而後底於成。相生相助而後得其利。無相濟相賴之功。則其事終歸於無効。「卒」(何能)底於成。「無」語云。人非物不生。物非人不成。旨哉言乎。古之聖人。興起利民之物。濟世之事。必思之深。而慮之切。而後成利民之物。若剡木爲舟。剡木爲楫。陸而行車。水而行舟。况易所謂濡尾曳輪。其事可謂至奇矣。降至近世。「泰」(東)西各國。以濡尾之理。而改爲帆船矣。帆船日行二三百里。較禹行泥乘檣。其駛行之速。奚啻若霄壤哉。(西人又)以曳輪之理。而變爲輪船矣。輪船日行千里。比子產所乘之輿。「又盛」(奚啻)百倍。則輪船之利於人。須臾不可離也。何則。夫木車祇可行於陸路。而不可行乎水者也。木車必不能行乎水。則行水路。必藉乎輪船矣。世界皆

上海製造局福
州船政局皆能
造中等以下之
輪船

賴輪船運行貨物。利地往來者也。是船也。不特爲運貨所用。即戰陣之事。亦用於此船。無輪船則「却於」(不能)水戰。是故揚子江。松花江。大沽河。恃輪船以運行。恃輪船行。海戰皆獲其利矣。輪船之利。如此之大。爲軍隊所必需。商人所必賴。然多自外洋來者。吾國自造者鮮矣。由此觀之。惟大智巧者爲能闢前此所未有。以利便民生。世方用人力。而彼已用汽力。世方用汽力。而彼已用電力。因以日求進化。與(時)勢「好所」並赴。「不失」當時各國「之」(俊)彥。若「人方急進。而我獨徐行。必受天演之淘汰。泰西近百年來。進步甚速。造輪船。造汽車。及飛行艇。說者謂後來當更有新發明出現。然返觀我國。不知建築輪船。構造飛艇。何「以」(能)與世爭存。願青年學者「之擎」(努)力「也」(乎)。「願青年學者之擎力」(讀古書亦可悟新理)也。

易義精深。往往傳註疏解所無。而近始發明者。足徵吾國開化最早。惟進化太遲。則英年志士之責也。

第二十八章 豐屋天翔說

王琪

兩間之理無窮。一人之「志」(智)有限。以有限之「志」(智)求無窮之理。則必格物致

知年代愈久。則學術愈廣。文明愈進。則學業愈昌。此不易之理也。不見夫吾國之舊歷史乎。今世界乎。最初之時。茹毛飲血。野處穴居。樹葉爲衣。結繩記事。後有有巢氏教以巢居。燧人氏教民火食。伏羲氏教民佃漁畜牧。造書契。定嫁娶。且畫八卦爲文字之始。神農氏作耒耜以教耕。立市廛以便交易。黃帝創甲子算數。定律度量衡。制衣冠。鑄貨幣。作宮室。造舟車。且令其妃教蠶桑之法。於是人類之幸福漸備。由是以觀。年代愈久。學愈昌之一語。可明徵矣。若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宋元明以及清朝。由石器而進於銅器。由銅器而進於鐵器。戰局則由刀戟而進於槍砲。皆格物之所致也。邇來由馬車而進於汽車。由帆船而進於輪船。以至炸彈諸製。不可勝舉。豈非自格物而來乎。且不獨此也。在易經豐之上六則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余讀至此。竊嘗俯仰思之。殆知昔之所無。今則有之。昔之所響。今則應之。昔之空談。今有物矣。夫豐屋天翔者。即豐大其屋而飛翔於天也。在易不過「平空」取象設辭。平空想像而已。今則所有飛艇。形若豐屋而飛翔空際。小者容人十數。大者容人數十。或乘遊觀。或施戰際。或高或低。或行或止。不問東西。善隨所使。豈非豐屋天翔之言乎。抑更非格物之所致乎。藉此

空前之作

文機活潑亦如

一觀格物一說。可將昔日變爲今日。空談變爲（實）物。器「易」（古）經則變「實」（新）學。心機變（爲）物機矣。余姑略就古今以爲斯說。吾儕青年。可不以格物爲急務乎。

與古爲新。文有盤空之氣。

第一篇 誠正總論

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諸生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教授者欲繩之以正果何術乎。吾欲諸生正其心。吾心不能不正也。吾欲諸生誠其意。吾意不敢不誠也。格致之事。爲惟物之事。誠正之事。則惟心之事也。格致所得爲形而下之器。誠正所得則形而上之道。危微精一。自古難之。第二年級生修養視第一年。有進心不正。意不誠者。已受天然之淘汰。今諸生二十八人。共研剛柔健順之理。不以憂樂而變其志。卓然獨立。由靜而專。反身修德。其自茲始。就今日之事理。折中於心理。以求合乎易理。雖經義高深。論心意者。尤爲奧曠。吾則揭吾心以示諸生。昭昭乎日月爲易。如大路然。求其切實有用而已。修齊治平。由此進焉。

第二十九章 其靜也專說

繆汝賢

此種功夫先從
用心做起

人專則傳由於
靜中養出端倪

是真孔教徒與
二氏之根本不
同

平「藹」(心)之謂靜。「志」(心)有準繩之謂專。靜者氣之率。專者志之經也。靜以養神。專以接物。語曰。持其志。勿暴其氣。靜貴有量。專更有恒。求學作事之極軌也。蘇子曰。士以氣為主。曾公曰。學以恒爲經。自「此」古(今)英雄豪傑。卒然臨之而不驚。(經)百折加之而不餒也。爲士者。不靜則浮。不專則枉。浮則慮繁而無主宰。枉則欲多而無所適從。泛舟洋海。風靜浪平。行止則裕如。若遇波濤洶湧。顛覆是懼。何暇專其所向。故靜以制其浮。專以克其繁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智者動。仁者靜。剛毅者。不爲外務所屈撓。木訥者。不爲外務所搖惑。進取守成。必賴之以專恒。接物處事。必持之以鎮靜也。夫浮夸之士。亦勇於有爲。小有波折。罔不半途而廢者。譬之今日研究博物。其精神腦力。則不爲他科所分奪。靜心專一。乃克完善。佛家所專。靜者。乃虛誕無爲。非吾所謂專與靜也。易所謂其靜也專。其動也直。乃申天地造物時序變化。定有常經。與人心身同一轍也。

除去浮躁氣。涵養恒久心。可爲入道之門。不愧汝賢。

第三十章 剛中柔外說

張右棠

膽汁質多血質
神經質黏液質
心理各異補偏
救弊惟教育家
能之

是爲傷勇

是爲鄉愿

骨骼爲剛中皮
肉爲柔外無骨
格不能自立失
其皮肉者亦成
枯朽不可以生

人性之不齊。則人人道德行爲事業亦因而異。古聖昔賢。其所以有功於當時。名垂於後世者。以其性有高。出吾人萬萬者焉。苟欲希聖希賢。不可不鍛鍊己之性情。其道首貴乎剛柔相濟。折乎中而不偏廢。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誠立身之良規。處世之善矩也。過乎剛。遇事麤莽。無畏懼之心。一往直前。必無三思之謹慎。剛愎自用。果斷有餘。而智慮不足。雖有百害。弗懼也。雖有百利。弗惜也。甚至有殺身敗家之禍。亦爲之而不辭。此其百折不回。身爲氣用。不暇及其他也。且太剛必折。是則過剛而能得善終者鮮矣。過剛之害。豈淺鮮也哉。過乎柔。則過事因循。優柔寡斷。畏首畏尾。故事終無成。甚至以一念之不果。遂遺不測之巨禍。不亦大可懼乎。夫喬木堅木也。外無形生層。不能以營生活。人體筋肉也。內無骨骼。不能以支軀幹。此二者動植物也。猶能以剛柔相濟。況吾人舉行操作乎。雖然。柔也者。有柔懦者焉。有陰柔者焉。柔懦者。其性使之然也。固無論而陰柔者。流逢迎。苟合隨波。上下弄人。以利己趨。燄赴熱。毫無自主之心。貌爲溫和其心更有甚於白刃者矣。此豈其天性也哉。抑亦藉其巽懦之名。以自取利耳。是過剛。

今日民性非太剛之暴徒即太柔之懦弱國何恃乎

不可過柔「豈」(又烏乎)可「乎」昔子路好勇卒醢於魏項羽自用身死烏江是剛而不柔有以致之也唐中宗過柔終有韋氏之亂明孝文柔弱卒起靖難之兵清德宗柔懦而有孝欽后之事恣是柔而乏剛也然則何爲而可曰取乎中而已矣剛矣而仍不離乎柔柔而更能兼以剛吾心雖剛而人並不知吾之剛吾貌雖柔人又豈能識吾之不柔哉果能如是則事無不成功無不就與孔子時中之道不遠矣

吾國圓法外圓內方可因以悟外不圓則遇社會必多盤錯內不方則中無主宰茲作於易理事理融會有得將來定爲投時利器

第三十一章 內健外順說

張敬廉

知內外之輕重是謂知本

萬物皆有其本重其本則昌失其本則亾是本也界之在天健之在己不失其本家可齊而國可治也所謂本者何惟內健而已矣人不重視內健不亦失其本耶易「經」云內健外順夫內健外順亦難矣人當知識漸啟往往靈明誤用驕奢淫佚根於心耳之所濡目之所染莫非內健之累也一或不慎有不堪設想者況血氣未定之時視內健輕若鴻毛以有用之才毀之於無用之區時而尙武則撫劍疾視馳馬稱雄時而縱酒

此則外強中乾

則卜晝卜夜。恣爲沈酒。彼之所樂。皆足以阻其內健。譬如松柏經霜雪而不凋。得雨露以滋之。則鬱鬱葱葱。干霄而直上。然試問其枝繁葉茂。豈非內健而然乎。內健（則）不求順而外自順矣。樹猶如此。人可不以內健爲法歟。昔伍子胥之父奢仕於楚。費無忌讒諸平王。平王遂殺奢及尚。子胥逃於吳。終借吳力以覆楚。鞭平王尸三百。以國小力弱之趙而當秦虎狼之國。不可以禮屈。不可以義動。而可以利害却。秦之欲會趙王也。本挾一脅制趙王之心。特視趙之強弱以爲動靜。廉頗欲明示秦以不可欺。故特爲此言。彼秦人視諸侯洞若觀火。必不留一無益之趙王。以受欺人之虛名。藺相如知廉頗先有以制秦人之氣。秦無能爲而後其膽愈橫。其氣愈壯。然則其挫秦也。廉頗倚之於先。相如始能角之。後也。故不可以辨。且夫龍之飛騰也。資其鱗甲。虎之奮怒也。藉其爪牙。鵬之搏擊也。恃其羽翼。廉頗助相如之威。而奮其爪牙。相如卽仗廉頗之勇而舒其鱗甲。趙王又以廉頗爲羽翼。毅然不卻。會強鄰以肆其搏擊。卒能以區區之趙抗虎狼之秦。皆廉頗相如之功也。曹沫爲魯將。三戰三北。亡地五百里於齊。及桓公朝天子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刃。刼桓公於壇坫之上。面不改色。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可知。

今之黨人武人
誰知有國

臥薪嘗膽以圖報復是真內文明而柔順

內。健。之。心。至。極。矣。若。此。四。子。者。非。有。內。健。而。外。能。如。此。之。順。乎。以。國。言。之。管。仲。之。佐。桓。公。天。下。諸。侯。莫。能。與。之。爭。而。爲。五。霸。首。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誠。可。謂。內。健。矣。范。蠡。之。佐。句。踐。也。臥。薪。嘗。膽。二。十。年。內。之。生。聚。教。訓。國。內。富。強。雖。內。健。而。不。露。於。外。能。使。吳。不。視。破。其。手。段。卒。滅。吳。國。前。清。入。關。後。俄。人。亦。經。營。外。興。安。嶺。以。南。之。地。世。祖。數。敗。俄。軍。終。定。國。界。於。尼。布。楚。爲。清。代。最。著。之。事。也。此。三。代。者。若。非。內。健。而。外。順。能。如。是。耶。由。此。觀。之。人。內。健。而。外。物。不。侵。可。謂。外。順。矣。國。內。健。而。他。國。不。與。之。爭。亦。可。謂。之。外。順。矣。故。易。經。有。云。內。健。而。外。順。誠。哉。斯。言。也。

從根本上立言。知外交恃內政爲後盾。內政之原。又在乎人心。今日人心之壞。則在國教衰微。民德放失。是在後起羣英。光而大之。

第三十二章 敬慎不敗說

顧瑄

昔者項羽以猛勇自稱。苻堅以兵衆自恃。固一世之雄也。然卒俱不得其死焉。高祖掘起之民也。東晉偏安之土也。以東晉一隅之兵力。卒能勝數十萬卒之強秦。以高祖掘起之平民。終能滅猛勇之雄楚。豈猛勇兵強之不足恃歟。抑偏安平民之有爲歟。考其

實。要在敬慎與不敬慎而已矣。夫天下之事。成於篤敬而敗於放肆。得於謹慎而失於疏忽。此古今不易之理。必然之勢也。故敬慎者。成事之根基。肆忽者。敗事之本源。而非一時之強弱爲之也。夫漢抑宗室而任外戚。豈非以宗室之勢強。而謂外戚孤弱乎。然亡漢者。非勢強之宗室。乃孤弱之外戚也。蓋其知其勢強者。而加之以敬慎。孤弱者。而心存於肆忽。故曰。敬慎不敗也。是以莫敖舉趾高。而伯比知其必敗於羅。子路行行如也。而孔子謂其必不得其死。然。非知成敗之本者。豈能若此乎。故曾子遵詩之言。而能守其身。孔子謂臨事而敬。然雖不得志於當時。而終身無僨事。是則敬慎者。豈非成事之本源耶。且古聖哲先賢。亦不過敬慎而已矣。或問曰。敬慎何以不敗。余曰。敬則能臨事整齊。而紊亂可以消除。不至有茫然失策之弊。慎則能曉然於事之當爲與不當爲。而損益可以適中。不至有非分之危險。敬慎之功效如此。故不敗也。而所謂成大功立大業者。以其深得敬慎之道也。農敬慎。可以獲豐年。工敬慎。可以精製造。商敬慎。可以廣利源。凡事俱然。故易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聖人之示人切矣。願吾同學。敬之慎之。方不愧爲中堅也。

循題闡發。尤爲中堅。

第三十二章 慎密不出說

張錄棠

慎爲真心一切
真理從此出

世事之成敗本乎人。人之行爲係乎「慎」(心)。「慎」(心)之「堅」(慎)與否。「輒觀」(則視)乎密與不密也。事(者)人之所。必不能免也。小則齊家交友。大則治國平天下。數端無一不賴乎人之行爲。家不齊。弟兄不能和協。爲交友之礙。友仍不能交。況治國乎。復何敢望(其)平天下耶。凡聖賢豪傑之作事。經無數之思索。涉無數之磋磨。歷無數之斟酌。越無數之忖度。然後行一事焉。稍有妨於真理仁義之處。則伏而不行。寓而不言。是故聖賢豪傑慎如是也。夫古之君子處身。未有不法聖人之言。如諸葛之相蜀。若非三顧於草廬中。豈(肯輕)出乎既出矣。其終身之作事何爲也。未有一時不慎之處。亦未有一時不密其言矣。如半山之變法。其法非不良。策非不善。殆不能用人交友。法遂不能行於當時。法既不成。反爲後世詬「譏」(病)如顏闢說齊王。歸真反璞。終不受辱。田光與太子丹。犧牲生命。以明其意。樓緩與秦王。卒引公子池爲之諫。范蠡泛舟於五湖。永不爲越王所用。此四君者。皆以慎密不出爲人。而免殺身之禍。若立宗與祿

山。養成巨亂。陳蕃竇武謀誅宦官。反爲所誅。高宗以秦檜爲相。有亡國之慘。惠帝及黃子澄謀削藩。而有靖難之變。由此觀之。人之動作。不可不慎密也。且選擇公望。尤不可以輕採。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堯咨四岳而舉舜。舜選於衆而舉皋陶。必須幾經審問。幾費躊躇。乃有一得。聖人仍如此。吾輩可不慎歟。慎密行而有成。交而能擇。治國可以定。「一」統一天下豈難「之哉」(事乎)否。工雖小而無就。事雖微而無成。此兩言絕耳。嗟呼人之行爲。交友治國平天下者。是乎慎與密也。易曰。君子慎密而不出。其意亦不外乎此也。

筆足以達意

第三十四章 思不出位說

宋國鈞

君子遭亂世。抱道自守。無出位之思。夫人之易於出位者。大抵皆未思耳。君子不然。不可以觀。不可以聽。不可以言。不可以動者。則皆不爲之。匿跡山林。游於物之外。無所視而不樂。無所往而不適。知其義於何事。相當者。則爲之。君子也。吾國人民。皆能如此。則養成見義勇爲。見利思義之性質。若不思其義。於何事相當。則爲之者。非君子也。例如。

慎思則心有範圍
不至於逾越

思不出位非但
為消極事且在
位積極進行也

戴

就大學朱子之
說引伸之即是
讀書有得之處

袁世凱之為大總統。亦以其不自思耳。居然為中華民國肇興之大總統。有何不足。有何不樂。既至民國四年。當應退位之時。而懷祿不去。即當自愧。反不自思。方口血未乾。而帝制復興。經四萬萬同胞之變動。耗數百萬之錢財。數千年之專制。一躍而為共和。實為人民造福。非為帝制應移於汝家也。此所以為千古之罪人也。出位不思。何其愚也。而黎大總統則不然。方其未得於時也。抱道自守。超然於物外。或閉戶讀書。或室中高臥。宜若潛龍之伏處。而毀謗隨人。日安順受。絕無出位之思也。殆袁氏之衰。而一飛冲天。加乎萬人以上。况黎大總統為全國人心所愛戴。依法繼任。明令懲辦帝制之禍首。於是南北遂漸統一。昔「孟」（孔）子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豈不然哉。

就近時現象觀察。折中於易義。文亦簡潔不膚。

第三十五章

日新其德說

馮步江

古之所謂聖人君子者。未有不從（道）德中來也。亦未有不從新德中來也。德者人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者也。但後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失乎其本然之德。故君子必新之。（又）必日日新之。帝典曰。克明峻德。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

朽

吾黨須從日記
下手

誥曰。作新民。卽日新其德之謂也。夫人皆有本然之德。能新之。則爲君子。不能新。則成小人。使不新。或不日新。習於强悍。則染强悍之污。習於誇詐。則染誇詐之污。習於邪僻。則染邪僻之污。猶欲成千古不朽之聖人。吾不知可乎。否也。惟力變其氣質。力卻其人。欲使之新之。又新無日。或怠然。必日日新之。無一時或忽。苟能如是。則德之靈足以應萬事。知之無不至。行之無不盡。乃文乃武。乃聖乃神。此無他。皆日新其德使之然也。嘗聞聖人之有斯德也。有一毫之虧欠。不得爲日新。有一息之間斷。亦不得爲日新。故聖人以自強不息。必「勛」(勛)之曰德。日新。不知聖人以操持「岡」(岡)間者。塵洗濯於一心。大造尤以變化無窮者。普光照於萬象。卽成化之効。究宰化之源。悠久無疆。德施極普已。如大業既微之富有矣。此藏用之至也。而盛德又曷謂之哉。

溫故知新。宜今宜古。

第三十六章 厚德載物說

蕭巨川

名何以正。正以德而已。分何以定。定以德而已。德旣正。名定。分人果有德。則守吾名分之所當爲。而萬物皆景仰之。故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誠哉斯言也。天地厚而能載萬

孔子之道大同
即是世界主義
不限於一國

世愈降德愈薄
正賴正人君子
實力提倡

有清之厚德康
乾皆享國六十
年太平天國慘
殺同胞及身而

物。人。德。厚。亦。能。載。萬。物。德。固。本。於。心。而。形。於。外。者。也。觀。其。言。論。事。功。可。以。知。之。矣。出。一。言。而。洞。中。利。害。斯。世。隱。蒙。其。福。建。一。功。震。古。鑠。今。後。世。猶。受。其。賜。雖。蠻。貊。之。邦。亦。感。其。威。德。異。域。亦。被。其。德。化。此。其。載。物。之。明。驗。也。且。進。而。行。之。發。一。言。而。有。典。有。則。則。出。諸。口。者。可。爲。法。言。矣。辦。一。事。有。經。有。權。則。措。諸。身。可。爲。法。行。矣。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真。可。謂。厚。德。而。何。物。不。爲。所。擴。矣。是。觀。唐。堯。之。爲。人。其。仁。如。天。其。志。如。神。嘗。云。民。有。饑。我。饑。之。也。民。有。寒。我。寒。之。也。民。有。苦。我。陷。之。也。人。民。稱。善。後。世。未。有。不。尊。重。者。也。虞。舜。耕。歷。山。歷。山。之。農。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廬。非。厚。德。而。能。得。此。也。夏。禹。治。水。「輸」(疏)九。河。導。水。入。海。使。民。安。居。樂。業。人。民。仰。之。如。父。母。尊。之。如。神。聖。德。之。載。物。如。此。之。厚。也。商。湯。伐。夏。救。民。諸。侯。皆。歸。服。周。武。王。伐。紂。不「齊」(期)而。會。者。八。百。國。柳。下。惠。能。使。天。下。人。皆。不。疑。孔。夫。子。相。魯。三。月。而。魯。大。治。其。周。遊。列。國。教。育。子。弟。後。世。猶。以。爲。法。讀。其。書。「訟」(誦)其。言。未。有。不。崇。拜。者。也。孔。子。以。下。大。聖。大。賢。未。有。無。德。而。能。載。物。者。也。若。夏。桀。商。紂。之。輩。苛。政。虐。民。其。德。盡。失。卒。亡。天。下。秦。始。皇。焚。書。坑。儒。不。知。德。爲。何。物。僅。二。世。而。亡。楚。霸。王。勇。武。他。人。不。能。勝。而。慘。殺。

滅今年袁世凱
死黃炎培證明
道德不滅教育
家可從天理上
考察之

無道終爲漢高帝所滅。由此觀之。厚德始能載物。德薄而不能行也。況欲治國者。必須
厚德者享權利。有權利而無德行。久必至於危身。厚德「總」(縱)無權利。終足以壽世。
德行薄弱之人「總然」(縱)有權利。亦不能爲國家謀治安。爲國民造幸福。盜賊風起。
而不知「御」(戢)民。貧困而不知救。法斃而不知理。吏徒奸而不知禁。坐糜廩粟而不
知恥。同僚羞以爲伍。同事不肯與爲列。天下怨恨人民不悅。當其有事。驅之陳力之列。
以行其德。末有不被淘汰者也。此不能載物之明驗也。厚德之人。以國利民福爲前題。
人民尊重之。聽從之。設未得權利。則爲一鄉之「德」(善)人焉。一鄉有德人。則一鄉雖
不能胥化而爲「德」(善)人。然亦庶幾無大不善者。蓋雖走卒武夫。愚人皂隸。見「德」
(善)人之莊嚴。未有不頽(而)自愧者。故也。然推言之。小則載其一鄉。大則載其一國。
雖天下之大。亦(無)往而不可載也。雖然。德何以養成。何以積厚。不外乎求學。求學之
道。必先安靜其心。去其狂躁怠惰之性。口誦心維。朝斯夕斯。後能致知窮理。極深研幾。
性情安靜。可謂成學矣。苟能去其貪財黷貨之事。見利而不生貪心。見榮而不生羨心。
見賢而不生忌心。人格高上。品行端正。可謂「德」(善)人矣。勉力進行。由寡而積多。由

薄而入厚。可謂德厚矣。猶曰。不能載物。吾不信也。學者勉旃。

治心有術。由求學以進德。少年時步趨不入惡道。就是正途。

第三十七章 反身修德說

盧毓椿

克己復禮久而
誠矣

清夜捫心神明
內疚纔見着真
理

易曰。反身修德。旨哉言乎。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果能反身自察。猶可即改。不知自省。而欲斯德之修也。不亦難歟。且爲學一途。貴乎自動。若必待父兄之督責。師長之指導。而後盡力向學。則出乎勉強。終非己意。不過如牛馬之見馭於人而已。安能修德乎。今吾輩求學之人。果能刻苦自省。以修厥德。一言非法。不啻嘉石之自陳。一行未善。不啻芒刺之在背。必自返而無疚也。則引以爲樂。自返而不能無憾也。則引以爲恥。遷善改過。古人所貴。不可存自寬之心。所謂反身修德者。此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曾子。聖賢也。其人之處世。未必有過。而且一日三省。况吾庸庸碌碌。爲人謀。未能如曾子之忠也。與朋友交。未能如曾子之信也。受業於師。亦未能如曾子之習也。奈何任意荒嬉。而不反身以自省乎。且學問之道。無窮。苟不能自省。則自以爲足。己（自）足則驕（心起）矣。而欲窮學問之妙。能乎否。

耶。嗟乎。吾輩置身中學。當爲世上中堅人物。不宜待父兄師長之督責而始刻勵向學。其亦於反身修德。一言三致意乎。

教育家有小學管理法。至中學但有規則。不待管理。苟能自治有法。成就何可限量。

第三十八章 蒙以養正說

蔡喜年

深明性近習遠
之旨粹然爲性
善之言

正心誠意功夫
須自蒙養始

植樹者。必先培其根。然後則枝葉茂盛。種穀者。必先深耕易耨。然後則禾稼豐美。此二者。當其初萌時。稍有損傷。必不能達其自然之隆盛矣。又如江河之所以成者。必集多數之溝渠。故河海不擇細流。始能成其大。凡物皆然。況爲父者。可不導其子以正乎。易曰。蒙以養正。誠聖功也。夫人之生也。或生而靈秀。或幼而篤厚。各有良知良能。是天之降人。無邪也。而成人之後。多有放僻邪侈。無所不爲。而失其天賦之性。此何故哉。蓋其父無善導之力。使其自由行爲。則其惡日積月累。則習慣成自然。吾固謂其人不能自強。然亦其父不善養正之故耳。今有善教子者。於此正之以蒙。何也。蓋其知識淺薄。心力柔弱。導之以正。無敢就邪。即或有時爲不善。嚴以正之。則腦中祇有正而無他。其基礎既固。始能正其衣冠。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清潔。次及讀書文字。皆一一謹慎。而

童子義勇隊仍在培養其心力

學校社會教育皆在家庭之後

日本人有我子之惡德一書譯爲教育詭言又名蒙養鑑訓蒙者不可不讀

不敢疏忽。於是使受學校教育。彼必能以日月爲易。於各門科學。必能日夜孜孜以求。進步由淺入深。由熟入妙。由一知十。由此知彼。進德修業。俱無不成。且精而求之。研究古今之定制。參考中外之良規。而文可經邦。講習夫兵法。諳練於軍事。而武能戡亂。希賢希聖。又何患不成乎。此非蒙以養正使之而然哉。孟母三遷。孟子爲亞聖。竇燕山嚴教五子。而名俱揚。仲弓犁牛之子。學於孔門。遂爲大賢。衛多賢者。子貢藉以爲仁。魯多君子。子踐因之成德。馬援誡其子弟。而其子弟不爲下流。徐積學於胡安定。積初見安定時。頭稍偏。安定厲聲曰。頭容直。積猛省曰。不但頭須直。吾心亦須直也。自此終身行之。遂爲大儒。此數人者。名垂功就。亦皆養之一字使之而然哉。使爲人父者。及爲人師者。蒙不養之以正其身體。不端衣服。不整不知嚴戒。固非誨蒙之道。其爲父者。教其子。詬詈以爲嬉戲。或教其妄語。欺人以炫其聰明。或教其殘忍。好殺以試其勇敢。皆助其子爲惡者矣。夫交友者。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惡人交。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可知友與友相交。猶可變其原性。况教子以不正。豈其能自正乎。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

喜怒哀樂未發
謂之中李延平
觀未發以前氣
象如是

學不厭乃能教
不倦以垂聲無

彈琵琶。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公卿。亦不願。汝曹爲之。嗟呼。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彼闢然以教子者。能無愧哉。語云。屠宰之子。見殺生不畏。木工之子。見伐木不懼。武夫之子。成粗野氣質。文人之子。舉止幽雅。亦莫非蒙以養之故耳。古者教人之法。常嚴嗜好之未萌。而驕奢淫佚。自無間。可生節制謹度。以無戾於初生。繼長增高。以自全其性。始終身以正。欽若昊天者。實不愧易所謂蒙以養正也。若夫天生植物。加以人工。培養必達其自然隆盛。而山下之泉。涓涓也。流爲百川。往往學海。而至於海。此二者。豈不養正是務。而遠於聖功者乎。今之人。不欲其子正。則已。果欲其正也。則必先蒙以養正爲始哉。

天理自渾然。文理亦自渾然。冲氣穆清。皦然不滓。

第二十九章 教思無窮說

邢 桓

玉不琢不可成器。鏡不拭不可以照人。人不學。又何足以爲人乎。蓋學所以琢我也。拭我也。我不能知。必由學而後能知。我不能行。必由學而後能行。匡衡傭工。買臣負薪。貧困者。尙知學。而况富家之子弟乎。且如孔子之聖。太宰譽之以多能。黨人稱之以博學。

昔日講學者好
在無官氣師範
生誤認教員爲
差使根本便壞
略不從貝
效不從夕

猶發假年學易之思。作竊比老「鼓」彭之想。初未敢自信其道之已達於極域也。況今日世界交通。學問競爭。尤非古之所能及。若不思與時俱進。將何以置身於社會中乎。更何以免天然之淘汰乎。孔子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云。學不厭而教不倦。以孔孟之教人而視之。今日之師範生不亦遠乎。教育爲立國之大本。師範又爲一般教育之本。此有知識者所能道。無取詞費。第我國開辦師範學校。自前清末葉。以迄今茲。其歷十數年。雖其間國人對於師範教育之熱度。時有不同。而各省因時局之影響。亦間有緩辦停歇者。然通計之。師範教育之未嘗一自中止。可斷言也。是則教育師範之成效。宜若可睹矣。顧今一考社會上對於現任事之師範生。不特無絲毫信仰心。且詬病之聲不絕。論者謂初級之師範畢業生。科舉之餘毒未盡。故其效不可睹。然今由高小校而入師範。其已畢業任事者。又復不少。而其效無異於前。夫昔之勝法。日之勝俄。皆歸功於小學教師。豈他國所謳歌頌揚之師範生。一入我國。其收效適得其反耶。吾重思之。是無他。今日所穫之惡果。無一不緣於師範之不良。平日在校所薰染結念者。無一不與師範主義相背。吾非敢以此概師範生之全體。然絕無僅有矣。嗟嗟。以

以新理釋古人
經訓確立平等
主義須先平此
心以爲萬物權
衡

一般教育所託命之師範生所謂自淑淑人者萬一自誤則誤人則其惡影響之結果於未來之教育界寧復忍道吾爲此懼故敢備論之

言言沈痛爲今之師範作當頭棒喝師道立則善人多近日於師嚴道尊之旨凌替殆盡由師範生不知自重乃爲人所輕也

第四十章 稱物平施說

楊士焯

美其衣服惡其冠履見之者無不笑斯人之狂惑也小其門戶宏其庭屋見之者無不笑主人之愚暗也智其官吏愚其人民見之者無不笑斯國之野蠻也是故論一國之文明者據通國之人言之非僅舉一二人言之也而所以進全國於文明者其惟平等乎易曰稱物平施亦此意耳凡物之生於宇宙間者莫不平等然其中有才識卓絕者焉有冥頑愚陋者焉有家資巨萬者焉有貧無衣食者焉智愚貧富之差若此於是社會有種種不平之現象焉行一政也知之者一二茫然者千百人焉立一法也悉之者一二茫然者亦千百人焉夫國中如此而欲其強也不亦難哉試觀今日文明各國有普及教育爲急務者乎有普及博愛爲最宜講求者乎普及教育與博愛皆所以

日本小學每校人數多至二千人中國京奉最多者只六七百人

不徒文武酣嬉議員亦復如此

是在國民監督政府議會之力如何耳

獨立精神在乎一心若意不誠

趨民於平等者也。日本全國僅四十三縣耳。而小學校幾乎三萬。中國二十二省。即一千「五」(八)百「餘」(一十八)縣。而可稱為學校者。殆不及日本之半。吁。可怪矣。然吾國秉政諸君。高臺「厚」(曲)榭。日食千金。元元一歲之資。不足。總長一朝之用。總集一鄉之費。不足。將帥一夕之歡。以至匪黨林立。羣盜如毛。革命軍起。已至再三。此非因民不平等而起。怨望之心。有以致之耶。假令政府諸君。各出其一朝之費。稍節其淫欲之思。以立學校。置公園。俾愚暗之人。得受智者之賜。貧苦之子。得享富人之樂。以發其進取之念。絕其怨望之心。而後不平之等。漸歸於平。則日本雖強。不足畏。美國雖富。亦可期也。奈何以數千年之古國。而道德經濟。反不若美利堅數百年之新國焉。今日言共和。明日倡平等。而知識文明。反不若日本之君主立憲焉。亦可哂矣。雖然。觀斯言者。必知(平)易之大道也。

心氣和平。自能放開眼光。平不平以致其平。

第四十一章 獨立不懼說

錢煜軫

獨立者何。不賴他力。而昂然獨往。獨來於世者也。不懼者何。不畏難。而挺身前往。絕無

即不能獨立

小國能獨立大國不能獨立者由根本不同也

少年自立不可不讀絕島飄流記

阿。附。意。者。也。今。人。之。集。衆。而。不。懼。者。則。世。之。常。也。獨。立。而。不。懼。者。則。今。世。之。未。有。也。非。古。之。英。雄。豪。傑。不。能。爲。也。凡。欲。興。國。民。之。根。本。振。國。家。之。精。神。發。揚。國。家。之。威。德。鞏。固。國。家。之。版。圖。無。不。以。獨。立。爲。本。若。夫。獨。立。而。懼。則。圖。其。名。也。受。他。人。之。侮。辱。人。民。因。之。而。弱。國。一。家。因。之。而。衰。版。圖。因。之。而。不。固。矣。不。見。夫。美。利。堅。之。建。國。者。乎。有。英。人。一。百。零。一。人。在。英。時。租。稅。太。重。無。可。如。何。遂。逃。至。南。美。洲。努。力。經。營。建。一。合。衆。國。與。英。前。後。共。戰。七。年。之。久。而。始。終。不。絕。其。獨。立。不。懼。之。心。而。至。如。此。今。之。美。利。堅。合。衆。國。豈。弱。於。西。歐。各。國。乎。此。國。之。獨。立。不。懼。也。又。如。英。人。之。魯。濱。孫。者。幼。好。聽。航。海。談。後。爲。水。手。中。途。遇。難。遂。逃。至。一。荒。島。受。百。折。不。回。之。苦。凡。在。島。上。居。三。十。有。五。年。其。去。時。十。九。歲。及。回。家。屬。死。亡。殆。盡。鄰。里。故。舊。莫。有。識。者。若。魯。濱。孫。者。即。爲。個。人。之。獨。立。不。懼。也。吾。國。溯。自。古。至。今。以。至。東。美。西。歐。區。區。日。本。三。島。英。雄。豪。傑。成。大。事。立。巨。業。獨。立。而。不。懼。者。多。矣。不。勝。枚。舉。也。吾。人。偶。遇。一。交。涉。之。事。自。始。至。終。濤。濤。不。絕。終。無。退。讓。之。語。即。死。亦。甘。心。耳。又。如。孤。軍。陷。重。圍。以。人。自。爲。戰。之。心。作。背。城。借。一。之。舉。庶。可。以。勝。也。成。曰。前。年。脫。滿。洲。之。羈。輓。而。獨。立。吾。以。爲。不。患。中。國。不。爲。獨。立。不。懼。之。國。特。患。中。

字字軒昂句句
超拔

此則養勇於平
日者

道在吾心君子
坦坦蕩蕩須由
誠意正心入手

國。今。無。獨。立。不。懼。之。人。民。故。今。日。欲。言。獨。立。不。懼。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不。懼。乃。能。言。全。體。之。獨。立。不。懼。先。言。道。德。上。之。獨。立。不。懼。乃。能。言。形。勢。上。之。獨。立。不。懼。危。哉。微。哉。獨。立。之。在。我。國。乎。不。懼。之。在。我。國。乎。

吾家六世居易縣「地」其地亦非無獨立不懼之人。若荆軻者其至秦王之前也。雖有秦舞陽之助。而舞陽至時。幾不能自主。無所措手足矣。荆軻遂顧其笑而言。及其逐秦王環柱而走時。亦無懼色。秦王則卒惶急。及軻被八創。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而軻至死亦稍有懼色。吁。其可以敬也夫。其又可以感也夫。

作事不論成敗。須先求自立地步。作文亦須自立。乃無倚牆傍壁之陋。

第四十二章 履道坦坦說

李 樞

道也者。不偏不易之謂也。自世道多變。人非習焉不察。即擇之不精。或捷徑是謀。素履不顧。或歧途甘入。背道而馳。日爲皇皇焉。惕惕焉。卒乏嚮嚮之樂者。俱未讀易之履九二之占也。履卦九二云。履道坦坦。斯道也。何道也。即聖賢修治之道。平而不陂之道也。

汽車中偉人在
崎嶇世路不如
野老之安步田
間也

甘白都能受升
沈總不驚可爲
太平相度
韻未叶卽修正

觀象玩古可以
無大過惟孔子
有之

復聖之功在於
復禮一經發揚

而無如履之者寥寥也。據要津誇捷足之雄。動則車如水。馬如龍。出警入蹕。供給之人。夾道疾馳。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此道亦大丈夫之所樂履。然有命焉。不可倖而履也。若夫登龍門。縱大壑。奮鵬程。翔千仞。赫赫然矣。然水有蛟龍焉。山有虎豹焉。亦岌岌哉。奚若由禮門。率義路。不謁金門。不趨華屋。矩吾步。繩吾趨。登降不聞。貧賤不移。逍遙世外。絃誦自娛。且閒倚衡門而歌曰。良吾趾兮渭之「濱」(陽)道以修而彌「正」(光)遵予路兮莘之野。道以引而愈長。有時示吾道於同行。更樂雍雍乎一堂。驗之幽人貞吉。可知矣。

體認吾道有得。進退攸宜。文亦有平遠蘊藉之致。

第四十二章

非禮弗履說

成 淳

禮之爲言履也。故君子玩履卦而得非禮弗履之義焉。履虎尾不咥人亨。虎山君也。大人象也。無端而履其尾。鮮有不遭其害者。今以說而應乎乾。則動必以禮。履險如夷。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初九。素履往無咎。陽在下位。居履之初。若能素位而行。勢將視必以禮。非禮弗視。聽必以禮。非禮弗聽。言必以禮。非禮弗言。動必以禮。非禮弗動。動容周

自見吾道真象

萃不作萃

盲人瞎馬夜半
深池今之時局
有甚於昔者

秦皇漢武畢竟
是中國開拓人
材

旋無不中。禮象「故」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幽人在下，則泌水衡門。海闊天空，不拘拘於禮法之中，亦不放浪於禮法之外。伊尹耕莘，太公釣渭，孔子金聲玉振，君子藏器待時，仰不愧，俯不忤，亦何在而不坦坦者？象「故」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爲大于君，夫柔而志剛，不顧非禮，勇於有爲。晉文請隧，楚子問鼎，魯昭娶同姓，犯王章而无忌，違侯度而無虞，事雖未就，而貽譏非淺。象「故」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夫爲大于君，志剛也。九四履虎尾，愬愬中吉。漢之武侯，唐之鄴侯，位極人臣，功高震主，動有危機，有履虎尾之象，然卒能預防非禮，小心翼翼，靖共爾位，疑忌咸消。象「故」曰：愬愬終吉，志行也。九五夬履貞厲，陽剛中正，才能有爲，身履帝位，勢又可爲。若秦之始皇，漢之武帝，羣下不以非禮爲防閑，李斯、桑、孔輩且將順逢迎之，其履雖終無害，然亦危乎其危。象「故」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蓋履天下之正位，恭己南面，端拱無爲，一時朝野仰其衣冠之正，瞻視之尊者，莫不曰：受天之祐，萬壽無疆。象「故」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總之，履之內卦爲兌，兌者內剛而外柔，適

壁壘森嚴撼山
易撼岳家軍難

防意如城要自
家在良心上立
定基礎

遠慮二字何等
周詳少年人不
可輕易說過

怨从夕不从女

孚。乎。禮。之。用。履。之。外。卦。爲。乾。乾。者。剛。健。而。中。正。適。孚。乎。禮。之。體。有。體。有。用。不。亢。不。卑。故。君。子。居。身。履。泰。可。也。履。否。亦。可。也。履。豐。可。也。履。遯。亦。可。也。履。家。人。可。也。履。同。人。亦。可。也。而。獨。不。可。履。非。禮。何。者。非。禮。則。弗。履。

以經証經。以易証易。苞羅史事。曲暢旁通。

第四十四章 思患預防說

陳雲林

國家之大患。莫患於全國之中。有多數人「威」(威)露貧弱之象。是象也。非政府所欲出此者也。全在。各人預防善不善而已。故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蓋即思患預防之道也。古之聖賢豪傑。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者。無異術也。生平以思爲主。諸葛武侯之對魏也。則勞心懽懽。死而後已。後漢光武。恨王莽篡竊。則終夜哭泣。祖逖之怒五胡亂華也。聞雞鳴起舞。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皆深知預防之術者也。蓋有思始有防。有防則無患。易云。思患預防。誠哉。是言也。使不知思。則無防。無防。則更無(所)預備。其禍必將惟口興戎。招尤斂怨也。試舉淺近之理而論之。今有一童子於此。體本寒也。而不知預先防之。遂至受外感而傷內臟。其病終至不能瘳。此非不知。

思患預防之過乎。今吾學者。倘自知其患。何（可）不預防乎。

有此思想。小之可以爲明哲之保身。大之則於國防邊防河防冬防。凡關於治安至計。慈善事業。皆本此心以經營之。

第四十五章 一致百慮說

許恩燁

一貫之道一心之用也

固守校訓亦得一貫之旨左宜右有絜矩無方

偏不從系

數學中之一爲單位之最純者黃炎培抱一日

孔子嘗曰。吾道以一貫之。觀此可知天下之事。雖各不同。其所以然之理。則一也。當今之人。從事於萬事。而不知萬事之理。非外假也。從事於萬物。而不知萬物之理。非後起也。凡物無論如何精微。如何廣大。如何複雜。其理則無不同。如汽車輪船。然其機雖不可勝數。其總機則一也。試觀人各有心。千萬人則有千萬心。然以吾之心。則可度千萬人之心。人各有情。千萬人則有千萬情。然以吾之情。推之。則可知千萬人之情。道無精微。理無上下。以一理可以貫之。何用百慮爲哉。夫天下之事物。可以慮得。則何愛乎勞。而不知多慮多疑。徒陷於一編而不化。何必思慮爲哉。夫道一而已矣。方其極於太虛。渾然而已。至於理隨象顯。而其變無同歸者。途之不得不殊。而非自爲之殊也。方其隱於至靜。湛然一而已。至於心隨感通。而其應各當此一致者。處之不得不百。而非自爲。

記亦有精一獨
到之處可以爲
法

能正心誠意則
志之所發必正
必信

百也。蓋將自變者而觀之。則以異析同。天下之同者。莫不異。自其不變者觀之。則以同御異。天下之異者。莫不同。故（物）物而慮之。是不知萬物乃一物也。

執簡御繁。易簡而天下之理之可得。筆意不蔓不支。足徵心思縝密。

第四十六章 信以發志說

蔡福年

天下之所維賴以係者。何恃乎。曰恃乎人。人之所賴以維係者。何在乎。曰在乎志。而志所賴以發表者。何在乎。曰在乎信。信也者。吾人之至寶也。立名節。端品誼。而不敝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萃乎泰山。不足爲高。貫乎天地。不足爲容也。信之爲義大矣哉。易曰。信以發志。職是故耳。彼其初與有生以具來。人不能無生。生卽不能無信。故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然信而無志。亦不可也。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雖欲維係天下。何由得哉。夫人之所以有志者。由何而來也。必自奮其精神。勉其毅氣。儲其堅忍。養其恒心。然志雖純。尤以正爲急務。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爲善則志舜。欲爲利則志蹠。吾人自擇之也。豈蹠之聰明材力。不逮舜歟。非也。乃其志殊耳。

立志定則可以立信

人生於社會。不能無朋友之往來。交涉之事。其志雖正。無信亦不可也。而信也者。往來交涉之機關也。信不立。則爾詐我虞。萬事瓦解。雖欲發志於朋友。豈可得耶。又如朝秦暮楚之輩。趨炎附勢。以至堂堂之男子。而反如妾婦之行。諂諛之言。以致通顯。於是習於無信。社會之精神。慢散。積久成風。乃至視誠實爲廢物。險詐爲幹才。詐以馭信。僞以役誠。彼居高位。擁厚祿者。揚眉搖目。毫無信用。如此雖有志。而欲發表於後世。豈可得哉。且夫信也者。存於心而見於事。若合符節。而後成其爲信。吾人欲發志者。必由信始也。故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此即信以發志之明驗也。昔者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欺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如此。非信以發志哉。吾輩當此求學時期。爲善去惡。在此一時。豈可無信。而爲世所詬病乎。

欲昭大信。須立大志。文能見道。筆意不庸。

第四十七章

樂則行之說

賈忠孝

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鳳鳥踟躕。匪堯之庭不棲。亨龍潛升。無

達從羊

鳥尙知時可以
人而不如鳥乎

大丈夫得志當
如是也

往而非貞利。是故達人君子之處世也。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時可則仕。時未可則止。俛仰進退。惟適之安而已矣。朱鳥雖禽而不愆寒暑之宜。能知去就之分。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寒冬不入炎夏不居者。儼然君子之儔矣。此所以人稱之爲候鳥也。昔者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呂尙釣於渭水之濱。周公之居東三年。修道養德。諸葛公之高臥隆中。躬耕南陽。此皆聖賢不得志時之所務。而未嘗不欲展其道施之於天下也。然其抱道隱居。毫不染塵世之垢穢者。蓋欲默察世變。以俟其時耳。夫成湯之世。率天下之諸侯。伐無道之夏桀。而伊尹輔之。文王之事殷。三分天下有其二。諸侯莫不服從之。而呂尙爲之佐焉。成王迎周公而委之攝政。遂誅管蔡。釋國疑。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治。劉備三顧諸葛「公」於草廬之中。激出其身。輔昭烈成帝業。佐後主以馳驅。戰勝攻取。連吳破曹。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威威乎樹不朽之奇勳。憂憂乎有若「亨」（飛）龍之升騰也。此皆聖賢遇時之所爲也。倘非深明去就樂行之道。豈能如是乎。若夫顏回屢空。身處陋巷。「以」（一）簞食。「以」（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回不改其樂者。非不欲行其道。施澤惠於人民。揚名聲於當時也。蓋其所遇既非其人。所處既非其世。則遯世无悶。樂善其。

今之知進不知退者多矣。賈生素英銳，能見長這地步，亦見長進。

兼善之根本，仍須獨善，即誠正是也。

時中之道在乎一心。

身而已矣。然亦有非遇其時而憂不合者。如韓非善於說難而不知合進否退之道，挾其術以干秦王，故不免有伏劍之苦。楊雄學問雖博，而弗曉大義，輔漢安劉，乃屈身事莽，故名敗身辱，卒遺後世之誹謗也。是以達人君子當光天化日之下，則出其身而行其道，以布德海內，展其驚天動地之才，發其旋轉乾坤之志，行其利國福民之政，出其經邦濟世之略，使當時百姓受其澤，後世人民沾其惠，樹奇勳，建偉業，名垂百世，廟食千秋者，此孟子所謂士達而兼善天下之謂也。若處天下無道之秋，則隱其身，藏其道，以自適其樂，窮居而野處，抱道而高臥，淡泊明志，起居自得，榮祿不能動其心，外物不足撓其形，處理亂於不知，置黜陟於不聞，蕭然若野鶴之不可得，依然似「亨」（潛）龍之潛伏者，此孟子所謂士窮則獨善其身之謂也。然則吾人之作事也，不亦當如是乎？深修術業，厚積於理，靜觀時變，默察世道，畜堅養銳，以備時需，用之而不喜，舍之而不憂，惟順其道而無所求，恥奔走干祿之敗德，羞諂諛權貴之喪行，合則進，否則退，超然於物外，無所往而不樂者，非孔子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之意乎？

真樂在良心上發現，道不明則無真樂。兒童之嬉戲，少年之放蕩，皆決不可行者，文

能務其大者遠者可與言道

第四十八章 憂則違之說

李興傑

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孔子
之去魯衛孟子
之去齊梁皆見
機而作也

伯夷太公猶且
辟紂無道則隱
自是正義

察从夕不从夕

人之處世也。亦各行其志。何憂之有焉。事之當爲者而爲。不宜爲者亦可冒然爲乎。不
過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當止。行止既得其宜。而遇事亦得其所。庶可寡尤寡悔。不
至貽害身心而傷我大道也。然亦有不得已者焉。昔比干不忍目覩夫紂之暴虐塗炭
小民。所以強諫直言。卒罹殺身之禍。孔子存撥亂反正之心。抱濟世經邦之略。欲力挽
時局。還我生民之天福。無如於時未遇。抱道未展。鬱鬱終身。常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
則隱之言。此豈其初心也哉。抑亦以不得已之心而發揮其不平之志耳。憂何如乎。然
而不顧死生。不辭艱苦者。非不知憂則違之之道也。以其憂民如子。視民如傷。不忍坐
視。而不顧也。且憂則違之道。久之最易生退縮之心。否則易罹殺身之禍矣。然則何爲
而可。亦遇事審慎。加以明察。因事「置」(制)宜。因時置宜。隨機應變。進退咸宜。斯亦
遯世之良法。遠禍之善(道)也。自古以不知憂則違之道而亡身敗家者。書不勝書。吾
人其勉之。惟勿爲斯言所悞。則善矣。

時局艱屯。治亂未定。士之進退。尤宜自審。用行舍藏。皆孔顏討論於平日者。文筆明適達意。

第四十九章 居上不驕說

楊士煒

自古以至今日。其足以亡身而敗事者。孰甚於驕乎。小白自矜。叛者九國。屈瑕輕敵。卒以殺身。雖事之大小不齊。而其所以致敗者。則一也。易曰。居上位而不驕。旨哉言乎。夫天地之大。萬事之繁。非一人之所得私也。我有之人。亦可有之。我能之人。亦可能之。奈何以一朝之威。一技之長。而遂趾高氣揚。以驕世乎。且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有過而不驕。庶幾可改。苦驕矜自用。是己而非人。則雖有殺身亡國之虞。終難自覺。而欲改過自新。能乎否耶。昔伯禽之就封於魯也。周公戒之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患不能。今子之魯。慎毋以國驕人。夫周公之位宰相也。其德聖人也。以宰相之權。聖人之德。尚不敢稍存驕傲之心。況吾輩庸庸碌碌。虛心求進。且懼弗成。又何恃而驕人哉。且書不云乎。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彼世俗之人。有不忌賢而妬能者。歟。即閭修厥德。韜晦聲聞。猶恐見譏於世。倘自矜其能。自伐其德。而欲免世人之怨。不亦

孫徵君闇修以
澹聲聞可深長
思也

難乎。宋（王）荆公之變法也。兢兢業業。經緯萬端。然身敗名裂。卒以無功。夫荆公之心。非不忠。而法非不善也。使其爲相之際。日與歐陽司馬諸人。徐圖國事。則事無不成。功無不建。而乃一旦見寵。遂肆其所爲。視舉世之人。一若無用。事類功敗。非自招耶。爲政如此。求學亦然。夫學問無窮。而光陰有限。以有限之光陰。求無窮之學問。雖刻勵自勉。猶不能希聖希賢。况驕矜而自足乎。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孔子聖人也。而猶不肯自矜其能者。誠以月盈則虧。水盈則溢。人驕則心亦盈矣。其患何異於水與月乎。且天下事理如彼其繁也。聖人所不知。未必非愚人之所知。愚人之所能。未必非聖人之所不能。試聚千萬人於市井（都）會集之中。取其所長。人必有一善。聚千萬人之所善。而採之。則事可成矣。人必有一見。聚千萬人之所見。而用之。則理可明矣。又烏得以一己之善。一己之見。而驕天下之人哉。乃世之在位者。一旦得志。旌旗導前。騎卒擁後。仰首伸眉。幾視天下爲無人。甚至偶有所知。遂自誇於稠人廣衆之中。曰。我縉紳也。我學士也。一若天地之大。曾不能容其身者。其不自量也甚矣。夫永叔工文章。而好談政事。君謨善政事。而反論文章。豈有他哉。不誇其能耳。彼號

今之淺人如此

見理益深
文意益進

爲。縉。紳。學。『員』(士)者。果。能。如。二。子。之。賢。歟。二。子。猶。不。肯。自。矜。况。不。如。二。子。者。乎。且。今。日。世。界。交。通。人。民。平。等。初。無。上。下。之。分。也。果。能。正。心。而。誠。意。以。天。地。爲。師。萬。物。爲。友。則。彼。日。暮。之。榮。不。過。浮。雲。而。已。何。足。驕。己。之。心。哉。雖。然。驕。矜。不。可。也。隨。俗。而。諂。諛。亦。不。可。也。彼。釋。之。結。襪。丁。渭。拂。鬚。名。爲。不。驕。實。則。諂。媚。又。安。能。『色』(免)後。世。之。譏。乎。

黜華崇實。躁釋矜平。

第五十章 在下不憂說

蔡雲章

江。始。於。源。樹。基。於。根。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此。一。定。之。理。必。然。之。勢。也。若。源。微。矣。日。日。浚。之。永。流。不。涸。可。成。江。川。有。何。憂。哉。若。根。小。矣。日。日。灌。之。『加』(祇)勤。不。惰。可。成。合。抱。之。幹。有。何。憂。哉。行。萬。里。之。途。一。日。不。懈。百。日。可。達。有。何。患。乎。登。百。丈。之。峯。拾。級。而。上。終。可。達。巔。有。何。患。乎。人。之。爲。學。也。亦。然。昔。者。顏。子。爲。學。簞。食。瓢。飲。處。陋。巷。人。不。堪。其。憂。終。則。爲。聖。賢。也。今。世。之。得。志。者。處。繁。華。之。區。乘。肥。馬。衣。輕。裘。吾。又。何。憂。乎。苟。刻。心。求。學。孜孜。矻。矻。琢。磨。砥。礪。遇。難。不。畏。志。堅。不。撓。百。折。不。回。與。日。月。爭。明。希。聖。希。賢。有。何。患。其。弗。成。者。哉。故。易。曰。在。下。位。而。不。憂。豈。非。然。哉。然。則。有。極。難。之。事。畏。難。而。弗。爲。卒。能。有。成。

顏回之樂與莘
野渭濱一致

李白處不得意
事頗曠達另是
一派

效乎。然在下不憂。日日栖栖。無所事事。虛度光陰。至於老死。而事卒未能成就。其又何怪也歟。語云。有志者事竟成。此無志之故耳。苟人而有志。欲爲聖賢。則爲聖賢矣。昔者。李白讀書山中。非在下耶。立志爲詩。苦心求之。後遂成名。與杜甫並列詩家。使其畏難莫爲。豈能列於詩家哉。噫。君子不患乎在下。而憂其無志耳。苟能有志。即爲聖爲賢。亦不難也。荀子曰。鍤而不舍。金石可鏤。語云。水滴石穿。繩鋸木斷。立志若此。雖挾泰山以超北海。有何憂哉。且今之爲學者。果能不憂在下。而憂學問不成。道德不高。抱〔存〕此〔之〕心。立此〔之〕志。今雖在下。又安知後日之不在上耶。

立志淡泊。可與言道。

第五十一章 遜世无悶說

徐時泰

大丈夫之處於世也。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大展儒術之效。共見「王」〔治〕道之成。利澤施於人。令名著於時。使四萬萬同胞各得其所。而置全國於泰山之安者。此得志於當時者之所爲也。樂則行之。誠無疑矣。天下之士。豈盡如是哉。懷抱瑰奇磊落之才。而卒不能行其道於萬一者。不知幾人焉。蓋士方窮時。宜潛龍伏處。勿生誹謗之心。託言詞。

林逋隱西湖以
梅鶴自遣無憤

世嫉俗之言其
庶幾乎

以憤時政。或匿跡山林之間。或埋形湖海之上。達觀世事。等於昨日之花。看破俗情。猶如春前之夢。非義不行。非時不出。甘心於泉石之素。不慕乎鐘鼎之榮。「若是乎」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俛仰自得。起居適安。固非庸愚之士所能爲也。所謂窮則獨善其身者。自古達人傑士莫不皆然。而著在史冊者。若阮籍之猖狂。每途窮而慟泣。若陶潛之樂道。不五斗而歸來。若諸葛之躬耕隴畝。自隱隆中。若陳搏之居華山。百日高臥。若白沙之寧靜。若陶朱之遊湖。若謫永州之子厚。鉅錡潭以修身。若貶黃州之蘇軾。超然於物外。若採薇之夷齊。若單瓢陋巷清風千古之顏回。此數子者。皆非百里之才。懷不世之志。特立獨行。精忠勤敏。抱濟世經邦之能。負經緯之技。以之爲武。則行兵等於孫吳。以之爲文。則運「握」(籌)高於「平何」(蕭曹)。豈無意於天下哉。奈人不知而不用。或用而不隨乎時。以見放。故匿跡銷聲。覓「橫」(衡)門泌水之棲。而不求貪泉之飲。善隨陟降。無所往而不樂。雖讒口囂囂。以身橫被。而處之晏然。此所以高於世人也。「非」(不)然「者。若」好榮而惡辱。卷舒隨時。以至出處之間。不得其正。雖聲名載之竹冊。遺法垂諸萬世。亦不過徼倖於萬一耳。甚非潛龍勿用。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之本義也。非特爲

名節計也。即爲一生之境遇計。人生如白駒之過隙。不百年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并廢。童蒙昏髦。除數十年。而疾病相尋。代者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之壽者。喜笑和平之日。不過五六十。年。況其夭者乎。於其中得志於當時者。固不必論。不得志者。又何必視權門爲可喜之事哉。天下事有可觀者。有可喜。不必怪奇。舉世不得之物。而吾得之。可以解吾憂。若人之食然。粗粟薄粥。皆可以飽。又不必列鼎狼籍。飫饉異味。而始下咽也。知乎此。世之汲汲爲利者。其何圖而較得失於一時哉。夫學者之所師法。至孔孟極矣。而孔子抱悲天憫人之志。往來七十二君之庭。希有所用以行其道。而援人民於水火。不可歸老於杏壇。以垂教。孟子去之齊梁。滕曹之間。而皆見棄於其君。若二子者。匹夫而爲帝王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者也。致抱道無施。歸身巖壑。在之他人。則行吟澤畔。而託諸香草。美人之篇。以諷時政者也。未聞二子有不悅之言。憤世之心。道不行於時。而遺法於後世。此所以爲萬世之師也。所謂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不其然乎。後之人無孔孟之道德文章事業。並足不朽。而汲汲然欲求世之稱著。是自尋憂悶也。奈之何。不及時行樂哉。古詩云。一月主人笑幾回。後之

人胡不大聲急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誠潛龍伏處之義也。

玩易窩中。有真樂趣。朱晦翁所以取遯之象也。

第五十一章 積小高大說

郭大用

貫穿易義左宜
右有

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繫辭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謂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謂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終致何校滅耳之凶。而君子則積德累功。不嫌其小。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不易之定理也。君子之獲餘慶。得成名者。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易升卦之象辭曰。積小以高大。職是之故。且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大。秦始皇自謂德大三皇。功高五帝。其德未必果大。其功未必果高也。蓋自以爲大。自以爲高。則止。吾止也。永無進步之日。何以卒成一簣之功。弗寧惟是。不矜細行者。終累大德。好高務遠者。過猶不及。苟積之以漸。雖小道。必有可觀。迨至日積月累。道大莫容。則皆不見其小。但見其高大。不可企及。而身臨其境者。則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矣。夫豈偶然者哉。晚近以來。所謂君子者。或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或法古非今。

茲事繫於一心

能道出所以然

罕譬曲喻一結
不盡

根據孔教本原
既正可以正人
心息邪說

頌德表功之二人者。一則遠鳴其高。爲梯榮之捷徑。一則盜竊大位。需權術以欺人。及至名敗身辱。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吁可慨也已。何若君子之小心翼翼。不事張大。而道高德重。以致渤海同欽者乎。溯厥由來。則道之高。非遽然而高。德之大。非遽然而大。蓋積漸使然。不期高而高。不期大而大耳。及至果高果大。則前此其小者。亦不見其小矣。其成名而獲餘慶者。尤其末焉者也。又奚足道。嗚呼。世之人除自甘暴棄外。誰不欲其道之高。德之大也。然而求速效。則難。幾高遠安小就。則定。無大志。故人雖欲其高而未必能高。雖冀其大而未必能大。惟君子積小以致之。故高也大也。爲君子所獨能。推而言之。家無積蓄。則必至貧乏。國無積蓄。則不可爲國。況君子之高大。尤不可不積小以致之者乎。

析理明澈。筆亦條達。

第五十二章 神道設教說

佟紹宗

孔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哉。〔乎〕又言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誠哉斯言也。夫以一國之衆。土地之廣。法治所不能及者。必借鬼神之。力以服順之。吾國自太古以來。即有

候不作候
稷不从不

回不從回

穌無才

良心上之裁判
勝於法庭之裁判

神道之說。祭火、祭物、祭獸、祭蛇之民。晝夜跪拜不敢少怠。鬼神之爲力。勝法治遠矣。其後舜常祭天於泰山。周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社稷。秦漢以來。天下統一。設天壇以祭天。置地壇以祭地。清代沿之。唐時有佛教。道教。回教。喇嘛教之流行。佛教尊釋迦。以輪迴爲本。道教始於老子。尙清談。回教始於「新疆」（亞喇伯）喇嘛始於「蒙古」（西藏）皆以靈魂爲要。爲吾國神道設教之始。明時又有天主耶蘇之傳入。尊重天主。演天堂地獄之說。近時民國成立。人事日繁。不（免）惡習。則更必賴神道以感其愚。若宵小之徒。以法治治之則甚易。越法之類。以神道戒之則更易。雖苗獠之民。自惡爲善。亦至易。易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蓋聖人神道設教。補法治之不足。返世人之本性。如吾意欲作惡。而未行之於外。法治所不能治也。而神道能戒之。人無不畏神之戒。令亦無不懼神之力。吾願世界以神道創教。則全球人民皆安其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永無戰爭之舉。永爲善良之世界。神道者。聖人不以刑制使物。以觀感化物也。

孔教卽是神教。是以有祭禮。樂舞儀式。實比耶回佛尤爲完備。其根本仍在心意之

誠正。未有心不正意不誠而對於天無愧也。文意頗有發揮。

第五十四章 七日來復說

魏世忠

新疆過復亭有
一聯云過也如
日月之食復其
見天地之心

陽始生其微今
用陽曆以地球
周天爲年卽從
陽之義

以經訓論時局
數往知來消息
盈虛如示諸掌

是經生別解之
體裁文意亦簡

盛極而衰。屈極而伸。至哉斯言。觀易經七日來復之說。可以知之矣。七日來復者。自姤一陰始生於下。歷遯。而否。而觀。而剝。至坤則純爲陰。陰可謂盛至極矣。而陽則將復來。自姤至陽復來。凡七卦。故曰七日來復。夫陰盛極。陽則復生於下。是盛極而衰也。陽窮極。而復生於下。是屈極而伸也。故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嘻。此可以觀矣。我國自清之季世。割地賠款。屢受外之欺辱。猶陽至窮之時也。自是以後。人民漸有憤怒之心。報復之志。則猶陽之復生於下之時也。所謂屈極而伸者。是也。歐洲各強國兵力。縱橫於世界。盛至極矣。猶陰盛極之時也。因各有不相容之意。戰爭之事。於是乎起。是自取貧弱之道也。則猶陽漸生於下之時。而陰日衰也。況強與強相爭。必至兩強皆弱。而後已。所謂盛極而衰者。是也。陽窮極。七日來復。我國弱極。雖七日不能強。然七年之後。未可知也。歐洲各國。雖不能七日弱。七年之後。亦未可也。嗚呼。雖各國之強弱。不能出七日來復之範圍。所括者可謂廣且大矣。或云。今日之以七日爲一星期。回教以七日爲一禮拜。

繫超妙

其遠源皆出自七日來復亦未可知也。

精理名言要而不繁將來學貫古今此爲初步。

第五十五章 盈不可久說

張召棠

大聲疾呼一鳴驚人

上下千古數語說盡

小有才而未聞大道者如此

阻我意志殞我生命終其身而不自知者其惟盈之一字乎。是則盈也者人生之蠹賊。宜速除之不可須臾（臾）稍緩也。既盈矣未有不驕者也。驕矣其尚可久乎。非不可久也不能久耳。水盈則潰壅極則通一冬一春終而復始其盈虛之數固已昭昭矣。試即古今中外總其大局觀之國家之治亂興亡已演成天理循環之式就無識者言之以爲理固宜然而不知盛極而驕驕則怠怠則國之一切廢弛浸假而一敗不可收拾矣。豈天也哉。設使法文王其命維新之道逕進不已兢兢業業日日維新一日百年長此不怠吾知卽千萬世後必爲世界一極強不弱之古國矣。人之於身也亦然稍有一知半解略得古人之皮毛自以爲成一家之言而誇詡於當世而一班無識之徒又從而附會之覺宇宙之大無能容其一身四海之廣無能容其一足者至讀其言非古人之陳言卽前人之舊意其醜陋不堪之態有已貽笑於人者矣。然卽此而猶不能自節。

學問之道無窮
校訓可深長思
也

功成身退見幾
而作者不至此

斯所謂自棄

也。則意志終於此矣。則殺身之禍不難致矣。不亦大可哀哉。雖欲久其可得而久乎。夫豈有求而爲哉。此豈其初心也哉。抑亦入於迷途而不知自返耳。是以古聖昔賢虛心下士謙遜遇人。其責己也嚴。其責人也寬。視盈之一字爲害人之毒物。恒竭其畢生之精力而排除之。故舜有書帶之功。湯有銘盤之戒。孔子集聖之大成。猶且學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復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其自治之功既深。且切。此其所以爲聖人也。楚屈瑕之伐羅也。旣無克己之能。復乏自省之力。負其伐絞之功。謂彼小羅滅此朝食。以一念之驕。遂罹殺身之禍。事之類此者。筆不勝書。即頃刻之間。稍有自滿之心。無窮之禍即由此而出。則盈之爲害不亦甚可畏乎。乃今人不察竟昧乎此。而青年學子更不知此也。以一二口拾之言道聽而途說。俯視他人不與常人語。自許其高大。毫無顧忌之心。吾不知其能久乎。否也。吾見不盈而不久者有之矣。未見旣盈矣而復能久者也。吾人其速省之。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聖人之道亦不過如是而已。豈聖人有高遠之道哉。苟不然者。不但聖人棄之。天亦棄之。則人人皆將棄之。雖欲久居於世其可得乎。

晨鐘暮鼓。淵乎有聲。

第五十六章 恒久不已說

邢萬年

恒字爲文且於
心是也操存此
心則與天地參
矣

世愈降爲學愈
易古人講學著
書亦不如今日
之易

勤慎有恒四字
爲黑龍江十年
教育之精神今
講學易水仍以
此望諸生

恒久不已者。有恒之謂也。真理之隱現。事業之成敗。胥視乎此。故曰。成功之道。無他在。有恒而已。汽車雖速。中道止焉。耕牛弗間。勢必先之。所謂勤能補拙也。孔子以天縱之資。猶貴時習。管子以王佐之才。且版不息。他則白居易。肘成臄。舌成瘡。疲勞罔恤。邵堯夫。冬不爐。夏不扇。刻勵更殷。觀四子之發明新理。成就事業者。要皆恒久不已。非偶然也。吾黨相與衡量。不啻霄壤。現今又加以西學之浩繁。迥非古昔之易易。若欲達吾日的。而以短晷片刻。胡可得耶。每見夫意志薄弱之士。是是之徒。始固欲有所爲。及觀物理之奧。道德之精。頽然喪矣。即乘一時之意氣。幸不頽喪。而阻力再三。四之不已。亦鮮有不灰心退縮者。若是乎。則日月消磨。生而無益。死而無聞。事之可感。孰甚於是。吾師嘗云。無論事業如何精微。道德如何廣大。精神所至。事無不成。况荀子有金石可鏤之言。諺有水滴石穿之語。信乎其言之不謬也。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修業者其念之哉。第立志宜在

有爲之際。否則年與時馳。意與歲去。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欲立不朽之業。垂諸萬年。取古昔聖賢爲模範。又能遵守師說。德性堅定。文自不浮。

第二篇 修齊總論

人誰無身。自修其身。易事也。人誰無家。自齊其家。亦易事也。身不修。家不齊。不可以爲人人能爲之事。人人應爲之事。人自居於不肯爲之事。何以竟不爲乎。諸生在小學時。已有修身教科書。采日用之要端。繪之圖像。授之作法。用意至爲深切。及中學。修身教科書尤多。采古先聖哲之嘉言懿行。以資模範。泰西之倫理心理哲學。亦旁搜而遠紹。易縣中學第三年級諸生。執易問業。而求諸躬修。異於經生矜言考據義理者。即知即行。其庶幾乎孔子五十學易。可無大過。余四十學易。寡過未能。諸生之過失。尤在少年血氣未定。中可不懼乎。然觀諸生所言。已進乎道矣。努力實行。修養無間。是所企也。

第五十七章 作事謀始說

王樹聲

曾文正公云。莫問收穫。但問耕耘。蓋勸人謀始之謂也。大學之道。首重明新。欲止至善。

文正嘉言最爲
少年修養之矩
度

以大學證大象
深合本校以大
學爲綱大易爲
目之旨

之地。非於明德新民交致其功。不足以探其本而造其極。等量齊觀。則明德新民皆要務。似無彼此之殊也。顧何以傳者以明德爲本。以新民爲末耶。蓋本者根也。末者實也。根不固而實不搖者。吾未之聞也。故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蓋彼之所先者本也。後者末也。不求其本而齊其末。猶之不問耕耘而問收穫。烏可得乎。夫事有終始。有終無始。則昧乎從入之地而進功難。有始無終。則蕩乎歸宿之區而卒業難。豈大學之道而出此。故聖經繼本末。復揭之曰。事有終始。則聖功「王」（民）德。若藝木然。養其萌芽而即植其根株也。如觀水然。相其流泉而即知其濫觴也。天下事未有圖終而不造端於始者。天下事未有謀始而不要極於終者。當次第以求之。曲折以赴之。君子思一終一始。乃穆然於大人之學。未可苟焉從事也。是在灼然而炯其識。識之所到。洞澈終始而後毅然而終。其力力之所守。貞固足以幹事。分識力言之。則有終始。合識力言之。則爲事。乃不曰始終而曰終始。明乎貞下起元。周而復始而安敢稍息厥肩哉。在書曰。安汝止。言終也。又曰。欽厥止。言始也。書之意在人三省之而已。

小學之終。即中學之始。中學之終。即大學之始。大學之終。爲一生任艱鉅之始。貫穿

書義禮義。以證易義。文如環轉。無端無盡。

第五十八章 脩辭立誠說

屈常續

爲學生時羣居
終日尤宜謹慎

妄不從心

登高之法。非一蹴而至於高。必始於卑。卑者所以求高之緣也。行遠之法。非一蹴而至於遠。必始於邇。邇者所以求遠之基也。學聖賢之道。不可以一蹴而至於聖賢。必始於誠。誠者。所以求聖賢之方也。誠之一字。其大矣。程子曰。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誠意交通。言出而人信矣。大凡心志流蕩。招憂納侮。有近慮而無遠謀。其弊在多言。朱子曰。多言則害道。朋友相戲。言粗氣浮。圖一時之快。不顧日後之尤。其弊在雜言。薛文清公曰。雜言最害正理。出言似刀。是非不問。以帷薄之罪。加於人中。蕘之言。出諸口。其弊在惡言。荀子曰。君子口不出惡言。徒尙口實。詞色華藻。曲從苟合。以求諂媚。其弊在巧言。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忘自尊大。出言以誇揚己之善。道人之惡。羣居終日。言語間。僅顯自己。其弊在矜言。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因人小過。而飾成大罪。發人陰伏。卒以敗事。其弊在讒言。朱子曰。讒口交鬪。爲亂之階。梯論人長短。妄是妄非。褒貶古今。遽立議論。其弊在譏評。范文正公謹默口。不言人過。見理不定。無所操執。其辭。

近日官員議員
在酒肆者多矣
亦因器皿之便
此是社會進化
處

閱盡炎涼乃知
作偽之無益

多。屈。而。不。伸。也。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由。此。觀。之。皆。辭。不。修。而。傷。及。誠。也。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修。辭。見。於。事。者。無。一。言。之。不。誠。矣。故。知。言。之。貴。誠。則。多。言。雜。言。惡。言。巧。言。矜。言。讒。言。譏。評。之。言。自。可。藥。矣。宋。魯。宗。道。易。服。飲。仁。和。肆。真。宗。急。召。之。使。者。入。門。移。時。宗。道。始。歸。使。者。謂。上。怪。來。遲。當。以。何。事。對。宗。道。曰。但。以。實。告。使。者。如。其。言。上。問。何。以。私。入。酒。家。對。曰。臣。貧。無。器。皿。酒。肆。具。備。適。有。親。客。遂。邀。之。飲。真。宗。益。嘉。其。誠。實。設。當。時。假。以。他。辭。對。則。謂。之。欺。故。修。其。辭。而。立。其。誠。自。無。取。禍。之。原。逢。凶。變。吉。矣。聖。人。立。言。傳。後。世。宗。其。一。言。師。其。一。語。即。可。行。之。終。身。造。乎。聖。賢。絕。非。難。事。故。聖。人。著。之。於。易。不。必。以。臨。深。淵。履。薄。冰。者。視。之。

誠者自誠。本中庸之道。引伸聖賢名言。斯爲善述。

第五十九章 忠信進德說

田玉恒

天。之。生。人。皆。本。乎。天。性。有。是。性。莫。不。有。忠。信。夫。忠。信。天。理。也。天。下。之。人。之。本。性。也。吾。人。欲。修。身。齊。家。以。聖。賢。自。期。非。本。心。秋。毫。無。僞。則。無。能。濟。孟。子。云。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其。斯。之。謂。歟。可。知。聖。賢。之。所。向。履。忠。蹈。信。不。以。僞。相。欺。行。不。越。準。繩。言。不。入。誕。

一貫之旨在此

萬變不離乎宗

修身之忠信既失于是權詐相

妄。於是聖賢之道。茫乎不知其畔岸。浩乎不知其津涯。非遠深而何也。聖人之言。雖匹夫匹婦。滔滔者天下皆知也。然而求一實踐者。則寥寥「也」(焉)。果能實踐。雖不至爲聖人。亦可成爲君子也。君子者何。忠信是也。孔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夫中心之謂忠。人言無僞之謂信。七十之徒。惟曾子能知其意。其言曰。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此其言純一不雜。粹然進德之語也。如子思衍中庸之緒。子夏盡交友之誠。子張論行政之原。子路重片言之諾。皆各得其一體以底於聖道之全。人之有忠信。猶木之有本。水之有源也。惜近世以來。人心不軌。性質日進於狡滑。道德日「進」(流)於卑下。往往昧己之心。假行忠信之事。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察其本心。利己害人之徒也。求其所以忠而非吾之所謂忠也。求其所以信而非吾之所謂信也。循其末而不思其本。沿其流而不溯其源。非其錮蔽使然哉。孔子之意。以忠者爲萬事萬物之原。舍是則無以宅心也。信者盡人盡己之本。舍是則無以公物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猶曰主忠信。又云。必忠信以得之。吾儕青年。性質未定。最易流動。稍有不慎。墮欺詐中。曷不以忠信推而行之。神而明之。以期聖道至大之全。誠

夸朝秦暮楚人無固志誰復以忠信爲甲冑卽紙幣信用之失已見不忠于國者無以理財矣

歐洲大戰各持一是各忠于國各信于民乃能持久無忠信如袁氏人亦欺之詐之矣

是昌黎原道一流

如是德不期進而自進矣。由是而言。以忠信修身。身無不修。以忠信用人。人無不當。以忠信治兵。兵無不精。以忠信理財。財無不裕。古聖王所以自強者。恃此而已。今舉世不知此。以至於頽敗。遂招歐美之刺激。不知自反其故。以求諸人心。乃徒自歎曰。吾之法制器械。不如彼也。吾之財政兵旅。不如彼也。於是。以法制器械。財政兵旅。爲實。而以忠信。爲虛。以法制器械。財政兵旅。爲有用。遂以忠信。爲無用。法制器械。財政兵旅。備矣。吾不知行此。法制用此。器械者。誰乎。理財。財政用兵者。誰乎。若無忠信。是無人心也。無人心。是無人也。〔既〕無人〔矣〕。法制器械。孰循孰執之。財政兵旅。孰整理之。苟汲汲知法制器械。財政兵旅。而不知〔其〕〔以〕忠信〔者〕〔爲本〕。所謂大惑終身不解者也。

國是不定。時局如棋。正由忠信不孚。有以致之。吾黨潛修以俟時。終以斯文斯道救國也。

第六十章

剛健中正說

李恒升

強勇不屈之謂剛。堅忍不息之謂健。无過不及之謂中。中立不倚之謂正。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似乎剛而不偏於剛。近乎柔而不

見道獨深純乎
其純

孔子之道與天
合其在斯乎

淺人不能見此

居乎柔之迹。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窮則善身。達則兼善天下。若夫「悖入悖出」不屈不撓。衽金革。蹈湯火。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惡聲至。必反之。如子路之死衛難。昭烈之敗於白帝城。皆一時之忿氣。剛有餘。而不加之以和平也。孜孜矻矻。日就月將。如川之流。四時之運。拳拳服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不半塗而廢。不中道而止。惟以達其目的而已。如陶士行之運甕。不斷。趙中令之讀魯論。終其身不倦。然特爲「弋取」功名。利祿起見。非真能健者也。至於見利思義。見危授命。硜硜然守其小信。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吾恐據道依德。不免固滯。若伯夷之清。清過乎中。視天下無一足容之人。柳下惠之和。和過於寬。視天下無一足較之人。至伊尹則五就湯。五就桀。一夫不獲。吾之恥。天下多事。吾之急。似乎得中。然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究不能得乎中之名。獨吾孔子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宜於清。而清不偏於清。宜於和。而和不偏於和。孺悲之拒。拜上之違。從野人而不從。君子似乎剛。而不居乎剛之名。麻「冕」之從。南子之見。佛肸之召。欲往。公山之聘。欲從。似乎諂。而不鄰於諂之迹。所謂大人者。法乎天。見乎事。雖無大人之用。而確有大

人之德。其卦爲乾。爻逢九二。形體雖同。其實則異。有若所謂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非孔子。其誰當之。嗟嗟。世風不古。古道云亡。而藉口於海禁開。萬國通。孔子之道。不適用也。噫。孔子。豈執一隅之人哉。

後生聞道。吾道之後勁。宗聖讀經。以求時中之宜。足以風世。

第六十一章 果行育德說

南永壽

公益重于位置
不患無位患所
以立

人生於世。無不「爲」(營)業以生者。既「以」(營)業(以)爲生。不可不謀一「位置」(公益)欲爲「位置」(公益)則當果行。果行易招怨。育德則怨不生。果行者謀位置之始也。而果行又有得善終與否之分。善終與否以何分。以育德分之。能則善。否則否。如國民之戰鬥。優勝劣敗。強存弱亡。是爲定理。我不果行。以鎗礮施之於彼。彼竟以鎗礮施之於我。是必果行以較強弱之分。雖果行與否如此。必育德以待來之善終。如戰鬥事非個人之關係。其個人若投降我軍。我不必因仇敵少而傷之。彼去戰鬥。我則不必置之死地。如此育德。因我如此。以我之育德感彼之育德。彼亦如此。是育德之效也。昔伯夷叔齊兄弟以育德相感。遂走。其走是果行也。以君之榮。國位之尊。相讓竟走。餓死

諸葛一生只謹
慎兩字

吾黨小子宜以
野哉率爾爲戒

黃克強之善終
未始非表章八
德之功

不顧。吾知其苟無果行之志。育德之心。必不走。享尊榮。其走及被餓死。是果行也。能讓是育德也。三國時西蜀諸葛武侯。以征伐用兵爲常事。其仇敵不爲不多。其事不爲不難。而竟能果行。雖功未成。而名就矣。終得善終。是果行能育德也。拿破崙言何難之有。雖然無難。若不果行。雖易能成乎。拿破崙之勝。因果行而得。其未得善終。是不能育其德之故。如此。是謂能果行。不能育德也。孔子有云。由也果。是言其果行也。未得善終。不育其德之故。吾人若以遂志爲目的。不顧善終與否。果行則可。若欲善終。必育德。而果行。遂得善終。若欲遂志。又欲善終。必果行。而能育德。始可。觀此。則知亘古至今之英雄。偉人。未有不果行。而成其事者。未有不育德。而得善終者。蓋人爲業。成聖成狂。或賢或否。稽諸史冊。猶歷歷在。果行育德。以成名成事。夫果行育德者。高則成高。底則成底。因此身價判焉。品格分焉。豈賦性有不同歟。此君子果行育德也。

能果行。更能育德。不徒爲文。立德立言。必終爲吉人。

第六十二章

懲忿窒慾說

張義明

凡人未有無忿慾者也。然有忿而能懲之。有慾而能窒之。亦猶無之者也。易曰。懲忿窒

小不忍則亂大謀不特修身亦明哲保身之法也

言之深切學生當先受孔子戒

慾。旨哉言也。曾子云。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孔子云。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由是言之。忿者。人之禍首也。吾人宜禁之。懲忿之法。惟在能忍而已。忍者。衆妙之門也。小忍則小益。大忍則大益。暫忍則暫益。久忍則久益。可以化凶爲吉。以有爲無。變大爲小。皆忍之益也。故漢張良。不以納履爲恥。韓信。不以胯下爲辱。而終成莫大之功。名此二人者。辱於一時。名於後世。如非忍。又何爲哉。用以觀之。人必能忍。他人之不能忍者。然後能爲他人之不能爲。有大才者。亦必具大量也。慾者。聲色貨利之總稱也。而其最甚者。莫若色。色者。吾人之損友也。如與之交。則必傷腦力。減精神。『毫』(耗)血脈。大害於身體之營養。故孔子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此僅就色慾而言也。而於色之外。尙有數端焉。如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嗅。四肢之於安逸。此四者。愈縱愈狂。終爲廢子。不獨害於己身。亦妨於其家族也。今已知其敝。則設法以治之。於人則切實勸戒。於己則終日省身。如此庶幾不致有此一端耳。

克己功夫。能言之。尤貴能行之。

第六十三章 遏惡揚善說

萬惡社會足以
陷人於死

聞人過失如聞
父母之名何等
深切

堅以持己。恕以及人。此千古不易之箴銘也。顏淵有克己之功。大舜有揚善之德。君子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重以周。不至罹於不善之地。輕以約。故人樂與爲善。然人生世上。心一也。而所以奪吾心者。百紛華。綺麗繞於前。聲色貨利。隨於後。驕奢淫佚。交於左。放蕩恣肆。亂於右。欲保吾心之良。必先去吾心之害。既去。則心不期良而自良矣。然常人處此。每爲所引。久之。不但不知其爲不善。且視人之不善。所謂但見人過。不見己過。非明於觀人。暗於觀己。少克己之功。無自省之力。遽伯玉之寡過。未能曾子之三省其身。皆遏惡之要道也。至於處人。務求其寬。所謂君子不究人非。人非生知。不能無過。況事理無「究」(窮)而知識精神有限。以有限之知識精神。應無窮之事業。不能不有缺憾。對於人有缺憾。切不可揚。馬援之戒兄子嚴。敦。好議論人之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言人不可揚人之惡也。至於爲學之時。更當常存此心。以今日之學生。卽他日之健將。學問無成。必不能應世。遏惡。所以自修也。揚善。所以導善也。能遏惡。則有責己之功。必不至罹於非禮之地。能揚善。則人樂與處。必不至於人怨。遏惡。揚善。眞處世之要道。大易以君子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言遏惡。揚善。非君子不能也。

行君子之道。斯爲君子。

第六十四章 閑邪存誠說

李玉堂

比例允當

甚矣哉。邪之於人。猶寇（盜）之於城郭。疾（病）之於元氣也。寇臨城郭。而無良將以守之。則軍心惶惑。衆口沸騰。勢必不破城郭。而不止病及元氣。而無良藥以治之。則身體不舒。飲食頓減。勢必不害元氣。而不能不患有邪。特患不能閑其邪。不能閑其邪。則邪浸潰焉。橫肆焉。而人日爲邪所紛。爲邪所誘。爲邪所擾。或東或西。或左或右。微論其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靡不殫我精竭我慮。以冀一遂。嗚呼。於此而欲存誠。是猶城郭之將陷。元氣之將離。而欲其軍心之不惑。衆口之不沸騰。身體得舒。飲食之不減也。其可得乎。吾即閑邪存誠以伸說之。人之初生。性如白玉。一誠而已。豈有他哉。然因外感之交投。則誠漸有所動。誠動猶國之有釁。人之冒風寒也。國有釁則敵侵。人冒風寒則病入。而誠動則邪不易閑矣。人始有邪。頗以爲恥。行之既久。成爲習慣。於是始也好名譽之心。中之繼則好色之心。乘之終至弑父殺兄。無不爲。嗚呼。爲人若此。可不悲哉。方今列強各國。非興則亡。萬不能中處。曾文正云。不爲聖賢。必爲禽獸。邪誠之間。

充類至盡言之
深切

至誠不息合於
天地之道

時局傷心語

誠實則人不忍
欺雖在權詐之
社會不敢易吾
誠也

當亦有然。故人非純誠必爲純邪。未有能久處其間者也。故吾以爲存誠之道。在閑邪。使我心地皎白如玉。乾乾淨淨。邪來而我閑之。邪去而我不慕之。使之無隙可入。而後涵養日深。誠心鞏固。邪不閑而自閑矣。若以邪之小也。不足繞吾志動吾心。偶一行之。亦無害也。於是誠心日削。邪心日長。至誠不能敵邪。則勢如破竹。一去不得復存矣。昔劉備戒其子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蓋恐其日流於邪也。故吾人閑邪。當閑其初。我國自變法以來。物質文明。一日千里。不可謂不速矣。然士風不古。人心日壞。菸酒賭博淫靡。公然行之而不諱。且洋洋自以爲得「己」（意）者多矣。遂至道德淪喪。國基不固。皆由不能閑其邪之故也。使能存其誠以之待人。則人亦必以誠待我。於是天下之大。無不化。四海之內。無不感。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是則國不患無人才。特患人才之不能存其誠。存誠裨益。豈淺鮮哉。

從根本上討論。以立一誠。自無不由衷之言。可期知行合一。

第六十五章 朝乾夕惕說

李觀順

若稽古聖賢。出處係蒼生。窮通關運會。捷非常之功業。熙鴻號於無疆。爲後生者。聞風

一大爲天吾人
知聖人事業爲
希天則順其自
然以學焉而已

貨不作禍

興起。欲與頡頏千載之上。乃闐然無聞。汨滅於戶牖者甚夥。蓋徒震其名。不覲其實也。觀法天之君子。體天行健。爲己標準。天行也。歷晝夜。爲一周。君子學也。度終身。爲一日。恍兮惚兮。終其身於無何有之鄉。非雷霆所能奪。如日月之常經。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所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孔子假年學易。編韋三絕。久而彌篤。所謂好古敏求。不知老之將至者。故其人爲何如人。學爲何如學。無惑與天合。撰而朝乾夕惕之行。艱苦卓絕之操。非尋常賢哲所能躋仰者。吾輩智慧遠不逮前人。而功名富貴聲色禍利之類。一動於中。則心爲之蕩。軼不知返。困苦貧賤憂愁鬱抑之類。一撓於中。則亦爲之跼蹐不安。倘稍失足。盛德「厥」一「虧」重「實」難再補。誠可爲浩歎者。然枸木必待。隱括。烝矯而後直。鈍金必待礪勵而後利。人雖秉朽木糞土之質。能朝乾夕惕。如履虎尾。則千仞宮牆。庸弗得入。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曲肱而枕之。」人不堪其憂。終不改其樂。豈徒然哉。蓋不朝乾則執德不宏。見道不廣。拘墟桎梏矣。不夕惕則理無所守。中無所主。迷惑昏亂。惕而求其放心。所謂省察也。故君子進德修業。修辭立誠。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可上可下。不驕不憂。與時偕行。外物於我何有乎。嗟乎。易之時義大矣。

玩易有得此理
百世不易

北方言易者孫
徵君讀易大旨
最有用南方則
王船山周易大
象解也

君子在下位如
此古人譬以錐
處囊中今則地
雷潛艇皆有時
而發也
甲本植物天然

哉。尙書則志三代略載大事。詩經則博採歌謠。樂亦備焉。禮記則純記制度文物。言褒
貶者則春秋。而談立闡幽者則惟周易。易之爲書。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天道之流行。
人事之推移。莫不寓陰陽消長之機。如復之次。剝言治生於亂也。姤之次。夫明亂生於
治也。未有復而不剝。夫而不姤者。聖人所以貴未然之防也。其終日乾乾。夕惕若者。亦
寓此旨歟。余曩時族伯父雅菴公。以易經教。恨不悉其經緯爲憾事耳。吁。後生不知自
強而徒歎聖人之道不可階。而升孰知人不自勤則自餒。而不學。旣不學。則聖道息。聖
道息矣。此後世所以罕聞性道文章而異學曲學因之狂熾也。夫
勉維家學。用光國學。爲之至易。終身求之而不窮。日月無止境也。

第六十六章

震恐致福說

段維震

謹按易震恐致福之意。於吾人處世變之道。爲唯一之定。則有不可「遺」(移)易者也。
就震言之。一陽始生。故有震動奮發氣象。居二陰之下。一陽孤立而無助。故有恐懼之
勢。震則生。恐而有備。故有致於福。譬如萬物初生。「蒙」(萌)芽發動。時雖有風雨
「浸陵」侵凌。即震動來也。而慮其震動之來。以恐懼自戒。藏於土中。被以堅甲。雖有浸

之保障鐵甲介馬則移爲礦物以衛動物而後有恃無恐

昆陽雷雨八公草木兵家利用者勝帝出乎震今所謂帝國主義吾國帝制雖滅強鄰之帝國主義可不懼乎

文情深摯先由性善立之本

陽明學說從良知下手

陵之患亦安能害其生也。於物如此。於人亦然。吾人處平常境遇。素不慮震動之來。一朝遇變。勢必至驚慌失錯。莫可如何。其不致於禍者。幾希矣。故處震之道。吾人當無時而不戒。懼震動之來。尤宜加謹畏兢兢業業。返躬內省。以戒其心。自足以禦其陵侮。震恐之心。反不爲所震恐。而得以平安。其非致福而何。昔孔子聞迅雷風烈。必變大舜烈風雷雨不迷。周公恐懼流言。三者皆震恐致福之大旨也。後之人能不鑑焉。

言簡義賅。名副其實。

第六十七章 見善則遷說

李雲鵬

身體受之於父母。精神得之於天地。至善之身。亦至善之性也。年齒知識及隨時俱長。而性之善惡亦隨其相習而漸變矣。人不自知也。是故以良知制其情慾而爲善者。所以求其本也。爲惡者。由於外物之所惑而喪其良知也。何以知乎。人之性善也。曰。子不觀夫孺子乎。其良知良能。非學而得之也。其性如絲。然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相習於善。則其善日有所增。月有所益。外物不足動其心。情慾不能移其性矣。何以能之。曰。貴乎自反。蓋以宿無定識。苟不時時自反。必見物則惑。當事則亂。其性雖善。奈不能敵

取鎔經義自鑄
偉詞筆力深透
紙背

二耳重汝聰
二目重汝明

能與道德共存
亡是何等鄭重

其惡何。故吾人當蚤夜以思。求吾身有不善之行乎。如有不善。則亟改之。雖然。改過者。消極之行也。僅求無過。則尙不得爲完人。有如塊然之玉。彼雖無瑕。若謂之爲器。則不可也。蓋美玉無瑕者。猶乎人之性善也。不可使有微疵。以玷之。欲爲有用之器。則必切之。磋之。琢之。磨之。而人之爲善者。亦猶切磋琢磨。以爲有用之人也。人非生而知之者。何者爲善。何者爲惡。又烏得辨之乎。曰。天之予吾人者。厚矣。生日。欲吾能見也。生耳。欲吾有聞也。聞見既久。則是非之辨。愈用而愈明矣。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苟吾確定其志。欲爲善。則誰得而遏之也。故易曰。風雷益。是故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蓋勉人趨善。避惡。如風雷之迅速。則必獲其益也。亦即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之意也。人之一生。所重者。惟道德耳。若見善不遷。則道德必日將淪亡。其人雖生。其實則死矣。而人之性也。本善爲善者。亦不外發揮其本性之善。以擴而大之也。如能時時自反其身。以人爲鑑。不見善。則可。苟見善。則必遷得之。而後已。則爲賢爲聖。豈難也哉。在乎吾人之自勉耳。

貧而樂善。卓自樹立。文筆清超。足見修養有素。

第六十八章 庸言之信說

梁逢春

家訓鄉評習於
爲善是根柢深
厚處

信者人言也。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則信爲人之最要事也明矣。余自幼學於鄉。父兄之教也。首「必以」信。師長之導也。亦以信。即鄉老之規勸。兄弟之論及也。亦必相規以信。信其不可忽也明矣。世界文化日進。交際日繁。所恃者信也。自國家社會。以至個人。其必以信。然人常務於大節而失小操。人亦不戒。己亦以自釋。道德日淪於不覺。一落千丈。易曰庸言之信。可爲師矣。茲將所知。於一人社會國家庸言之信。筆之篇。

一關於吾人之自修 泥大節。弄小操。人之同情。人之所不怪。己之所不修。而巨惡生其中。其生者何。曰習慣。西人謂習慣爲第二天性。所習者所行者也。言「者」行之始。行「者」言之終也。農人終日勤勞。而不覺其苦。士子手「則」不持重「亦」習慣也。終日言皆不信。吾恐其養成習慣而不可變矣。庸者人之所爲。非定例也。言皆以爲庸。則其習慣不日成。則庸言之信。於吾人自修也爲急。養成信之習慣。覺後覺則吾人之所任也。則庸言之信一。

慣造謠者亦習
與性成曲禮幼
子常視毋誑懼
其幼時習染而
終身難改也

商人懸一言堂
以欺人者甚多
甚至北京市上
王麻子之鄰汪
麻子玉麻子之
冒牌亦不之究
大可怪也

股票失信尚在
商人今則國家
紙幣不兌現民
且不信國矣奈
何

二關於個人之交際 宇宙一人能生活乎。曰否。必賴多人之與共。上則保人治安。下則食於人。生活之食物用具。皆以有易無。其喪葬婚姻聚會遊玩皆必言之於人。筆之於書。皆須交之以信。不得以相欺也。中國商人多妄索價洋。妄言成風。實難正誤。即定期宴會亦多失時。其不者相率而鄙之。訕之。不知其所爲。乃道也。是二者西人皆謂中國民風不良。凡我同胞。於個人交際之時。事雖無大小。言雖庸常。皆宜以信。挽前轍之謬。迄後人之途。學生之責也。

三社會之交際 社會者人人相聚而成也。其交際亦必以信。今舉一以觀之。中國自西方文明輸入。亦時有股票。謀實業之進行。而國人每多不信。遂至股票一出。無認購者。合衆公司不能成。一人資本不能給諸事。措（擱）置。此非「何」（他）故。皆人之自爲也。即小商賈亦宜以信。則於實業之進行。公司之成立。言之不可信者一也。

四國家之交涉 環地球而立國。各有一定之土地主權。人民及統治機關。而對於友邦聯絡情誼。訂正條約。於平時則以相親相善。然進化之階級。天演之公理。優勝劣敗。弱肉強食。已爲世界公認。競爭乃進化之現象。大同世界有待將來。其競爭也。必有

近日不但交涉
失信見侮即如
贈勳專使之交
際又失信矣

清將亡信條告
廟而民不信終
於遜位而後已

損喪利權。己之所欲。人之所欲。是以交涉。條約爲文化之效驗。既不能與人並進。必爲人侮笑奴隸。天演之公例也。故凡對於國內主權之所在。皆宜竭力保持。並力擴充。不後人。不下人。一時之不幸。期以後日。不可以一時之不願。忿（逞）一時之怒。不守條約。自由行動。至國交復壞。利權重損。中國人昔不（諳）國際公法。既許人傳教。乃焚教堂。戮公使。八國興師問罪。笑於人。損於人。賠款巨萬。至今國恥未雪。事前可力爭。約後不可犯也。期之以信。一寸之條約。一毫之利權。不爲要。然必以信。勿與人以口柄也。此國際交際。雖庸言。亦宜以信也。

五國之於民。民之於國。國者爲人謀利。關害者也。凡一切有利於民。皆宜竭力提倡。如期實行。前清末葉。四鄰諸國。多君主立憲。加以國權益損。乃要求開國會。言而不行。辛亥之役。悔無及矣。今日民國成立。固無革政之事。然諸事皆宜振興。不宜如國立大學之言。而不行也。民之於國。既享有治安之權利。必有一定之義務。約之當兵納稅而已。權利義務相對待。徵兵之制。列強同行。即中國周漢之時。亦皆徵兵。則吾民於徵兵之制。亦急實行。勿猶如前不欲充兵。不語以信。欺國欺人。至如納稅。則尤吾人之必如

四萬萬餘人歲納四萬萬餘元比昔日已重況龍江小民平均負擔國稅四元尤重於內地也

任公之庸言報善於言矣入政府則不能行易若言行合一乎

期繳納。西人賦稅已至數元。而人皆歡樂繳納。以爲國之經費皆爲吾人。吾人既宜盡納稅之務。此外一切對國之職。皆宜有信。不可有所失也。

上述五端爲世界人民之所宜。爲社會國家之所必須。惟吾學生爲學時代。其對於國家與國家之對於人。則不謀其政。惟以養成信之習慣。而以待於後日。則學生入德之門。亦以備後日之用者也。道之不明久矣。士大夫及學者皆責以大節。而狹及小事。以至學者。類皆養成不法之習慣。庸之可爲。孰不可爲。且以百步笑五十步之言。古有明訓。安可不注於庸言哉。

且所謂庸言者。別有說焉。人之生其初也。草木榛榛。聖人者出。爲之制禮作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悌弟敬。夫婦順。朋友敬。其所言。皆平易近人。聖人有不盡。常人之所能。庸道耳。後之學者。道不之明。遂乃以言行之庸。不知言者行之始。行者言之終。又何庸之足云。則是君子之言也。皆以信。無庸云。今之人以爲庸言。以自寬其行。自肆其言。乃以養成不法之自由言論。其甚者著書立說。亦以庸視視之。羣晏然而不知省矣。如宴會諸事。中人多以爲庸。成不法之行爲。又好談一隅。皆言之不信。且社會國家。一言皆

關重要。則其信也固無待庸之分矣。今之人多失信以避人訕謗。無道無識之人。不知聖人之意。則當起而挽之。不克從以入。則君子不取矣。奈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而畏今之愚人哉。余爲此說。意之不精。言之不善。然亦欲自誓其志而爲庸言之信乎。條條秩秩。時見精采。

第六十九章 庸行之謹說

段景曾

同此耳目同此
心思而有君子
小人之別青年
不可不奮起以
異於小人也

欲木之長。必先培其根。欲流之遠。必先濬其源。根不固。欲木之長。源不深。欲流之遠者。未之聞也。人之謹行亦然。行者有理有欲。謹則所以存理去欲也。大之爲志。小之爲念。無非行。即無弗當。謹也。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爲行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君子懷其爲行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爲謹。而自慊之功密。以行而生志在乎名譽。道德不在乎利祿。而小人以行生志。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其間離合幾微之端。可得而論矣。昔伊川先生曰。凡人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行而知之。但萌於心。起於慮。鬼神亦得而知之。故君子貴於謹行也。行之爲物。謹則爲善。善則愈善。否則爲惡。惡則愈惡。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

慮不作慮

撝不从拿

漢明爲民族發
皇之時代而學
者多謹飭六朝
五代爲民族衰
伏之時代而學
者多放縱

今日學校誤認
活潑二字流爲
叫囂者多能自

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撝罪大而不可解。是皆起於至庸而萌於人之所忽。苟其謹之。何至於此。不觀之水平。涓涓之流至庸也。然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矣。不觀之火乎。星星之燄至庸也。然星星弗滅。足以燎原矣。夫水火不防於庸。其害且不可遏。則人之行於善不善也。亦何獨不然。賈子誼曰。紂損天下。自象箸始。夫象箸豈足以亡天下。蓋謂旣爲象箸。必爲玉杯。爲之不已。必至竭天下之財。縱一己之欲。而天下因之以亡矣。可不懼哉。明賀文忠公曰。先正有言。孝子一舉步不忘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取。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不聞音。積之成貞節。此謂忠孝節廉。皆成於謹庸也。人欲勉爲忠孝節廉。謹毋以小者可忽而不爲矣。夫爲童子時。尤宜謹行加意焉。蓋其智識甚淺。學問亦寡。一啓口而行者多過。故胡氏家訓云。子孫一語一言。不可妄詐。暗室屋漏。不可有欺心。一有之後。雖諄諄其言。誰復信汝。敬汝。俗云。一行有失。百行俱傾。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無一不可行。由是而言。童子不得輕自出言而行也。言不可輕發。事不可輕行。又不妄。議論是非。方合於爲學生者之道何。蓋爲學者。智識漸開。學問漸長。行事言語。

力行自收歛斯
爲大器

桂林張季端學
使嘗書一聯云
行所當行不爲
已甚慎之又慎
未敢即安可爲
後生之法

有世界常識始
可言易

必先存心爲自己想。再存心替人想一想。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乃是第一等學問。圖未就之功。不如保已成之業。悔既往之失。不如防將來之非。豈不是謹行乎。湯文正公曰。人身之外皆天。人心之內亦天。故舉念即與天通。是以君子必謹其行也。惟君子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有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行知之心。謹之又謹。此吾輩青年之要領。而後可以賢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爲外求。而專力於知善知惡。則謹行之旨晦也。自世儒以行事爲內照。而反思乎。則謹行之旨愈晦。要之吾儕爲學生時。宜加勉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庸行既謹。大德自彰。切勿忽目前之庸事。而自矜自伐也。

平近說理。詞旨暢達。

第七十章 學以聚之說

陳雲階

余覽近來之賽會。集天下之貨。各地之土產。陳列於會場之中。五光十色。各張其美。觀覽之人。爭先快覩。實有目接不暇之勢。而各種貨物互相比較。互相競爭。實業因之而進步。商業由之而發達。設非聚各物而考究之。能有是益乎。然則吾人之求學也亦然。

聚專門各師於一堂以講學術取其長也

故易經有云。學以聚之。究其大旨。於賽會之意。一也。按易理以解釋之。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正是君子在野。將在位而未在位也。故君子欲進德修業。必先於學。而求學之道。必聚各事各物。稽古證今。而考究之。以達於格物致知。則天下之理明矣。據意義以解釋之。學以聚之一言。含有博學之意。即如中庸所云。博學之之謂也。然不明示學非博不可者。正是易理之奧妙深微。能貫通古今萬事萬物者也。若明示博學之言。上古之時。學術簡單。學者竭精盡力。尙可達於博。降及於今。世事日見發達。學術亦漸叢雜。以一人之才能智「惠」(慧)必盡求各學洞明於心。賢者尙有所不及。況愚者乎。反使學者有畏難而退。因噎廢食之弊。故易之明示以聚。而不限於博者。皆可就各人之智識才盡力以求之而已。決無賢愚之等差。使學者有畏難而退之弊也。是以學者之求學。當聚各學以求之。缺一種之經驗。即缺一種之知識。固當然。以博學爲宜。而學以聚之一言爲指示求學之方針。指普通而言。不專限於博之理。自昭然明矣。如此則與賽會者之期聚各物完備也何差。是似謂其意一也。

余以爲孔子集大成。善於聚者也。余輯諸生文而存之。亦聚之之意也。既聚之後。諸

生之文。合成一編。則互換智識。其力自厚矣。

第七十一章 問以辨之說

李學枏

意境亦高句法
再求警策

鴻儒碩士。不患「其」(學)業之不成。而患功(修)之或間。亦不患其功之或間。而患其心之苟且偷安。尤忌其夜郎自大。甘終孤陋。夫天地之道無窮。學問之道(亦)無「疆」(窮)。進一境便有一境。閱一程「愈」(又)有一程。而吾人抱庸碌之材。智識有限。倘無自強不息之心。博採羣言。衆志成城。而敷衍從事。欲媲美於古人難矣。孟母訓子。問以廣智。良有以也。然立立。哲理。百家爭鳴。各樹旗幟。則湯犬吠桀。桀犬吠湯。蒼黃廝駁。莫衷一致。易淆聽者之耳目。若胸無成竹。徒隨波逐浪。如水中之鳧。吾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捫燭扣盤。淑慝不知。貽人「齒」(恥)笑之事。將累見不一見矣。易曰問以辨之。「詢」(誠)哉斯言。嗟嗟世道污蔑。人心支離。稍有技藝。半解學業。則攘臂「憤」(奮)舌。高自期「勗」(許)目空一切。夫學然後知不足。吾決知其只止乎斯也。或有欲博己智者。諄諄下問。而衆人羣起笑之。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雖有下問之心。爲喁喁之口。所誹謗。遂竟裹足不前矣。其不待問而知。不辨而自明者。自生民以來。有幾人歟。

勉力求學定非
凡品

以孔子大聖。尙問禮於老聃。「放」(訪)樂於萇弘。而吾人聰明智慧。遠不逮聖賢(之)萬一。則「龙」(龐)然自大者。亦可以少愧矣。雖然。辨其是非。尤爲入道之嚆矢。得道之津梁也。否則雜亂無章。一盤散沙。終無實用焉。

稱引亦多。好問尤宜強記。吾人記憶力不强。宜作讀書記。昔年籌筆軒舊業。即由好問得來。筆之於書者。

第七十一章 勞謙終吉說

王澤潞

古云。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又曰。滿招損。謙受益。自古俊傑之士。其未見於世也。常有坎壈之境。以困其身。危心慮憂。以堅其志。然後能立大節。成偉事。造於大有爲也。若夫介介小才。不用世。則逸樂其身。得高位。則驕溢無度。不知朝花夕落。不待嚴霜之至。而無立足之地矣。觀於此。而嘆夫易所謂勞謙終吉之言。洵萬世不易之理也。勞

不從廩

教育家鍛鍊身心

周孔皆有得於

以。幹其身。練其志。使其才。穩固不拔。謙以持其氣。沈其心。深默其性。而不使之飛揚。其出而用於世。必處置得宜。大節偉事。措之裕如。風雨急而不變其操。霜露凌而不渝其志。憂勞養之於素昔。而謙益以處世事。化凶爲吉。變險爲夷。故曰。有終吉也。孔子聖人。

易者

席不暇煖。周公大賢。吐哺握髮。後世稱之無逾於二人者。豈非勞謙終吉之明證也。嗟呼。自世道之衰。德淆政穢。於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厭蹇以御世。逸豫以樂時。又如蠶尾乞憐於暗室。驕人肆志於通衢。不知素位以博學。徒事逸樂以偷生。得一時之歡。不顧後日之結果。得志則氣焰薰人。落拓則游民敗類。國家之事何依。人生之幸福無望。不獨禍其一身。社會因以腐敗。吾於此而惜易道失傳。中國之道德日敝。風俗永無純樸之可望焉。然尙祈海內魁儒畸士。崛起而闡明之。則將歷千百年而未有已也。推闡詳明。能範諸躬行。終爲善士於天下。萬國交際。無不尙謙也。

第七十二章 以貴下賤說

連鳳翔

句亦能學得易經正文

摹寫世態惟妙惟肖

有人心而後有風俗。有教化而後有人心。夫風俗之偷。人心之變也。人心之變。教化之衰也。古者人心厚而風醇。不覺自進爲君子。厥後人心澆而俗壞。亦不覺流爲小人。然則近世乃古今世運之大關鍵而治亂之大變局也。觀今之在當道。據要津者。初則尾乞憐。吮癰。舐痔於權貴。朝夕夤緣。無微不至。旣而榮顯。則驕心肆意。氣焰熏人。看方丈出入。乘傳地方。供給稍遲。馬上鞭笞。立至甚至瓜葛之親。素舊之友。亦擅作威福。

嘉不作佳

蹂躪鄉愚。民雖不敢言而敢怨於色。則民雖有佳謀佳猷者。則遁於巖穴。獨善己身而。不暇遑入告爾后。計其他乎哉。伏惟。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誠心悅而服也。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周公也。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心。必求諸非道。伊尹之言也。以周公伊尹之聖。身居宰相之尊。猶殷殷然下問。集衆思。廣衆意。益。其所以造豐功偉業。昭垂簡策。而民熙熙樂業。鼓腹而歌者。以能以貴下賤。上下相通而不塞。闕所致耳。觀舜舉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板築之間。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倘無聖君聘。人用之擢之。專心委任之。則不見是而無悶。樂將終身矣。則昇平之世。良善之風。何人甄陶乎。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不我欺也。且懼近來學子。一知半解。輒班門弄斧。目空一切。自以爲天。下事無不能無不知。龜。規。乎其步。方乎其行。略得庸人之讚揚。則魂飛魄散。手舞足蹈。以爲歐韓不足比。先哲不足儔。嗟呼。以顏子之智。尙云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終日吃吃。以有問於無。以實問於虛。奉先師之三人。行必有我師之訓。故其道德學業。爲羣弟子之先聲。况學然後知不足。古有明言。彼等蓋坐井而觀天。非天之小。所見者小也。祈。所望。小有

才者。勿自大自滿。務集衆思而會萃於己身。庶可成名矣。豈獨以貴下賤國家可承平哉。

意境清超。離塵拔俗。

第七十四章 敬以直內說

陳桓永

曲禮首以毋不
敬爲大戒即修
身第一事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人必先疑而後讒入。菌類因腐物而生。奸人由昏君而出。虞公貪求玉劍。因之逐出國境。袁氏欲爲君主。因之喪名亡身。是皆因內有不直之心。有以致之也。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爲吾人修德遠禍之至訓乎。吾人處社會之中。事物紛紜。千變萬化。若無中鵠而正之。將入旋渦之中。有亡身敗家之禍。不亦大可哀乎。然吾輩此時正「置」(值)求學之時。不須計此。此時所計者。正心修身耳。修身之道。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然二者之中。尤以直內爲要。緣先直內而後始能方外。不然。內既不直。方外何有。故吾人當以直內爲先務也。直內之道。首以敬始。敬者。奚如。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動容周旋。皆能中禮。始以修己。繼則安人。終以之安百姓。推己及人。由近及遠。皆源此耳。然此迺盛德之詣。非入德之功。吾人此時所必要之道。首以不存私慾。

要切實做去

絜矩之道卽是
方外之義今人
謂矩形爲方角
爲直角卽包括
幾何圖象

一舉步而不敢苟。規步矩行。隨地皆是。周行如臨（深）履（薄）然。惟恐一失防維。此爲吾人所先爲者也。始則防而得免。中則如朽索之馭馬。不忘明日之天。行之既熟。容不知何以斂。貌不知何以恭。耳目口鼻不知何以端莊嚴肅。是爲純德。是爲至德。是卽所謂與天地參也。繇此觀之。此卽入德之門。入聖之道也。而世人第知小心翼翼。幾以爲齋莊中正。不假修習。而不知十目十指。早「惕」（惕）勵於屋漏旦明。終之自然。皆由始勉強致之也。迺作是說。謹告世人。爲敬以治內者勸。

主敬功夫。少年時要自檢點。庶幾自振。

第七十五章 義以方外說

王樹椿

遵行大義。其外必方。故君子惟義是從。義之爲言。事之宜也。曾子曰。所惡於上。勿以使下。所惡於下。勿以事上。所惡於前。勿以先後。所惡於後。勿以從前。所惡於右。勿以交於左。所惡於左。勿以交於右。此之謂也。義者。萬事之端也。如權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人無義。不能生事。無義。不能成國家。無義。不能寧。王公（政府）不義。則亂法。百姓不義。則亂事。故君子惟義是從也。孔子秉春秋之筆。大義昭彰。孟子遊說諸侯。提倡仁

此等排句不必
調平仄名詞宜
在上爲主格

義聲所樹人心
所歸

義。故爲萬世師表。千載馨香。匹夫匹婦。誰敢謂之不然哉。世道衰微。人心不古。是非顛倒。黑白不分。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寒浞弑帝相。跋扈不臣。楊廣弑文帝。大傷名教。桀紂不義。國破身亡。莽卓不義。萬年遺臭。其所行者不義。何望其外之能方乎。君子處仁以義。行義以禮。夷齊叩馬諫武王。人稱義士。大義所在。君子慷慨而行。文文山正氣之歌。楊忠愍丹心之句。杲卿斷舌。睢陽咬齒。魯仲連義不帝秦。方孝孺死。不草詔。皆稟天地陽剛之氣。特立獨行。未聞有非之者也。是豈一智一能之士。勞形於僥倖之門。奔走於風塵之路。有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長。而自命爲義者所可比也。是以年沿代遠。與日月爭光。浩然之氣。與山川終始。孟子所謂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者也。豈非遵行大義。能方其外者乎。凡天下之事。能得其宜。即能有濟。武王起義。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陳涉亂秦。一倡而天下響應。是皆遵行大義。勢有必至。理有固然。雖抑之必揚。塞之必決。窮之必通。皆必適於義而後已。故禹不能褒鮒。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聖賢不能謂之。謬也。故曰遵行大義。其外必方。君子惟義是從也。獨有是人。行爲不軌。仁義自高。其何

以行之哉。袁氏選爲總統。握兵政大權。宜爲民興利除敝。厚愛羣生。去秕政而定良規。立民國萬年之基礎。乃恢帝制之風。登九五之位。雲南獨立。義士應聲。三次革命。又如辛亥。卒致袁氏死而後已。而袁氏之名。不能免後世詬訾矣。吾願今世之人。遵易之明訓。循義而行。窮則獨擅（善）其身。達則兼擅（善）天下。其爲道易明。其爲教易行。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恭。以之存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遵義而行。不能方其外者。吾未之聞也。

陳義特超。文氣健順。

第七十六章 天地交泰說

張致泰

天地交而萬物生。上下交而其志同。家庭交而事業興。嘗觀陰陽合則雨澤下注。百穀乃能滋長。人民乃能生活。至若霜也。雪也。露也。皆陰陽之作用。無陽則陰不能自立。無陰則陽不能自生。陽天也。陰地也。陰陽合即天地相合也。世間萬物能生存至今者。皆賴天地自然之交泰也。世界各國。誰能出於大氣之外。誰能出於地表而生。不能越乎二者之外。即不能越於天地之範圍。既在天地之間。自然受天地之造化。不然。吾人何。

所謂膏澤下於民者如是

政象須合天地自然之象順逆存亡其效可睹

綸不从人

以有。今日。萬物。何以有。今日。哉。豈非天地交萬物化生之明驗乎。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初率縞項黃馘之民。雖懷抱經綸之才。籌畫之略。冠諸一時。人誰知之。則衆口喁喁。身爲傭耕。安得不老死於草莽之間。闐然無聞。何能流芳百代。烈烈之名。耀於簡策哉。『概率得』（蓋有）聖「德」（人出）禮賢下士。心懷萬邦之志。擢爲己輔。以治理蒼生。故潛龍而變爲見龍矣。於是以才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民生熙熙。即可左右此。上下交之明證也。吾人家庭父子相親。兄弟相和。夫婦和睦。果能循此道。雖貧可富。雖柔必強。其所如是者。以家庭交之所致也。否則與孟子所云。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之說相合。今吾國東則日本稱強。西則歐美窺伺。惜吾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而甘居下等之國。推其源上下不交之故也。然吾人不必以此爲慮。再造共和於洪憲紀元之後。人心思治。否極泰來。苟能乘此時局。上下一致。戮力同心。雖歐美之窺伺。吾無懼焉。而況東鄰區區一島國乎。由是而言。國之強弱。惟吾輩是賴。豈（可）不勉乎哉。

懼不从羽

頗有精思。未能一律。

第七十七章 男正乎外說

劉世斌

自伏羲制嫁娶（之）禮。男女（有）別。厥後人事日紛。女多業家。男多謀外。此易經女正乎內。男正乎外之由來也。世斌曰。內正。由乎外。外正。而內亦隨之。正。內外具正。而後可以正家。正國也。其民間之貞女。因男不能正外。遂失產敗譽者。迺事之常。而不肖之女。因男道德感化。遂能正乎內者。亦往往而有也。夫漢「閭」（呂）氏之禍。在乎惠帝盈。不能正乎外也。唐武氏韋氏之禍。在乎中宗。哲不能正乎外也。清「穆」（德）宗晚年。不能正外。那拉氏垂簾專政。黃鍾毀棄。瓦釜雷鳴。中原鼎沸。國禍民殃。至今尙不能復。嗚呼。男不能正乎外。可懼也。夫然。泰西各國。時有女中堯舜。男女謀業相亞者。何也。近聞女子要求參政權。而軍中亦有女子驍入者。此又何也。蓋無男女內外之別也。而中國向重男輕女。女無智識。漸成分利之習。一家之業。賴男而振。名譽亦恃男而張。故男一不振。女亦隨之泯滅矣。而女豈願乎。既不願之。所以有離婚也。女子離婚。勿怨乎女。怨諸男不能正外也。男可不慎哉。今男女成婚自由。守舊者多訕之。豈非誤哉。女知男能

落落丈夫語

此之謂地道無成

參政之事。美澳有實行者。歐戰亦婦人加入。但視教育如何耳。無教育則男子亦無參政從軍之智力矣。

正外始嫁之。男知女能正內始妻之。豈非宜乎。是事也。人之宜然。古聖賢未常麾之。而騷人墨士訕之可乎。然男何能正乎外也。依孔孟之道而行。則名譽正好。勤儉則家業豐。斯二者。男子正外不可缺也。

義正辭嚴歸宗孔教。

第七十八章 女正乎內說

崔鶴雲

東亞女學宜取
賢母良妻淑女
主義在此

從來乾坤並立。萬物乃能化生。陰陽乃能交泰。無乾則萬物不能生。無坤則萬物不能育。坤何遜於乾哉。易曰。女正乎內。旨哉言乎。女子爲一家之主宰。家庭善否。恒視婦女爲何如。賢婦治家。家必裕。賢婦教子。子必良。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仇氏擇鄰。孟子聲揚後世。周武王得婦人佐之治國。宣王有姜后政事乃勤。樂羊子聽婦之言。孟光齊眉舉案。歐母畫荻。柳母和丸。此皆歷史上光明磊落者也。女正乎內之說。豈不然哉。乃世有此等婦女。不知三從四德。專制閨房。遂至牝雞司晨。致傷女德。漢有呂后之禍。唐受武氏之殃。後世悍婦效尤者。亦比比不絕。每見閭閻之中。惡婦逞強。上虐翁姑。並及夫主者多矣。始則形諸聲色。繼則信口而言。惡乎哉。呼天喚地。披髮「向銀」(若狂)轉目。

殃不作殃

現在學齡兒童
就學過遲正以
女師缺乏所致

以進步之速率
比較女學不後
於男子蓋自無
而有也

簡潔不支

搖頭。投環延頸。謂其能教子治家。吾則未之聞也。今日國體共和。男女平等。外事固有男經營。家事必須女子料理。一家苟有賢婦。則一切之事。男子不必過問。自能順序。且兒童幼時。尤須母教。故今日女子師範。設有保姆一科。蓋有見於斯也。試觀歐西各國之女子。從軍者甚夥。且有爭參政權者。不但正內有餘。即治國亦可。其女子之程度可想見矣。我國之女子。不學無術。靜坐閨房。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徒手坐食。仰男子一人不變「黍」(菽)麥。國事不知。教子不以詩書。治家不以勤儉。其於女正乎。內之訓。不亦大背謬乎。今日女學振興。女子入校者甚夥。苟能教育普及。女子當不讓於男子也。勉之勉之。

宗旨平實。言明且清。

第七十九章 婦人貞吉說

張雨田

易曰。婦人貞吉。善哉言乎。婦人配坤之德。貞節爲一生要務。守身如執玉。豈容稍有微瑕。貞則榮。不貞則辱。貞則流芳百世。否則遺臭萬年。女子之賢者。知三從四德。有冰雪之操。堅貞之節。王凝之妻被牽斷臂。曹令女誓志割鼻。後人稱爲美談。獨世有悍婦。上

不能孝。養翁姑。下不能教訓子女。中不能隨夫而行。始則閨房肆虐。繼則漸及翁姑。幾乎牝雞司晨。鄉里以之爲戒。若望流芳百世。無乃南轅而北轍乎。今夫新學日興。男女平權之說。漸入中國。國中上下以爲口頭禪。其中道德高尚之女子。固不乏人。而學問毫無。徒講自由平等者。亦往往而有也。吾願世間女子。法仇氏之遺風。效歐「割」(母之畫)荻。久則品性自高。女德自善。希聖希賢。亦可望也。女界中人。好自爲之。吾甚馨香祝之矣。

先妣林下老人。所著女子歷史。及發刊婦女雜誌中華婦女界各論。主張婦德綦詳。文能體會經義。亦可挽救時弊。

第八十章 積善餘慶說

魏濟川

學。天理昭昭。雖科學日新。不能離自然界而獨立。

書「有(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詩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天下事。善惡兩途。「認」(任)人自爲。爲善獲福。爲惡得禍。自然之理也。然天下之事理無窮。而人之精神有限。以有限之精神。作無窮之事業。非日積不成。泰山之高。土壤之積。河海之深。始於濫觴。隻腋成裘。自成偉大事業。然究其

慈善事業盡吾
力以經營之欲
存心於濟物於
物必有所濟

一善字是傳家
之寶

始。莫非由積（累）而來。然此積非積惡乃積善也。埋蛇享宰相之榮。救蟻得狀元之選。積金不如積德。積錢不如積福也。三槐積陰。世爲三公。高帝斬蛇。除去害物。後爲天子。爲善不同。而及於人者則一也。孔子教人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廟食百世。血食千秋。積善有慶。良有以也。范仲淹設義田於其鄉。凡其族嫁娶葬喪諸事。悉以金錢助之。每遇饑年。以其儲藏粟米布帛。救人之饑寒。無人不感其恩施。人之深也。於是人多信仰。其所爲。豈非積善之餘慶乎。由此而言。既知善之當爲。何以世人有爲惡者。爲惡者。非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也。然爲惡娛於爲善也。今夫爲惡者。固明知爲善美。雖知爲善而能力其善。於是乎不善之意起。於是乎爲不善之意堅。縱心所爲。理卽蔽於爲。雖鼓舞其善機。而其機已先窒。若不强治之。匡正之。必歸於小人之流矣。爲世人所詬罵。甚至破家亡身。以「（貽）臭萬年。此非爲不善之有殃乎。夫所以受殃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耳。蓋其入之已久。積之愈深也。方能分出善。不善二路。激醒他人。最深者幾微之界。人所難晰。而慶殃之所由起。此處宜要早辨。辨之不早。其肆禍不可勝言。豈（可）不慎（乎）哉。

平淺說理。茲題爲孔教中之果報。是以佛教耶教亦附會之。陳博士煥章有孔教感應篇之箸。即是此意。

第八十一章 自強不息說

任維屏

道本乎天。是以乾象首重自強。爲學說鑄成起。義之人材可觀矣。

班超哥倫布功。未成以前許多。阻力甚於吾人。今日之境遇也。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者。謂非特自強。且有恒也。如四時之運行。江河之不息。孔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韓詩外傳。學而不已。闔棺乃止。殆此意乎。自強爲有恒之起。有恒乃自強之承。二者相輔而行。始克有濟。有恒卽不息之謂。否則巫醫不能爲。況事之大者乎。喜善惡惡。人之同情。自強不息。吾人慣性。未始須臾離乎人也。以紂之非君。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以跖之非人。亦曰何適而無道。豈非其本性歟。物理學。謂物體動者恒動。慣性之定律也。然有時相反者。由受外力而然。實非其真性。人之性如之。每受外力而轉移。此外力外物也。其誘吾人。重於金屬。人之原「姓」(性)輕如羽毛。欲輕以勝重。非有雷霆萬鈞之力。不能。故人不患心不高。而患心不固。不患學不進。而患行不堅。貴能忍。忍則勇。往而直前。此班超之所以定西域。哥倫布之所以發現美洲也。乃恒人之流。安於逸者多。示以自強。曰不能也。旣自強矣。勉以不息。

經訓淵然

西醫亦主張治
心免病法

必「曰我驚純」(中道而廢也)若而人者是曾文正所謂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者也。坐井觀天所見者小。不知古人以有恒爲作聖之基。養生與力學靡非自有恒而得。驚純不足畏也。凡物加倍磨治。尙能變其本質。別生精彩。況人之於事乎。且人心如水。不流則腐。用則活。否則窒。人之作事必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事。自強不息。心不至窒而精神振發。一鼓作氣。欲罷不能。豈不快哉。昔湯之味日丕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彼二王一賢者。孰不知自安佚之爲樂。何爲如彼急急焉。蓋憂世道而悲人窮也。人之於世無論貴賤。既爲國民。卽有倡率一世之責。范文正爲秀才時。以天下安危爲己任。顧亭林所謂匹夫有責是也。況欲自強不息。無他謬巧。常存有餘不盡之氣而已。博覽羣書。熟思廣穫。以求厚積於吾之氣。如善醫者。務養氣。氣實則病去矣。又何有外物之足患哉。所惜者不知齟牙勵志。蓄其氣而長其智耳。夫能自強不息者。無論矣。卽人之能半塗立志求死回生。猶可延年。國若半塗加勵。金丹換骨。亦不難於再作。不然呼吸一過。萬古無輪迴之時。形神一離。千里無再生之我。悠悠一世。有何興味。吾願吾輩爲學者勉之。當軸者慎之。

篤於向學。即是自強。書生雖弱。心雄萬夫。鏗而不舍。終成偉器。

第四篇 治平總論

古昔九州以內萬國並列。於是內修政治。外致和平。今日五洲以內萬國並列。亦應內修政治。外致和平。振民育德。容民畜衆。立國者必以民爲本也。守位曰仁。百官以治。否則湯武革命。順天應人。而政變萬國咸寧。天下文明。是以觀國之光。有世界之觀念。此俯察地理所得也。治曆明時。爲仰觀天文之事。民時必與天時相協。是以治民之道。必合乎天道。平民之心。必合乎天心。明慎用刑。赦過宥罪。利用禦寇。亦如天氣之有肅殺焉。羣龍无首。爲將來之大同世界。無政府。無國家。無種族。凡西人理想之社會主義。不能出大易之範圍。益見吾國聖賢垂爲大經大法。洵爲萬世治平之準則。後生小子。述其崖略。亦不戾於古。不戾於時矣。

第八十一章 振民育德說

楊澤華

一國之中。觀其政之廢興。即知其國之強弱。善政興。則其國必強。善政廢。則其國必弱。善政者。所以保人民之安謐。而免其危患者也。文明之國。興其學校。勸其農桑。凡在政

近日所謂破壞
爲成立之母

生不逢堯舜吾
將奈之何

事範圍之內。無不力爲推行。以期臻於美備。而風從響應。其速於置郵傳命者。豈非德之流行乎。推及蠱卦之義。蓋取敗壞之極。有事營爲之也。象曰。山下有風。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物凋而將更新矣。君子觀世道日非。挽回風俗。振民必先育德也。樹大木者。欲使滋榮。必先培其根。宣大猷者。欲使敷施。必先正其本。所以正萬民。先以正一己其身。正不令而行。蓋有莫之致而致者也。德者。躬行心得之理。在己而不在人。以之正心修身。推而以之及其國。無不以德爲本。堯典曰。克明峻德。舜典曰。玄德升聞。是在爲政者。必先以德明於己。而後方以德化於民也。以德行仁者王。豈虛語哉。不能以德振民者。道德不修。實業不講。納民於無識無知。演其專制之弊。尙申韓之學。惡先王之道。嚴刑峻法。小民畏之如虎。不得已而從之。必不能心悅而誠服。欲知其國之振不振。端視其身之修不修。民豈可以籠絡之哉。昔周文王百里而興。湯七十里而王。一則澤及枯骨。一則仁及禽獸。何嘗以法服之也。世之爲政者。欲使其廢者興。弱者強之。永保其國存。則必振民。養其政源。修己之德化。夫而後事之廢者興焉。國之弱者強焉。况世界大開。五洲萬國。無阻不通。文化蒸蒸日上。此進一尺。彼亦進一尺。勢不相讓。不

皆由道德先亡
教育不興致此

弛

知民爲何物者。印度亡於英。緬甸亡於法。琉球。朝鮮。亡於日。拘守成章。遂演爲柔弱之風。惟中國不醒其迷夢。推原是理。由於爲政者之無德也。西洋諸國。重德育久矣。日本與中國同等耳。豈其國之人民有異歟。抑別有智識加我之上矣。小民無知。導其善而善之。導其惡而惡之。中國之政。無振民之人。即無道德之心也。法人孟德斯鳩。盧騷。憤政府苛虐。專倡平等。民貴之論。其書影響全球。文化超然於世。日本。伊藤。山縣。榎本。陸奧。諸人。出洋以返。心思言論。染爲歐風。人人奮發其精神。稱雄於東亞。中國以日本變法之善。思仿而行之。綜觀大勢。亦所必然。推帝制。倡共和。是先人之機。而總不能脫其情弊。中國特加人一等。吾民之大污點也。有「識」心者。何不斤斤保存其國。改良政治之廢馳。振民育德。庶不失四千年之中國乎。

振筆有勢。發爲德言。

第八十二章 容民畜衆說

楊澤生

秦始皇不知容民之術。重稅斂。嚴刑法。用操切之吏。尙刻深之治。「而」(遂)亡(其)國。商紂不知容民之方。施苛政。徵重稅。取民之脂膏。供一人之揮霍。取民之血汗。供一人

寓兵於民寓兵
於農寓兵於學
一以貫之

山北之民能聚
不散不踐田禾
不擾商市不索
遣散費比他省
民軍害民者爲
優

師旅之師亦同
於師範之師須
有學也

之淫樂。失民心。而國亦亡。然則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民之於國。有密切之關係焉。有不
可須臾之勢焉。取易經師卦容民畜衆之意。蓋容民者。養之教之而已。務本節用。以阜
其財。薄賦輕徭。以節其力。省刑薄斂。以厚其生。再加以軍國民教育。令其素日練習體
操。强健體育。無事則爲士。爲農。爲工。爲商。有事則全國皆兵。人人能戰。兵民合一。並不
增加國家分文之經費。國民分文之担負。如是。國家何有招募兵之費耶。素日養兵之
費耶。遣散兵之費耶。則國民之經濟。自然充足。國家之財政。亦富饒矣。若不教而戰。招
募爲兵。斯兵不過圖區區之餉。以糊其口。無普通之智識。無愛國之熱心。無竭戰之義
務。一日鄰國來侵。則一敗塗地。何異殃民哉。昔德意志寓兵於學。轉弱爲強。日本行軍
國民主義。轉劣成優。稱雄東亞。勾踐事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滅吳國。此皆容民畜
衆之效也。吾國大局艱危之時。外侮日亟之秋。賦稅屢爲民累。軍費重爲民困。若省刑
薄斂。以厚其生。行軍國民教育。以增其識。使人人有愛國之熱心。有自衛之能力。以自
立於競爭之世。將來全國之民。無不受教育。無不能從軍。弱而復強。雪我國恥。揚我國
光。可稱雄於世也。

筆鋒犀利。勁氣內含。

第八十四章 民說无疆說

張汝霖

周易損君權而益民權實開孟子之先

君主猶知重民況民主乎

國祚之休短。天爲之也。亦人爲之也。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抑豈天不欲祚夏殷。而必興商周乎。亦由於桀紂侈而苛征。湯武儉而薄歛。民之所憂樂。卽天之所興廢也。嘗考易益卦之辭。辭曰。損上益下。下卽言其效。曰民說无疆。是民之說懌。一視在上者之自損抑。否則上下交征其利。而國危矣。有國者安可不察乎。然民非畏多取也。蓋攘攘羣生。孰不思護其國。而保其家。設當內憂外患之時。治城繕郭。修甲練兵。馬仗芻糧。取之於民。而還以保民。民且輸將恐後。又何有於不說哉。自非然者。內而土木。外而畋遊。增宮室。益狗馬。取民有用之財。用於無用之地。則民將嫉視如寇讐。敢怒而不敢言。一夫起而九廟墜。身死人手。嬴秦之覆轍。良可鑒也。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非聚天下之財。以奉一人。殆使禦其害而協其居。防其疆而撫其弱。一匡其生耳。隋煬惟不知此。離宮徧天下。錦綺珠玉。狼戾充盈。遂至盜賊蜂起。九宇分崩。及乎唐之太宗。反逆廣之所爲。痛自損抑。內安外攘。興學育才。貞觀之治。千載一時。何其盛耶。觀於此。則知治。

國。無。他。道。焉。若。能。損。於。己。而。益。於。民。則。民。說。無。疆。而。久。安。長。治。矣。其。有。斯。民。之。責。者。勉。哉。

敷宣民義。文氣適達。

第八十五章 民忘其勞說

吳炳麟

君子信而後勞
其民未信則以
爲厲己也。文王
之化行而後民
心歸之。

袁氏天亡而民
勞未息民何以
堪。

古之聖王立法行政（必）以愛民爲心。故民樂之。凡有可樂之事。必使先民樂而後自樂其樂也。文王爲臺爲沼。不日而成。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弗怨。反而樂之。復用美名加於臺沼之上。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是文王知民之困苦。又能與民偕樂也。民雖勞之。是自願也。然而桀紂之才。非不高也。賢臣義士。非不多也。武王一舉。寸地皆非其有也。一民皆非其臣也。甚至自焚死。何其遽「屋」（亡）之速也。是因鹿臺營而民傷於役。鉅橋斂而民傷於財。炮烙行而民傷於法。典刑棄而未見老成。罪惡盈而未見天命。穢德彰而未見馨香。其世之衰。君之暴。勞民如此。當是時也。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仁君。故武王一舉。而商亡也。袁氏在位。大逆民心。而民命不堪。遠則滇黔起義。近則涿易揭竿。是因其勞民之甚也。民非不願勞也。是因在上者。以民之勞。營己之私。而不營。

天下之公故也。辛亥起義。華僑助資。及夫成功。不云己力。而曰義士之功。義士不歸己功。而歸天命。不曰己勞。而曰民之勞。欲使民忘其勞。非普及教育。不能也。若普及教育。大興。人人知書。人人明理。人人愛國。爲國勞。即爲己勞也。爲同胞勞。亦爲己勞也。雖勞。亦不覺勞。亦不云勞。當是時也。欲其不忘勞。豈能乎哉。

立國以民爲本。作文立意。亦以民爲本。文情即見民情。

第八十六章 居賢善俗說

李玉會

易曰。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賢德與俗。君子居之則善之。居賢者以善自淑。善俗者以德及人。居賢與善俗相輔而行。如車之雙輪。鳥之兩翼。彼此關係至爲密切。故賢居則俗必善。俗善則賢必居。曾未見其賢居而俗不善者。亦未見其俗善而賢不居者。是賢以善而居。俗以賢而善也。嘗觀三代以上。鄉無涼德。俗有淳風。何俗之善若是歟。豈非有賢人者。居而被其澤歟。觀夫堯舜愛衆施仁。以惠安民。故黎民於變。百姓昭明。則民皆熙熙皞皞。無不安其居。樂其業。犯上作亂之行。爲不孝不悌之子弟。未得見也。謂君子之德如風。豈不然哉。桀紂無道。荒淫無度。政刑失措。荼毒生民。故民皆憔悴。民皆怨天。

社會教育之力
重於學校如此

觀易象能發揮
盡致

仰不足事父母。俯不足蓄妻子。則民皆願與時日偕亡。欲人情之敦厚。風俗之善良。又奚從而得之乎。所謂上好下甚。誠非虛語。故俗雖善。而所居者無賢。終必流於邪僻。俗雖不淳。而所居之者賢。久必達於良善。由此可知。俗之善惡。無他。在乎賢之居否。是以孔子仕魯。則魯國治。舜漁河濱。而少讓長。自習俗移人。人各自私。人各自利。所謂人情之敦厚。風俗之善良。焉有不日薄一日。時薄一時。江河日下乎。不能淑身。安能淑人。不能淑人。烏能淑世乎。迺知賢以漸而居所止。俗以漸而善所入。其效果非旦夕所能及。漸之卦。艮下巽上。曰居賢。艮止象也。曰善俗。巽入象也。賢者兼之。俗之望也。十步之中。豈無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俗果稱善。亦必有賢者居之。若是乎。賢也。俗也。豈賢者獨善其身。而無以兼善之哉。亦惟以居賢所止。體諸己。以善俗所入。推諸人。恒性無異於聖賢。皆是人也。皆可爲聖。皆可爲賢。故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人無不可自新矣。賢者以善爲人之研慮。居之無疑。爲之不偷。未嘗漫誇於儔類。然仁人孝子之風。往往入於人之寤（寤）寐。深入其景仰。推斯意也。俗雖有不良。賢者居之。行其忠。而革其薄。去其邪。而就其正。不以己

極尋常事抒寫得宜

之賢德自居。而忘乎倫類爲淫亂之俗。興其仁。施其德。去其夸詐之風。而爲儉嗇之俗。教之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有基。勿壞。遷地能良。迨至觀摩既久。將見家修蘭潔。戶薦椒馨。駸駸乎釀爲飲蜡吹豳之俗也。然則風俗之不良無患也。人情之不厚亦無患也。而所患者居之無賢。果有賢人者居之。雖有不良之風俗。而被賢人之德教。必至於父誠其子。兄勉其弟。弟敬其兄。子孝其父。入則待父母。出則親長上。皆相親相愛。相守相望。相生相養。若是乎。而謂風俗之不良善。人情之不敦厚。吾不信也。大道「可」(無)分於古今。同是心也。既同有令德。無不可以誠立矣。賢者以善爲身之宅。居之則安。行之無倦。則俗自無不善矣。

大丈夫當轉移習俗。毋爲習俗所轉移。

第八十七章

守位曰仁說

馬玉堂

天下有勢分之位。亦有性分之位。有有形之仁。亦有無形之仁。惟勢分之位。不慕於中。斯性分之位。乃克盡責。亦惟無形之仁。不使暴棄。斯有形之仁。方不虛生。然而非位自位。仁自仁也。欲無忝厥位。必先完此仁。欲無愧爲仁。必先保其位。分言之爲位。爲仁。合

不仁而得天下
未之有也雖得
之必失之

文能見道

析理精實

財政學公經濟
必以地域團體
為主

而言之道也。易曰守位曰仁。於此可以知聖人矣。夫位者，聖人之大寶也。與生俱來。天之責備。本自非輕微特。安宅正路。賦我甚厚。卽民胞物與之懷。亦納於此位之中。凡天下之可尊可貴者。舍此莫屬。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殆此意歟。然是位也。非天之獨與聖人而不與凡民也。蓋大道爲公。有生同具。特庸庸之輩。人欲紛乘。時榮情利。祿以移其操守。將所謂有貴於己者。有不如牛山之木。旦旦而伐之。失其所以爲美乎。如是理念消。妄念勝。雖具此式飲式食之軀。不過泯焉斯沒。與草木同腐耳。誰猶稱其爲仁哉。是以聖人至誠不欺。舉凡天之與我。而可以獨善兼善者。無不克守厥職。以求無忝爲人。而要非爲仁計也。然實至名歸。自來聲譽。其涵養深也。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曰。天下歸仁。要皆重視性分。以期無負有形之仁耳。非聖人其孰能之。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能自立於性道之中。自無尸位之咎。文特凝重不膚。

第八十八章 聚人曰財說

齊祖譚

國家者。人民聚合之團體也。然欲求團體之固結。必先使國民各盡其才力。以營適應之生活。則財用足而人民庶富。於是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卽

大學言理財學
理極精與易理
吻合

使偶有他變。人心固結。勢力必增。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斷不至土崩瓦解。勢如散沙。置國家弗顧也。孔子繫易而云聚人曰財。請申其說。譬如學校。所以講教育以造才之地也。使無多數之經費。何以有諸般之設備。既無諸般之設備。何以教繁衍之「生」（科學）。他如工廠商店。以及農林各事業。行政各機關。皆非用鉅款。不足以謀振興收實效。然則財也者。實國家興亡之樞紐也。司財政者。可弗慎。諸稽克聚。歛之主。其果未有不失民心致敗亡者。以財聚則民散。故也。博施濟衆之辟。其結果未有不得心致興盛者。以財散則民聚。故也。是以欲國民團聚。不可不節用愛人。以求各業之達。而謀財力之充足。不然。則財何以生耶。人何以聚耶。國亦何以富強耶。今日者。藉新定。庫空如洗。行政費。司法費。呈請提撥。教育費。實業費。均須擘畫。而列強侵侮。盟楚歌。則海陸軍之編練。炮工廠之趕設。航空業之研求。事事需財。迫不及待。且人姦謀。弗顧大局。充兵役。納賦稅。羣反抗。礦產權。選舉權。放棄不取。而同室操戈。勇於私。則雲貴中白骨。兩廣間之失喪。則南北之塗炭。言之痛心。不寒而慄。由斯觀之。非人以生財。非財無以聚人。聚人曰財。誰不謂然。故吾道其所感。而爲是說。

留心財政。家學有本。

第八十九章 百官以治說

方 珏

百官箴不可不
肅

官能任職則不
嫌其多若無事
而設官是殃民
也

上古之世。民智未開。榛榛狉狉。無制度可言也。中古之時。治化漸彰。維維熙熙。而典章於以始。然天地之廣。民生日繁。於是先王知民之不能獨理也。設官以理之。凡天下治亂興亡之幾。民情之厚薄。民俗之盛衰。莫不視夫居官者之得失。官也者。君與民相通之樞紐。而責之最重者也。居官者。若知急民之事。重民之情。而民實受其利。及其弊也。徒知居官之樂。而不知立官之意。遂盡變夫養民之法。而罔恤夫害民之由。民不堪命。反受其害。由斯而論。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於官吏。其責既重。其事復繁。一人之心思。何能獨理。一人之耳目。何能獨察。遂設百官。各守其職。耳司聽。目司視。百官亦猶是耳。夫官曰百官。非以百計之。約以成數而已。職司不雜。諸事始能期美。唐虞之世。建官惟百。周禮畿內設官十四萬有奇。官若是其衆也。官衆則於事未免齟齬。方聖人時。即存神過化。莫之或欺。數世而後。脫有不肖官吏。以愛惡爲是非。以虞詐相傾軋者。其奚以治哉。書契之易。聖人之所以起教於微渺。而防患於未然也。是故百官之治。非聖人朝。

世愈降簿書日
密今日統計表
冊優於古人遠
甚

聚斂者日多而
要政不舉灰志
士之心而速亡
國之痛可悲也

懲而夕勸之也。案有司稽之牘。雖奸黠不能以相蒙。律無不載之條。卽愚懦亦可以謹守。錢穀兵刑。叔季以應故事。聖人精詳焉。而府吏胥徒之屬。不得妄有異同。任胸臆而誤人國家。則庶績於以咸熙。夫書契之爲用大矣。言不能記者。文書以識之。事不能信者。契約以驗之。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無一不恃書契。爲一國之命脈也。設聖人不造書契。昔如鴻蒙之世。人類茫昧。社會交涉。以結繩記事。近如臺灣之生番。秘魯琉球之士人。日本之蝦夷。亞非利加之夫西麻人。伊退耶人。其表思想記語言也。往往結繩刻木。振手足五體以助之。然此等規則。俾能表單簡之思想。記淺近之語言。政治曷能進步哉。今五洲大通。交涉日繁。簿書往來尤多。仍用結繩之制。百官奚能理國家之大事。而便行於民哉。況有書契。百官之功罪可稽。賢者賞。罪者除。使不病於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故書契之爲功大矣。推而言之。民國以來。人多攘臂奮舌。而談富強議增稅務。議量地畝。議製器械。議行印花。議造紙幣。議練海軍。改良法。圖強策。動數千言。然閭閻彫敝。帑藏匱乏。一有交涉。卽不免損威失權者。何哉。豈非以國勢之盛衰。係乎民智。民智之通塞。係乎學術。而西人視爲要務。吾國置若緩圖耶。國勢貧弱。達於極點。民

官局編書位置
冗員不如民間
自由結社

國民教育必以
鄉土爲實用即
重民情也

智缺乏。亦達於極點。欲張國勢。先開民智。欲開民智。先輯民書。如家庭教育之學科書。國民教育之學科書。實業教育之學科書。多多編輯。輔以報紙。實事求是。務期有成。如是而民智不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開通民智。首在輯書。編輯各書。惟賴文字。夫文字者。爲世界各國所最重者也。人民交易之契約。各國輸入之文化。非書契不爲功。是書契一制。人民弗能須臾離也。豈僅稽百官之功罪。而事以治哉。

書籍出板。爲文明導綫。學生爲求學之時。所有心得。必須編集成篇。不可放失。久之自進於著作之林。

第九十章 萬民以察說

冀鍾瑜

立法易。治民難。治一民易。治萬民難。所謂萬民者。非其民以萬計耳。乃極言其衆也。蓋少數之民。隨時調查。逐處參詳。不難別其情之真僞。至於萬民。則心性各異。善惡不同。欲驗其情僞。非詳加考察。不能周知也。欲詳加考察。舍文字而又誰賴乎。夫文字者。所以記民情之曲直。載風俗之善惡。以及表人民之思想。言論者也。故文字日新。文明日著。教育日興。而人民之知識日高。政治日善也。雖天下國家至衆至多之人民。亦如一

元之興由於軍
國民之制其亡
也在無教育

統計必有年度
今年政局數
變奈何

身一家。不煩考核。而姦僞無所容矣。觀於古今中外之歷史。莫不皆然。故孔子贊易曰。萬民以察。誠可謂政治家之言矣。夫所謂國家者。以其有土地人民政事三要素也。土地何以保。人民何以理。在修其政教而已。政教善則土地闢。人民理而國家之根本定。根本既定。則枝葉雖搖。社稷亦不能因之而戕。不然兵力雖強盛一時。然不旋踵而國家即滅。不觀夫昔日之元乎。元起自蒙古。率師征伐。軍威飄忽。似虎似龍。勢如破竹。所至「轍」(輒)靡。聲靈赫濯。一時無兩。數年之間。奄有亞歐之大半。成千古未有之一大帝國。可謂盛哉。然其時爲農則惰。爲工則糶。爲商則拙。國人嬉戲。喇嘛橫征。加之強者流爲盜寇。椎埋作姦。吏不之禁。弱者流爲乞丐。轉死溝壑。官不之恤。八十餘年。兵威漸減。國亦圯墟。悲夫。有識者謂元代地大物博。人民衆多。教化不興。善惡不聞。疾苦不知。民遭其兵燹之害。未受其撫馭之恩。所以誘起人民江山故國之思也。此非萬民之情僞不察。有以釀成之耶。且夫萬民以察者。必自行教化始。絕非一二日所可及也。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已可。三年有成。其成者萬民以察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勝殘去殺者萬民以察也。又曰。王者必世而後仁。其仁者萬民以察也。句踐十

眞平民教育所
以彌天地之憾

扶得東來西又
倒可爲太息

年生聚。十年教訓。以滅強吳。其滅吳者萬民以察也。當其未察也。民有饑饉之象。流離之苦。在上者必畫經界。立溝洫。以開得食之源。設工廠。鑿礦山。以開得利之源。故孔子有富之之言。然後立學校以教之。講仁義以理之。不但普通人民皆受完全之教育。即梗頑之罪人。收之園土嘉石之內。課以課程。導以大義。使其氣質變化。下而至於盲啞聾之輩。收之於聾啞學校。以補天道之闕。彌造物之憾。使人人皆有普通之知識。高尚之道德。故孔子有教之之言。若是者何患戶口不清。風俗不善。萬民之情僞已核。而情已察矣。民之利也。則上爲之興其利。民之害也。則上爲之除其害。民之有所欲及有所求也。則上爲之養其欲而給其求。即朝布一誥。暮下一書。馳民於戰陣之間。民皆樂聽其指揮。而忘其勞也。觀今日常勝之德。及日不沒之英。可想見一般矣。〔後〕〔今〕世之爲政者。則異乎是也。於是矜小惠。立私恩者。以爲政可善矣。而民愈相習爲非。情益難知。立重法。逞非刑者。以爲法可恃矣。而民愈行徼幸。善益難察。若是者。何其謀之左也。亦曾讀易之夬卦否乎。

第九十一章 雲龍風虎說

方熊格

昌黎有言其所
憑依乃其自
爲也

今日所謂主腦
乃能指揮一切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試思立國之道。果何恃乎。亦恃乎土地。人民主權之三要素耳。土地爲我民國之土地。宜思所以保存之。人民爲我民國之人民。宜思所以教育之。至於主權。尤宜上下一心。維持保護。斷不可放棄絲毫。或爲外人所操縱。今幸專制告終。共和再造。元凶天絕。義士功成。凡我國民。無論爲農工。爲商賈。爲仕宦。爲軍人。上自元首。下至平民。皆宜協力同心。各盡厥職。操政柄者。多方化導。勿摧殘民氣。務固結民心。將見教化流行。捷於影響。人才濟濟。百廢皆興。內政日修。外侮自息。土地之範圍。不難推廣。人民之程度。日見增高。俾一國主權。集於強有力中央之政府。政治之進行。有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難者曰。中國積弱。已至極矣。如子所言。不過清快一時之口說。求之事實。付諸夢想而已。不知萬衆一心。何事不濟。精誠所感。金石爲開。以我二萬方里之土地。四萬萬之人民。五族團結。各出所長。安見五千餘年之古國。不能與泰東西文明先進國比隆乎。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卽此意也夫。其卽此意也夫。

意明詞達。文氣蟠起。

胸有全經。乃能以經證經。左右逢原。

俸給有等。所謂既廩稱事也。

政黨內閣各以類進。

第九十一章 施祿及下說

冀宗樞

班祿。詳於王制。司祿。隸於地官。而茲獨言施祿及下者。玩爻觀變。可於易而推勘其義焉。乾爲天。天風姤。蓋謂風雲遇合。龍虎相從也。共天位。治天職。其與食天祿也。不亦宜乎。念樞府自受命以還。僚佐繁矣。興臺衆矣。僕婢多矣。而又有戚族交游。冀分寵榮之餘潤。待哺不乏人。苟不度勢揣情。而顧貿貿然以施之。吾恐豆區釜鐘之少數。不足以供起居服御之急需。枵復從公。下情曷由慰乎。惟按其不齊之階級。以定其必要之薪金。從簡從豐。確有定數。所謂位定後官。官定後祿者。此也。坎爲水。水澤節。水火既濟。蓋上下一心。猶巨魚縱大壑。鴻毛遇順風也。泰山之雲。油然渟然。澤徧天下。况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可不令其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乎。英雄溷跡田間。嘗輟耕而相勉曰。苟富貴勿相忘也。今之赫赫在上者。非我所攀之龍鱗耶。非我所附之鳳翼耶。幽人貞吉。忽焉而大人豹變。宜何等優待。乃能如願相償也。國家詔糈。自有常經。下旣任特別之勤勞。上自施特優之寵異。所謂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者。此也。艮爲山。山水賁。山天大畜。大畜利貞。不家食吉。意謂賢者在位。不食於家。宜食祿於朝也。蓋祿以養臣身。爲耳。

過於練聲調便
近於時文

太平天國之王
洪憲元年之爵
不足以維人心
也

目爲股肱。執掌風塵。務使饗殮之有賴。祿以養臣家。或五口。或八口。仰事俯畜。豈宜衣食之無資。大言受大祿。小言受小祿。自公卿以至庶人在官。皆有常職。以食於上。堂陛之恩孔厚。倉人有畀。庖人有畀。府人庫人。莫不有畀。使臣終身橫來。恐亦無此豐年也。所謂祿以代耕者此也。震爲雷。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意者剛上而柔下。久于其位。天下化成。夫居天下之正位。必立震主之奇勳。故西漢之麟閣。東漢之雲臺。李唐之凌煙。欲彰其功。必圖其形。既圖其形。必降其報。然猶不足以勸有功也。而又益之以封邑。賜之以金錢。以世祿其子孫。彼雍齒何人。漢高封以什方侯。而沙中偶語立止。恩膏下逮。國存與存。國亡與亡。所謂詔爵以德。詔祿以功者。此也。巽爲風。風天小畜。山雷頤。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夫事君敬其事。而後其事。何嘗有自求口實之心。故晏子辭邑。原司辭粟。常袞辭堂封。王曾志不在溫飽。清廉矢志。淡泊盟心。千百年後。史冊增光。得是人以風有位。貪官污吏。有不畏人之笑罵者。其誰也哉。然臣可以廉。自責而君不可以責。臣簠簋不飭之輩。其人豈盡無良。必也賚予從優。陽示以寬宏。即陰消其爭競。此其祿之必得者。良有以也。離爲火。火山旅。火風鼎。鼎食鐘鳴。君子以大烹養賢。位正當也。

今日冗員閒曹
朔飢欲死亦是
戕賊人才

天道人情如此

非然者。或素餐。或素食。不狩不獵。胡庭縣貆。而庭縣鶉。不稼不穡。胡三百廩。而三百困。如鼎折足。覆公餗。是也。夫魚朝恩。特一閹豎小人耳。尙知登堂講易。藉鼎卦。以譏權要。當時聞其說者。怒者何心。笑者又何心也。君子有鑒於斯。勸大臣固重其祿。體羣臣亦忠信重祿矣。坤爲地。地雷復。地澤臨。君子居上臨下。有地澤于臨之象焉。夫祿承于天。曰。是綏祿受于天。曰。是荷下之於上也。戩穀常祝其豐盈。直欲備極三多。歌鴛鴦而綏福。而況上之於下也。有腹心之託焉。有手足之親焉。忍令堂堂廉遠。隔有庚癸之呼乎。縱謂貪位慕祿。臣下原有同情。今旣稱物平施。取不傷廉。此雞豚之所以不察。牛羊之所以不畜也。兌爲澤。澤地萃。澤山咸。咸感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倘惠澤不施。大僚末秩。恐難俱生。感情惟上感下之勞。必厚其祿。以養之下。感上之恩。必盡其忠。以報之。上下相感。故臣雖不言祿。而祿亦無弗及。詩書之美報良多。敢謂世祿之家。鮮克有禮。而遂不錫予。從優也。否則於我乎。夏屋渠。今也。每食無餘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吏治依然。而豐嗇遽變。君子所以戒不承權輿之詩。而想祿不期侈也。夫今者涉易縣。游易校。亦祇居易以俟命。非敢爲干祿計也。然而家修者必

廷獻。實大者自聲宏。經綸素裕。必受當軸之歡迎。故雖不言祿。而祿自在其中矣。
經韻鏗鏘。文情蘇鬯。

第九十二章 利見大人說

李廷臣

士君子得志於
當時必有爲之
先者

幾多抑塞不遇
者在巖穴之間

利見大人者。在下位之賢士。利見上位大德之人。以行其道者也。自古之賢士。有經天
緯地之能。有包容天下之量。終身戚戚之窮。而無所施者。豈非無遇上位有大德之人。
乎。古人云。士「申」(感)知己。豈欺我哉。譬之如良馬也。雖有千里不拔之能。有任重致
遠之才。終死奴隸人之手。而無所稱者。豈非無遇有知馬之人乎。其稱也。必有伯樂遇
之於其時。賢士亦然。其施也。必有大德之人應之於上。是馬利遇伯樂。而不利遇不知
馬之人也。賢士利見上位大德之人。而不利見上位不德之人也。閒嘗讀史。而得所謂
利見大人者。商之伊尹。耕于莘野。周之太公。釣於渭水。當其隱居樂道。非無意于世也。
無遇上位有大德之人也。及其一遇商湯。一遇周文。翼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巨魚。縱大
海。威德加于四海。功名照於一時。至後世。千百年。而不朽。推之後漢之孔明。心乎漢室。
西秦之王猛。心乎東晉。終得人展其才於當世。垂其名於後世。人民被其澤。其如是者。

何哉。豈非上位有大德之人乎。

要言不繁。文義簡易。

第九十四章 繫於苞桑說

李馥枏

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

先睡後醒未爲遲也乃醒時不爲如睡時何耶

巨樹之不畏颶風搖。以其根固也。他國之不敢來侵。以其國強也。故欲樹之不傾。必先培養其根。欲國之不亡。必先鞏固國基。余讀易經。至其亡其亡。繫於苞桑。而感也。感中國土地之廣。物產之饒。而不知自強。以鞏固國基也。夫苞桑樹類根之最多者也。故繫之不畏風之搖。不懼外物之來撼。中國地球之最大國也。鞏固之。不憚他國之來侵。不受他國之凌侮。此固然之理也。惟近世以來。中國不知自強。鞏固邦基。是以遠言之。法割安南。德租膠州。英割香港九龍。日割旅順大連。近言之。則俄經營滿蒙。不遺餘力。英之垂涎西藏。雲南。而日去歲。又迫我二十餘款。法今又佔天津之老西開。然則中國若不加以鞏固。則他國之垂涎我土。誠浸浸乎不可限也。昔曾紀澤謂我國如巨獅。睡而不醒。吾始聞之而疑。不意今誠然也。不但不醒。且任羣蠅姑嘬。若不知也。危乎危乎。可畏哉。可省哉。噫。吾中國禮義之邦。一旦之間。羞與彼鬪。今則養精蓄銳。力精圖治。彼

此即是國家根
本即是國民根
本

犯而我不較。倘力足而國富兵強。睡獅一醒。焉知群蠅不爲猛獅所食也哉。是在吾國籌畫而鞏固之也。況中華之大地。天賦雄國。即他國稍割我土。亦不害也。而我仍爲大國。苟從此振奮一呼。萬衆一心。以圖鞏固國土。則他國雖如何之蠻橫。如何之強大。吾又何畏哉。夫鞏固吾國之道有四。一曰普及教育。廣設學校。教育之不及普及。不可以得人才。學校之不廣設。不可以普及教育。是欲普及教育以得人才。不可以不廣設學校。吾聞外洋諸國之普通智識。非大學畢業。即中學畢業者。此外洋諸國所以強也。而吾國人之普通智識。國民學校畢業者。尙屬無幾。此所以至納稅當兵之義務。往往揭竿反抗。無怪其抗也。乃因素不教也。苟從此普及教育。人人知愛國。知納稅。則國又何患不强哉。二曰籌畫財政。宜減總統之俸。吾聞美國最富之國也。而總統之年俸。不過十五萬元。我國貧且弱。而總統之年俸則四十八萬元。誠宜減之。以充設學之款。況數十年以來。國敝民貧。外債業有千餘萬之鉅。而每收入。又不抵出。財政支絀。在國家已達極點。苟總統勵精圖治。尙儉去奢。提倡教育。廣設學校。則年俸照美國之例可也。誠如是。則國會之人聞之。亦必起慷慨之心。稍減薪俸。由是則學校可設。外債可免。國家可

富。豈非強國之良法。鞏固之善策哉。是在總統省之也。三曰宜振興實業。吾國工商業不知講求。以圖發達。故本國之利多爲外洋所獲。而農業又習於舊。不知改良。而求進步。生齒日繁。糊口爲艱。流離失所。觸目皆是。衣食住無術可謀。在民生尤屬困難。吾國苟從此振興實業。工商發達。則中國所用之物。可不購自外洋。國家之大利。亦可免外出。此亦鞏固國家之最重者也。四曰宜練海陸軍。我國自鎖關主義打破。群雄東首。環伺吾隙。而爲攘我土地。侵我權力之謀。由是疆域日蹙。國權日損。皆以民氣孱弱。兵力單薄而來。此等重大恥辱。宜力圖報「服」(復)以求強盛。然欲圖報「服」(復)而謀強盛。則不可不重海陸兩軍。吾國舊日招募(募)之兵。皆無業遊民。不過借爲兵以糊口耳。至於臨陣忠國。而樂死於「殺」(沙)場者鮮矣。而國家對於兵死則死。亡則亡。至於死者而重獎。勝者而大賞。則又不重也。此所以爲兵者。臨戰而不勇也。然則必如何而後可。凡充兵者。必由學校畢業。始可准充軍。及充軍之後。凡戰而亡者。及戰而得勝者。必重獎之。以鼓其心。以悅民之相繼。而樂爲兵。由是則軍氣庶可振。國家庶可強。否則。吾國之兵。將不堪言矣。嗚呼。吾國正當危亡之秋。苟當路之人。得吾說而存焉。則數年

後。或數十年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勿曰。堂堂中華。一旦豈能亡哉。而不知易云。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也。是持危定傾。猶當慄慄恐懼。而不亡危也。况中華正傾之際。何不速爲。而鞏固之也。

救國有術。亦甚易易。默觀近時社會人心。有明知而不肯爲者。則國中最大危機也。

第九十五章 湯武革命說

趙其昌

今之妄言四次
革命者何以已
乎

一國之起。必有一國之鴻謨駿烈。新耳目而定從違。不第利盡興。弊盡革。卽山林泉石。氣象亦爲之一新。不第政皆善。法皆宜。卽天地山川。精神亦爲之生色。何也。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業奏昇平。而治臻上理也。昔湯武之革命。非湯武之志也。湯武之不得已也。夫君子之事君也。莫不欲致君堯舜。故桀爲不道。殺諫臣。沉酒色。滅德作威。毒流下國。而湯猶不忍以一矢以加遺也。且又進伊尹以輔之。桀怙終不悛。湯亦無可如何耳。而豈有一毫私心於其間哉。若紂之罪甚於桀者也。斲朝涉之脛。破（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痛毒四海。種種不道。言之傷心。而武亦不忍遽興弔伐之師也。於是觀兵孟津。而冀其一悟也。假使桀能遷善。紂能悔過。則湯無割夏之舉。武無翦商之事。君臣之義。永

孟子提出救民之義。即順乎天應乎人也。

今則革命一次。民窮一次。物價高翔一次。奈何。

昭著於人間。豈非湯武之所深幸哉。而（乃）桀紂終執所迷而不悟也。則湯武伐暴救民。爲民請命。固不得已而始有革命之舉也。是故揖讓之天下。忽變爲革命之天下。論者謂湯武之德。不及堯舜遠矣。抑知湯武之革命。猶是堯舜之揖讓也。其事雖異。其心則同。堯舜以愛民爲心。湯武亦以愛民爲心。有愛民之心。不得。不行愛民之事。事處其常。無革命而有揖讓。事逢其變。則不得。不易揖讓而爲革命矣。何則。天生斯民。即愛斯民。斷不容一二人之暴厲殘億萬姓之生靈。特不遇其人。天亦無可如何耳。桀紂之朝。暴虐（虐）已極。天特假手於湯武。以興南巢牧野之師。而湯武不過恭行天罰。順其愛民之心而已。何常有意於天下哉。乃後世之革命者。有革命之名。無革命之實。湯武之革命。能誅其國賊。安其民心。今之爲革命者。革法律。革制度。革衣服。以至東西各國。逞其侵陵。疲敝中國。烽煙外逼。上下交紉。戰守兩難。以拊中國之脊。而扼其吭矣。可不再求抵敵之道。而善於革乎。

最新之事業。仍前古之陳迹。名爲民國。而民困益烈。何以救之。

第九十六章

安不忘危說

張文海

兢

史蹟昭然證據
詳實

人生之境域。皆樂安逸。而惡危亡。吾常見處危時立偉功成大業。未更處安時而成者也。昔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豈不然哉。又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然處於安樂。未必盡死者。何也。蓋身雖處安樂之境。而其心不啻處憂患之時。兢兢業業。旦夕不忘。故孔子贊易曰。安不忘危。誠不亡者之龜鑑也。曠覽古今之定大略。戡大難者。未有不由安不忘危而來也。穆公素服郊迎。卒雪國恥。夫差使人庭呼。卒報殺父之仇。勾踐臥薪嘗胆。卒洗臣妾之辱。皆由安不忘危而興。反此則敗也。即已成之事業。苟心忘其危。而安於安樂。則勵精圖治之心退。而放縱自恣之心生。不與羣僚圖治。化日與僕妾溺晏安。驕心一萌。烈於猛火。森不可禦。滅恩背義。殺戮暴斂。無所不爲。必至天下鼎沸。諸事瓦解。前功盡棄。甚至破產亡身。其禍可勝言哉。彼如漢高帝與唐明皇。高帝本沛邑之布衣。見秦鹿未逐。楚猴正強。奮迹寒微。戰不五年。奄有四海。除暴秦滅楚項而成帝業。及天下大定。無干戈擾攘。自以爲高枕無憂矣。不知冒頓之困。呂后之禍。接踵而生焉。明皇一公子耳。日不忍視韋后之淫亂。起兵討之。誅韋后。族韋氏。天下大安。亦自以爲高枕無憂矣。不知安祿山之變。兩京皆陷。皇屋蒙

即物窮理推闡
詳明

塵焉。此二人之事。如出一轍。豈皆勇武於前。而柔懦於後歟。曰。非也。其所以成功者。以其處危亂之秋。而不求其安逸也。其敗也。以其處晏安之世。而忘其危故也。不第人事然也。不觀夫蟬鳴於樹乎。自以爲安矣。而不知「蜣」(螳)螂傷其身。「蜣」(螳)螂得蟬。自以爲安矣。而不知黃雀伺其後。黃雀得「蜣」(螳)螂。自以爲安矣。而不知弋者在其側。嗚呼。蟬鳥至微之物也。尙忘危而有禍。況人事乎。況國事乎。夫國家安危之機。相爲倚伏。安之初生。皆由危。亂日久。終日戰鬪。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肝腦塗地。骨肉暴野。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英雄一出。天下歸心。晏安之基。已伏於危。亂之世矣。危之初生。大抵承平日久。而忘其危之苦。上下恬熙。朝野情飢。父老不見兵革。子弟不知稼穡。人心泄泄。謂可萬世太平也。而不知木腐則蠹生。穀陳則蛾出。危亂之萌。已伏於晏安之世矣。由是而言。安者危之母也。危者安之兆也。然危雖由安而生。苟安不忘其危。安與不安有何異耶。吾國大難初平。共和再造。南北融洽。黨見寢消。內無變故。外無兵戎。當此之時。苟能不忘甲午之敗。庚子之辱。吾四萬萬同胞。終日以前進爲念。安知中國不稱雄於世界哉。

國恥紀念。澹焉久忘。俯仰古今。發無數慷慨激昂之致。

第九十七章

存不忘亡說

王樹楷

三代雖君主有
君道得道則存
失其道則亡

秦以驕敗晉以
懼存

三代之君。處全盛之時。履無憂之世。宜若可以放意肆志。行其所欲者。及觀史紀所載。其行事欽謹謙勞。其居心則朝怵夕惕。如大患之將至者。然後嘆前人防患於未然。杜禍於微鮮。吾於是而尤服膺於存不忘亡之一言。爲自古治國者之藥石也。夫禍患隱於忽微。國弱兆於隆盛。前人知其然也。當於禍患未至。國運隆盛之時。常憶及衰亡頹敗之事。極心思之。所以謀國家之鞏固如是。不至淪亡。而方能久享國祚也。書曰。居安思危。既居於安矣。而思及於危。此非過事。憂慮者乎。不知安不思危。則安不可常保。前人之言。若合符節。豈淺學寡聞者。所可管測者哉。當後秦苻堅全勝時。欲伐弱小之晉。帥師八十餘萬。渡江伐晉。自謂投鞭可以塞流。舉足可以滅晉。至淝水一戰。敗北。草木皆兵。望風逃逸。以苻堅之勇。兵甲之衆。伐弱小之晉。乃勝不思敗。存不思亡。遂至一敗塗地。爲天下笑。豈非證歟。嗟呼。後世爲國者。置天下於危亡之地。而猶放意肆志。大患當前。無所顧慮。保旦夕之逸樂。〔餅〕〔酣〕飲於焚薪之上。天下已危。尙不思亡。及至

天下已亡。則存於何有。前代之事紀。比比皆然。吾未嘗不嘆其爲治之道。曾未思及存不忘亡之一言。良可悼也。

今歐美小國獨立者。皆有自立之精神。非倖致也。文亦簡明順適。

第九十八章 治不忘亂說

張文蘭

公羊家有精言
曰天下愈亂春
秋愈治爲處亂
世圖治之法

競

治者昇平和悅之世。而人之所欲也。亂者干戈擾攘之秋。而人之所惡也。易曰治不忘亂。夫以昇平和悅之世。而不忘干戈擾攘之秋。舍人之所欲。存人之所惡。豈圖治安之策。繫國家於苞桑之謀乎。不知天下之事。治亂相循。治者亂之始。亂者治之兆也。內無憂。外無患。府庫充足。人民樂業。此治世也。內閔迭起。外患屢乘。財政困難。人民失所。此亂世也。惟人處治世。易安其樂。而忘其危。遂至驕奢淫侈。紀綱不振。亂即乘之而興焉。此孟子所以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也。若於亂世。弭禍猶恐不贍。奚暇求安佚哉。故其競競業業。不敢稍有懈怠。以求治安。此孟子所謂生於憂患也。由此觀之。人處治世。心易驕侈。處亂世。心常謹慎。於治世而能謹慎。國家有不固者乎。故在否之九五。天地不交。而大人遇則吉也。夫聖人之處世也。危急存亡之時。常靜以鎮之。及事既往。而獨

此理惟開
與之英主
知中

居深念。每有不釋於中者。豈故爲憂慮哉。禍常發於隱微。而患生於人之所不及覺。從容樽俎。隱若寇盜之伺我於微。朝野謳歌。惕然干戈之竊發於後。皆所以消天下之變者也。昧者不察。患至而憂之。患已去而忘之。燕樂未終。而「煙」(烽)煙又起。是誰之咎耶。余嘗覽歷代治亂興亡之由。雖非一端。要不外乎忘亂與否而已。昔者夏禹懸鐘鼓。以求諫於既治。故能媲美堯舜。而開四百年之基業。周公作鷗鴞以防患於未然。故能克武庚而固周邦。少康不忘父仇。而中興桓公。不忘在莒。而稱霸光武。能納馮異。河北之諫。而有天下。諸葛能守立德。白帝之托。而存漢室。古之建大功。立大業。而能固其邦本者。罔不由斯道。而奏功也。不然。知有治而不知有亂。則國家雖能太平於一時。而終不免於亂也。商紂自謂己之有國。猶天之有日。然武王起義。焚於鹿臺。幽王自謂天下治安。焉用干戈。然犬戎作難。死於驪山。此二人者。豈非處治安之世。而忘天下之有亂也。吳王夫差。使卒立於門側。出入而呼父仇。以示不忘。及敗越師。罷門側之卒。忘先人之恥。遂至國破身亡。勾踐自敗於吳後。苦心焦思。臥薪嘗膽。遂滅吳國。而雪會稽之恥。其恥既雪。乃沈於酒色。殺害功臣。而國亦漸衰矣。夫強吳越者。二人也。弱吳越者。亦

持盈保泰自古
為難田單能下
七十二城不能
下一城也

民國以來賞多
罰少遂至於鉅
奸漏網以虐民
為常事

大赦不能加恩
於無罪之人亦

二人也。二人之賢愚。何前後之不同。其若是耶。蓋其未強也。能不忘亂而求治。及其既強也。忘亂而驕耳。然則治不忘亂之一言。豈非天下常治之道乎。

反覆陳明。文筆有縱衡之氣。

第九十九章 赦過宥罪說

張慶霖

昔諸葛武侯有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又曰。治亂世用重典。又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蓋以赦宥者。乃偏枯之物。必不得已。然後可權而行之。使非有旦夕之急。及非常曠典。何可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徒哉。乃易之言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其意何哉。誠以王者之馭世也。既有明罰敕法之典。亦當有赦過宥罪之仁。是立法以齊民。而終有不忍盡法於民者。何則。當國家大難初平之際。上之科條文網。尙未盡頒。小民息肩未及。下之耳目手足。尙靡所措。其相率而罹於法者。非其情之所甚欲。亦其勢之所甚易也。於是有赦而不問之條。宥而從輕之例。即國有常刑。且姑勿論。是豈不知有過不警。雖聖王無以勵世。有罪不誅。雖聖王無以戢暴哉。特以去奸除惡。常時則可。若遇變亂乍殄之餘。瘡痍

非公理

未復之衆。必一一置之理。而重之辟。民將何以立命乎。故與之更始者。大德也。甯失不經者。至仁也。豈意在邀福。而故爲寬大之行乎。乃後世。徒務寬大之美名。每以虞典。眚災肆赦。并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之文。爲藉口。竟以赦爲常典。不僅行於開國之日。即位之初。並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所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抵。傷人者不刑。盜賊及詐。奸犯科者。不詰。於是赦遂爲偏枯之物。長奸之門。無怪奸宄之徒。愈縱愈驕。屢懲不戒也。夫唐虞三代之所謂赦宥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宥之。蓋臨時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也。易曰。赦過宥罪。意即此歟。

能窮盡人情。由於讀史純熟。文自深切著明。

第一百章 明慎用刑說

高士俊

刑通作型。有模
型之意。典刑爲
老成之稱。與師
範之範相同。

聖人治國。莫不有束民之策。刑其最要者也。各國制刑亦最古。吾國刑制。肇於黃帝。一始「（成）於唐堯。詳於周穆王。聖人治民。先之以教。齊之以刑。刑其不服教者。而服教者。則自勉矣。不服教者。亦自新矣。使教進行。無阻而已。聖人或制刑於前。教民於後。教

司法獨立自古
爲然

軍政執法處爲
特別機關陷人
之阱今取銷久
矣

以講明法意。使民知避。用刑即所用愛。刑期。無刑。聖人之本旨也。蘇子瞻曰。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師。將殺人。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天下畏陶掌刑之嚴。而樂堯用刑之寬。非堯與陶之言也。蘇子度之。若是耳。刑作例。取一成而不可變之意。當循法度理而斷之。於用刑之先。持之於旣刑之後。是非曲直。必得其情。當宥即宥。當罪即罪。茲明乎其明。慎乎其慎也。國家以法付有司。而有司即奉斯法以從事。法之出入。民之生殺。係焉。當刑而宥之。當宥而刑之。謂之濫刑。豈非不自檢束之過哉。以堯之聖。而以皋陶爲士師。陶曰。殺之。而堯贊之。陶曰。宥之。而堯附和之。堯之民熙熙然。皞皞然。殺之而不怨。非以皋陶能明刑。而亦能慎刑乎。而後世之不仁。嚴刑峻罰。殺人不厭。去聖人之旨遠矣。商紂之刑酷。而國亡。漢文帝之刑寬。而民樂業。風俗篤厚。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國之治亂興亡。不係用刑之寬酷。而關用刑之當否。寬刑而用之當。則民從。嚴刑而用之失宜。亦不足服民心。此定理也。袁氏欲有中國。而復君主之榮。以爲久常之計。蜚謗有禁。日之死者。不知若干矣。旣而滇省首倡獨立。各省紛紛響應。而袁氏遂蹶。可知嚴刑之不足恃也。後人有鑒於袁氏。而必不蹈其覆軌也。今之論治化者。視國家用刑之寬嚴。

爲判文明野蠻之顯據。亦爲居上位者仁暴之明證。今文明之國有法律。專書。專校。以窮其道。於刑律載之。綦詳。有再訴再審。非常上告。諸條亦效。堯避紂之道也。

此文亦當得明慎二字。當今日新舊過渡之時。舊律既不適用。新律亦未盡適合。朝令夕改。法如牛毛。易於觸犯。可慨矣夫。

第一百一章 利用禦寇說

趙汜海

有備無患在人
民爲正當之防
衛在國家爲武
裝之和平

居於山者。知有猛獸。而設窖穽。高柴緩。居於村者。知有盜賊。而峻垣牆。固扃鑰。則雖有猛獸之爲害。穿窬之爲盜。亦無可如何耳。方今民國賊寇列左右。持兵厲刃相向。屢割我之土地。奪我之權利。取我金錢。傷我人民。又何不思禦寇之道耶。竊觀各國稱雄於世界者。莫不保持海岸。爲自存之計。保守邊疆。爲自衛之謀。噫。我國膠灣失。旅順割。大沽炮臺燬。臨榆關。秦皇島。允外人駐戍。兵海岸之權。誠危險矣。東三省。俄日人極力經營。青海西藏。前年英人復以兵端。重定疆界。內外蒙古。俄人亦極力經營。邊疆之權。尤岌岌矣。夫我國海岸盡失。邊疆將喪。將無駐兵之區。兵無演陣之所。欲以戰爲禦寇。是猶南轅而北轍也。而世之持過激之論者。率謂既不能戰。雖操海權。邊疆以禦寇。亦終

競

無所用哉。不知海岸爲一國之門戶。邊疆爲一國之咽喉。有此權則可以禦寇。無此權則爲寇所制。斯二者勢不兩立。間不容髮。所以有國家者。莫不於本國海岸邊疆。競競焉以擴張其權勢。保守其權利。以求立國於優勝之地位也。吾證諸英日之強者。即能保持海岸。德法之強者。即能保守邊疆。可知禦寇勝於戰也。易經云。利用禦寇。豈欺我哉。豈欺我哉。

中國強時。守在四夷。緬越琉鮮。悉爲外藩。外藩先失。禍始及於邊境。當失外藩時。有所戒備。何致禍至於本國乎。

第一百二章 俯察地理說

楊學浚

地理與各科學
關係至繁是以
列於中小普通
科

中日之役日本
先知我國及朝
鮮地圖是以致
勝

易曰。俯（以）察（於）地理。旨哉言乎。夫天下之事物雖繁。而（無）不關於地理。近之如行路之定向。生活之要需。遠之如種族之強弱。風俗之文野。皆於地理有莫大之關係。倘不能俯而察之。而欲行事之無所阻礙也。不亦難歟。昔元世祖之得天下也。兵威赫赫。遠振亞歐。然卒困於日本者。非不明地勢之過乎。使其伐日之際。於海陸之往來。島「嶼」（嶼）之交錯。瞭如指掌。則其「盛」（勝）也必矣。何至受辱於敵哉。行軍如此。他事

康熙內府圖於
邊地要地有勝
於乾隆一統圖
者

甲午以前日本
人至中國所著
書猶稱觀光紀
遊甲午以後彼
之國光館所陳

亦何獨不然。即以農業而論。我國東北。何以森林最富。我國東南。何以耕稼最宜。土耳其之巴比倫一部。何以農業甲於世界。美利堅之密士失必河。何以物產侔於中華。此皆與地理之關係。而吾人所宜研究者也。奈何世之蠢蠢者。竟於地理一途。閣置而弗講哉。且獨不見盲者之行路乎。忽跌忽仆。幾不知何所措其手足。假使其知何處為險「地」(隘)何處為平野。則必毫無障礙矣。何至有跌仆之患哉。今之不明地理者。盲者之類也。而欲行事建業。無所阻礙。能乎否耶。清聖祖之即位。命外人測中國之地勢。繪為詳圖。其後征伐南北。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雖千里之外。而視之如在目前。卒為清室極盛之時。則地理之益。不亦大乎。方今百學羣興。地理亦為學校所重視。然鄉間腐儒。猶有坐井而談天者。其亦於俯察地理一言。三致意乎。

地理既重實測。不能實測。亦須實地調查。乃有裨益。文意特超。足徵切用。

第一百二章 觀國之光說

李清華

漠視今日擾攘之世界。彈丸奔騰。肝腦塗地。所以釀成若此之殘劇者。豈非各國強弱。文野之不均哉。弱國必觀強國之政治。而後自強。野蠻國必觀文明國之光華。而後文。

者皆我國恥也

西人久居中國
亦漸染華風如
此

獨立精神即是
自治能力

明。而強國之所以強。文明國之所以文明者。皆以其法律完備。教育普及。實業發達者也。我國稱古大文明國。唐虞以來。文化遞進。戰國之時。學術蠡起。哲理法律技術。無不特著一時。兩漢時代。治具粲然。日本慕我之文明。殷勤通問。制度典則。一切倣唐。又遣學士來學中國。當此之時。我國之文明輸入日本者。誠（何）其多也。其他各國。亦莫不觀我之光華。以圖治強。遼金元以外族入主中華。皆舍本國之法。而用中國之法。清起東陲。氣凌一世。入主中華。爲我國所「通」（同）化。此非文化之深。國「光」（學）之高。歟。惜我國富於保守之力。上無進取之政令。下無進取之思想。五千年之久。猶如故也。清中葉以後。海「境」（禁）大開。驟觀歐西文明之粲爛。誠爲我國民所不能思「意」（議）者。外交也。練兵也。製造也。無不日新月異。赫耀當時。商務也。鑛政也。鐵路也。海陸軍也。警察也。教育也。皆精美完備。整然肅然。試一游德美。英法諸國。觀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與政府之關係何如。觀之一省。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市一村一村落。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黨會。一公司。一學校。其治法儼然一國也。乃至觀之一人。其治法亦儼然一國也。今我國時局維艱。強鄰環伺。苟不急求進取。決無以自立於天壤。

覘國者接踵於
道無地無之

春秋大一統之
義終當行於五
洲各國

間。故今日不欲強吾國則已。欲強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所以自強之道。彙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吾之所未及。有心時勢者莫不知取人長以補我短矣。以我古文明國立於今之世界。孜孜進取。復使各國皆觀光於我者。不難焉。爲國者其念之哉。

環球大通。各國相鄰。旬日之間。可遊數國。留學遊歷。正當量力謀之。文有世界常識。筆意不庸。

第一百四章

萬國咸寧說

李肇瀛

天生蒸民而衆爲之國。欲其相安而不相擾也。宜乎雍雍穆穆然矣。而無如其不能者。無聖人出乎天地間耳。聖人者。代天而治民者也。代天而治民之國者也。有蠹民之國者。則誅之。有害民之國者。則除之。民饑而食之。寒而衣之。贍器用而爲之工。通有無而爲之賈。採藥石而防疾疫。製火器以備不虞。惰而率之以政。愚而啓之以教。齊以禮而長其敬。涵以樂而養其和。強梗者。則繩之以刑。仁恕者。則譽之以善。務期民皆道德高尚。知識優長。仰可事「親」上。俯可恤下。相親相愛。相養相生。無往不安。無所不足。各國復菑害相救。文明相益。惟公安是保。公法是遵。有缺也。則相與彌縫。有釁也。則相與糾

善戰國服上刑
連諸侯者次之
大同世界所鄙
棄者也

文明野蠻殺機
未已

合。相須相藉。相助相扶。無事可爭。無時或戰。萬國咸寧。此之謂也。自達爾文說天演公
例。生存之競爭。日烈。俾斯麥倡鐵血主義。世界之殺氣蒸騰。各國無論國體與政體。如
何。凡權利所在。莫不相爭相攘。相傾相軋。陰備陽和。明攻暗算。各施其伎倆之計。各盡
其機械之心。愈出愈奇。憶想莫及。對外則爲國際之戰役。對內則爲黨派之交訐。優者
勝。劣者敗。優者復爲尤優者。敗者多懼。懼則相聚而相保。勝者多驕。驕則相棄而相
陵。以相棄相陵。敵相聚相保。勢亦必敗。是優勝者未必不爲劣。敗者敗。故袁氏雖雄。竟
敗於滇黔革命之軍。俄國雖強。亦曾敗於東洋倭奴之手。使果能勝者永勝不敗。敗者
一敗而不致再敗。亦無怪其相較於勝敗之間也。既遞推遞衍。終歸一敗。又何所取乎。
况天下之人。孰非圓頂方趾。孰非兩手兩足。孰無父母兄弟。孰無夫婦友朋。孰欲相殘
而相害。孰不欲相榮而相安。何苦有用之人才。盡作軍人。以有用之金錢。盡歸軍費。相
見於槍林礮雨。俱死於彈藥硝黃。寡人妻。孤人子。獨人父母。功不補患。一得百失。忍心
害理。同類相殘哉。雖然。天德好生。厭殺不難。否極泰來。千百年後。必有萬國咸寧之一
日也。吾雖不獲身受其福。而樂使天下知也。於是乎說。

說到未來之大同世界。夔乎莫尙。文亦深遠。

第一百五章 治曆明時說

盧鴻齡

曆法爲敬授民
時第一事無曆
法則日月無統
紀是以歷代重
之

聖不作望
堯典中星與月
令不同西人因
之以歲差天自
爲天歲自爲歲
也

明以前用日度
明以後用整度
西法來在明季
已采用矣

物之有端倪者。以端倪叩之物之有形聲者。以形聲求之。惟天地陰陽之變化。叩之以端倪。無端倪之可叩。求之形聲。無形聲之可求。非天生神聖。不能默契於心也。曆者天地陰陽之變化也。太古之人。渾渾噩噩。無曆可紀。至黃帝時。命容成作甲子。是爲作曆之鼻祖。然亦不過粗知紀日耳。而歲功固未嘗詳定也。堯舜始定朔望。閏月之法。月無閏則四時之氣不定。而歲不成。堯時之曆較黃帝時稍密矣。夏建寅。得人之正。是謂人統。商建丑。得地之正。是謂之地統。周建子。得天之正。是謂天統。朱子曰。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然時以作事。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又以告顏子也。今之曆有陰曆陽曆之別。中國舊用之曆名曰陰曆。言以太陰爲準也。現行之曆名曰陽曆。乃以太陽爲準也。然陽曆四年置閏。謂之閏年。閏年則二月爲二十九日。餘均如常。是閏年之多一日。必添入二月之內也。陰曆則三年一閏。五年再閏。無論閏月閏年。蓋皆以人爲紀也。易言治曆明時。古人君體天出治。未有不先。

天時卽係農時
人不失時無異
延年

南北美之戰及
墨西哥之爭總
統共和國亦不
能無戰事是猶
未免於私利也

於授時者也。夫治曆正。所以明時。由遲速以定推遷。由積分以考盈縮。有晦朔弦望之序。有分啓閉之期。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疏者愈見加密。而晦朔不差。寒暑不忒。于是在上者。得以敬天而勸民。在下得因時而可以舉事矣。孔子曰。使民以時。孟子不違農時。大學言生財之道。必曰爲之者疾。夫財何爲。爲何以疾。時迫之也。以此觀之。無論士農工商。未有不順時而起事矣。故君子以治曆而明時也。雖天地渾含乎陰陽之變化。日月星辰之曆象。神妙莫測。精微難窺。然自有曆以時告之。則無端倪者。而端倪可叩。無形聲者。而形聲亦可求。曆乃不虛設於天下也。

一部二十四史。曆法七十餘改。革象昭明。後人恒密於前人也。文有發揮。當進求疇人專業也。

第一百六章 羣龍无首說

孫毓桂

塗炭生民。魚肉百姓。殘害衆生。虐吾同胞。未有甚於龍（戰）之時也。奪我利權。妨我自由。視人民爲奴隸。據土地爲己有。民之財產。欲取則取之。欲奪則奪之。而人民不敢仰天而嘆。俯地而嗟。亦未有甚於有龍之時也。龍之爲民蠹。履霜之漸。非一朝一夕久矣。

智識進道德益
進乃可以成上
治

俄國革命改爲
民主可證

哉。溯中國自戰國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滿清以來。羣龍之害民。罄竹難書。不得皆歸罪於爲龍者之不良。亦不能不歸罪於小民無識無知也。近今以來。民智大開。武漢起義。革鼎爲新龍（旗）不見於中國。自茲始矣。君主帝制不能存於中國。亦自茲始矣。世界愈文明。人民愈進化。思想愈新奇。節度愈高尚。人人相親相愛。無戰爭之虞。視人事即己事。視人之產業與己之無異。君不有官。不用人。自爲治。不待人治。全球一家。不分彼此。大同世界。施行君主。不但中國不見。全球之上亦不能見矣。易曰：羣龍无首。由是可知。中國古人（早立）社會主義（義）大同世界之思想久矣。特人不能步其後塵耳。設使有人（叛成）大同世界（實行）社會主義（義）不自我中國發起乎。

鄧隆極軌可以推測。文氣自警惕非常。

第一百十七章

天下文明說

王福海

太古之人。渾渾然。噩噩然。巢居穴處。茹毛飲血。卉服草衣。人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文字。無學術。故結繩記事。生活簡陋。無法律。無教育。故性情兇暴。弱肉強食。無水陸交通之法。故其民不相往來。自求飽暖。自營巢穴。無文化之可言。其後有聖人出。造宮室。

文明進步實始
於易象

彼善於此則有
之矣

消融國界種界
爭端自泯

教民居處。鑽木取火。教民熟食。制嫁娶。以正婚姻。而知有父子夫婦之義。造文字。以便記載。而學術興矣。立教訓。設刑法。以懲其不率教者。又造耒耜。以興農業。設市廛。以興貿易。則文化遂漸開矣。及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著有周禮爾雅二書。凡禮制。官制。學制。田制。兵制。以及百工之事。一切器用名物。莫不詳備。成周有雍熙泰和之治。而天下已文明矣。夫文明無止境。愈進而愈上。謂某國較某國文明則可。謂某國已造文明之極點則不可。而說者曰。某國半化半野。某國全化。所謂全化者。豈謂其已造文明之極點乎。我未敢信也。今日全世界赴於開明之時矣。凡立國於天地者。無不以增殖國富。爲第一要務。而日以競爭爲心。以殘殺爲事。以戰爭爲常。以平和爲偶。豈好事哉。其生產機關。皆爲武備機關。而設故可。命爲尙武之時也。若就未來者論之。則至於萬國咸寧。而進於羣龍无首。各國人民皆具自治之能力。愛國之精神。凡百事業。用賢任能。人民各盡其職。而少長皆安。富相埒。力相等。各守疆土。而殘殺之事。息焉。於是世界和平。人種皆相融合而成一種。人民不復有非洲之黑奴。美洲之紅種。世界爲一國。全球爲一家。相親。相愛。相友。相信。而造成大同之世界。若今日之所謂法律。所謂競爭。所謂殘。

殺之事者。則不見於世矣。然則人民生活之程度。道德之高尙。知識之優美。較之今日爲何如耶。曰。天下文明而已矣。或謂此文明已達文明之極點。我亦未敢信也。然世界所以能如是之文明者。果何在乎。惟賴普及教育而已矣。故蘇軾曰。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放大眼光。則歐美未足爲文明極軌。新教育家造成未來世界。斯善矣。

附錄龍江秋興八首之一

奎雲

尼邱誕聖獨先知

魯頌王風變雅時

祖述唐虞宣大義

品評韶武有微詞

大同禮運升平世

革命天人順應期

我似潛龍無所用

清秋幕府誦關詩

此詩刊在龍江詩集門人柯璜又刊入宗聖雜誌今易學進階題於篇末以企望未來也

國民六年出版新書

國文淺訓

年前出版

一冊

二角

此編爲林奎雲教授中學講義多發前人所未發導後生以途徑與梁任公國民淺訓齊名蓋二十年前任湖北時務學堂早已爲南海所推許也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實用主義

商用文法

同時出版

一冊

二角五分

是編爲新華商業專門學校本科講義足爲甲乙種商業學校作文之用凡中學及高等小學加課商業注重實用者均可采爲教科書 又有公文法程一冊尤切於公用正在編校

易水文源

前月出版

一冊

六角

是編爲易縣中學諸生課藝一三三四年級以次遞進各存其真教員批改痕迹亦昭然可見每人一題多記述鄉土有裨掌故足爲京畿各中學小學教員學生參考之用

實驗貨幣學

一冊

二角

是編爲新華商業專門學校銀行科講義述歷代幣制各國幣制以實驗於近二十年者凡留心財政及商業均應人手一編字字從實驗得來非翻譯東西洋書籍可比

易水文集

一冊

三角

是編爲林奎騰講學易水所著附有易堂諸子詩文於畿輔一帶教育寔業關係極多文體斟酌古今可爲中學學生習國文之助 又有易水唱歌集爲易縣各校之校歌尤足喚起國民精神

易縣志

一冊

一元

是編爲易縣連德純撰取地志最新體裁改革近代縣志之陋習可爲教科可資參考地質博物皆延聘專門勘探地圖道里均由實地調查爲大中華地理志中之善本別有易縣博物志尤切於實業

民國五年教育日記

一冊

八角

民國五年林傳甲講學於察哈爾首勦師範因欸絀回京又調查天津保定教育講學易水建議編纂大中華地理志發起武昌南京廣州三大學艱難槃錯之中於教育進行計畫確有卽知卽行之效